



莊公

春王正月

于梁之會桓公見我于齊而不返國不及有立子之命夫此時當告于天子以國事

桓公遇難于齊莊公未及受命則內無所承魯使不告于周周使

于魯則上無所禀

國君嗣位而昧大倫春秋略詞以正大倫

燕國君之嗣立正天子君臣之倫也

○子同生 春王正月

猶以未嘗自專講是不可杜上其子之法對下

謹其未嘗自專也罪其自專正倫也不可杜上其子

國君始生而未命春秋示正名之音繼立而無命春秋示正倫之音

夫人遜齊

去姜氏是絕不為親以重義也孫者有若去而弗返深絕之以輕恩也摠作

長倒二書法以梁人繼母殺父宋之棄重本貼之

春秋于國母以逆去國而筆削其詞以重絕之焉

杜情則定天下之人心而事固有難
者君子向以妻年秋魯桓則不得為
國母夫不得為國母則魯之臣子
又不得數夫夫身得以其而掩
妻取效于其去齊也去其妻人
絕不為親也按遜者若去而不
返深絕之也摠作倒二書法進考
言例
年國母去而權恩之可絕之也

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對蘇
不得以子拒父曼姑不得以臣拒君晉悼
討之對國夏完之重坤國夏書法德
宋不肯衛一字之筆而事夏君臣
分威正字之前而君臣父子之倫成
正諸道種國封守之義王度所以誅
亂臣討賊子以存天理

○口彭城 戊初虎年
上服主魚石重楚下受亦並楚楚初楚
得取之宋魚石石以受之楚非楚初楚
之路以拒人之後上故以服即又
伯主討殺之係地于大國以重王度伯
抱除之係地于二國以明王制
伐次皆是放之而行不書楚救重書其
又不重楚

天下有大分君臣是已分之所存存
不可和也也魚石之相楚之和也也
以亂人上下之分是謂謂有可討之罪
得討罪之直也天下有大防者夏
楚之私也私與一懷之懷
其書則當抱也
其明大分者有予其也

圖彭城 城虎牢

主張氏小傳再出用各傳意上係之宋若曰彭城乃宋邑也楚不得取之
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
度也下不係之鄭若曰虎牢乃制邑也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雖不在
險君子猶當世守所以重地利待衰世固小康也

伯國討叛春秋正地之有所屬諸侯逼或春秋示險之不可失

○伐鄭次鄆 一云秋之即以下死之秋之善言說數句畢有信以明五分大防作晉之皆放于又是

加壬夫侵小同伐而討附弟將亂之罪次而有不忍殘民之意故予之推鄭
無可救之善故楚不得有能救之名故畧之

春秋紀內討而見伯國之放義削外救而見或國之背義 加壬夫破也故也

○圖宋 彭城 伐鄭次鄆

與單同就是放義一事是利專主此再出意比以彭城為正

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伐鄭為存義

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 此題是救之分作為是魚石持楚之類

伯義舉下討叛春秋進書以正大分伯義舉下討或春秋畧詞以正

○圖宋 彭城 伐鄭次鄆 一壬夫侵宋 君臣表夏

亦當如伐鄭次鄆單股全言有主于晉所以責楚畧楚所以罪鄭者

非

伯兵放于義春秋予之外兵悖于義春秋畧之

○伐宋 一圖 彭城 伐鄭次 伐宋在入安要義楚不見得楚出我而下附楚則君臣表夏二書孔珠矣故晉討魚石正君臣之分既放于又復討以表表夏之所亦放于又顯而顯也

不搭侵宋上晉下楚為是各有君臣表夏之意貼講

紀夷行事悖于義可責伯主行事放于義可予 惟外夷協之高九分之多所也于伯兵高也故手也

伐宋 一 伐鄭次 侵宋

主合好去侵宋同

春秋始惡外夷將叛而明叛臣不足與繼美伯國討之而明二國不足恤

○伐宋入一圍彭城 伐鄭次 侵宋 此題主傳重刻文格頭兩脚字上同但故不與楚救也注耳

今莫若主賊楚黨叛而與晉討合義則楚恤患而見鄭從皆義為是次主合

春秋善党惡之罪而絕夫肆惡者予伏羲之善而畧夫昧義者

鄆陵 伐宋入一圍彭城 伐鄭次

上楚鄭下晉各有君臣夷夏貼講

內外行事情下義可責伯主行事放于義可予

○鄆陵伐宋入一圍彭城 伐鄭次 壬夫侵

一頭兩脚作為是其事主鄭者非鄆陵戰敗之後楚子集之為是感之而不或焉夫弃夏歸夷而推私敵之後其元歸討之餘魚石托身於楚子為是伐宋

此題年前無鄆陵伐宋一服同答此說見于之故而聖從楚重下君臣夷夏見下之脚便同照應無口彭城有夷楚

臣而惟利交之視其事不亦悖乎晉為是降

之倫遂伐鄭次下鄭以正夷夏之防一舉而兩善併美

學之鄭乃堅從楚之心以待楚人之救楚復遂取臣之非

之行其事皆無足稱者故春秋畧救以罪之加三伐鄭同

春秋原內外行事之情也故子伯討而畧外救焉

鄆陵 伐鄭次鄭 壬夫侵宋

如此出則宜專主鄭去侵宋亦然不可作比 除侵宋同文格文互

春秋原二國從夷之非也故子伯討而畧外救焉 原二國懷私而聖于外從必畧外救以深責之也

伐楚次陸 伐鄭次鄭

春秋始記創伯專命而統于其慎兵終美復伯放義而亦于其慎兵

○楚子伐鄭 鄭事 伐鄭次鄭 計以文

春秋不貶外夷爭故削內救以明之深美伯主討或故削外救以明之

入陳 伐陳 救陳 鄆陵 伐鄭次 壬夫侵

大國討或非義春秋托內救以罪之伯主討或救義春秋畧外救以予之

申年 嬰齊伐鄭 棄書救鄭 鄆陵 伐鄭次 壬夫侵

或國服義春秋既外橫而善伯救或國悼義春秋子伯討而削外救

嬰齊伐鄭 九國救鄭 伐鄭次 壬夫侵 言於則楚源蓋明則善蓋則則已

春秋既外夷得夏故子伯主仗恤患之義子伯主討或故畧外夷假恤患之名

邾朝 剽聘 瑩聘

朝聘分作可也 思朝聘小分取對現后年任義善者是見列國乃奔王長而末朝卑魯不奔王矣

慢王而行朝禮者固可罪慢王而行聘禮者亦可罪 紀列國修交鄰之禮而記其昧于

申年 邾朝 衛聘 晉聘 晉王

慢王而行會盟之禮者固可罪慢王而行朝聘之禮者亦可罪

○城虎年

忘君親之授受昧時勢之權宜 大國天子語格用中以時勢之不見虎年不

春秋紀諸侯拒險之事而責或國奔險之昧失險也

石門 虎年

春秋惡諸侯結信者望以益世之意書或國失險者待以衰世之意

取年委 取部防 城下陽 城虎年 韓人有

去部防下陽同

啓疆以殘民者固可責棄險以危國者亦可責

○城中丘 城虎年

望國完舊也春秋款以和為先或國棄制也春秋款以地利為重

城中城 城虎年

莫昧休險之大用借言人引講下是昧休險之大端亦借言人引

講

壬夫侵宋
削外夷恤患之名所以著自從夷之
非也

春秋既書該儉者以示夫經世之道復責失儉者以示待衰世之意

○同盟于鷄澤按傳意不重濶分特以王臣年且而為同者之外故言及此以濶分與外對作者外故欲以濶分界至數句于前而濶分之而待之矣而為同者何然皆祭其國與外意而以之是信之知濶也

晉為鄭服故且言修吳好摠起分作分收書法書同以志其同敵直

書以貶其濶分上以柯陵平丘下以女栗洮泉貼加柯陵平丘二暇

春秋特著諸侯與外之同而直見上下濶分之罪于諸侯濶分之信而著其與外之同也

于洮 翟泉 女栗

春秋迭紀上下之信而直著濶分之罪著矣

○盟洮 翟泉是與代女栗是與代柯陵是與代鷄澤是與代平丘是與代此題不當兩半作

摠敘事實通用濶分講畢再將下三段同敵病楚對之為是

春秋迭紀上下講信有均罪其濶分者有獨著其同敵者迭紀其信之如而正分董防之意深矣

伐鄭 柯陵 公至 伐鄭 公至 鷄澤 車 袁喬如會 平丘 盧吳婦

意同單但先序而後以同敵濶分事分斷

春秋原外執力強而上下屢講信也特著其同敵直見其濶分

于洮 翟泉 女栗 伐鄭 柯陵 伐鄭 鷄澤 僑如會 平丘 盧吳婦

亦與單無大異以柯陵鷄澤平丘為主即上三事以著不待書同盟而罪自

見即後三事以著其為諸侯同敵而書同

春秋屢紀伯信之講有即事以見其濶分者有即事以著其同敵者

于洮 鷄澤

春秋著諸侯尊王之同而惡夫失信者著諸侯與外之同而罪夫濶分者

于洮 毫北

加于洮于戰同著同欲惡反覆

信屢講于尊王春秋美諸侯之 屢講于服春秋惡六國之疑

于洮 毫北 鷄澤

上是宰孔不與盟于葵丘得敦信明義之道諸侯不要盟于宰孔得尊

案伐公至之文此與外同
同與同：每著其同也
鷄澤平丘 如單

而與夫外威內信謹謹而

主奉法之意在下皆可與也下是王臣與諸侯約誓何以表正天下諸侯與王臣約言何以保其社稷在下皆可責也

好信講而上下各得其分者可美礼信講而上下各淪其分者可記

清丘 鷄澤

上書同盟非以諸侯反復也志同故也而不能信任仁賢修明政事則失取矣春秋特貶之下書同盟非以王臣與盟也志同故也而不能敦信明義尊主奉法則責分矣春秋直貶之

春秋始紀列國外之同而深記其失取終紀諸侯外之同而直著其責分

鷄澤 魯地

信講于外春秋著諸侯之協信講于內春秋惡六國之疑

○陳蔡盟 取鄭 孫齊

春秋不避君名以從帝道之有特諱君名以儆王道之文

是之類之中一字要發揮古無
公伯公名同之或申為從
相蓋於此而亦諱則蓋以
諛以為忠周人始有諱禮
諛則去取矣亦極從也

此不諱則子得以取以臣得以

○同生 札聘 孫齊 執仲義 古禫能為公亦宗之又下乃一禫不諱從文從質之中皆是

搭甲午衍歸作文混亂經文且止以禫結為帝王之道只宜以禫結文所講參

王室亂傳意作四列是順刊下收換宋執邦子

春秋無帝王之道有禫禫之法有修文質之中

○會吳下戚

意初義守禮之意鷄澤之會吳嘗不至今意義而不犯義與得負者異矣鍾離之會吳嘗為主今與會而不主會與爭長者殊矣其稱人雖曰身之可也

遠人慕義而守礼春秋所以進之也

會戚 于桓

戚之會吳人不敢自列于夏而請听諸侯之好且不為主焉其事順相之會吳則崛強自恃而致坐諸侯之好且皆主之焉其事逆為此者非悼公平悼公

禮之文者
秦前會 取鄭 孫齊

河成王所踐土 取鄭 執來仲
聖人作經董名之以金君臣之倫
參文質以兼帝王之道

欲假吳以屈楚。屈而吳熾此亦夷夏之大机也。加善道同。

遠人從內而真好春秋進之遠人致內而真好春秋黜之。

言人滅郕

小國覆人之記其事隱春秋誅意之法其詞嚴

梁亡 滅郕

梁以怠政而自取滅亡故春秋不以滅國之罪。平秦晉人設謀而覆滅郕。祀故春秋不以自滅之罪。平郕。

春秋始畧覆友邦而律章棄國者之罪繼什之異姓而獨誅謀國者之志。

燹滅邢 吳滅郕

絕同姓之祀者春秋致貶而明夫理之一承異姓之祀者春秋致貶以辨夫分之殊。

○城費

細玩傳實不可不將世官下起處見之蓋傳內不惟賢惟世之說正莫

用如此所以有此可與突入標傳參看城費見魯哀之札故書之非是

責季孫夷襄八益車孫不待責襄八則受世官之禴者看得突入傳明

此傳亦易得失

強臣越礼而有私邑之固春秋謹礼而為公室之憂

春秋于利邑之固着越礼者之罪原世官者之罪

行父如晉 如齊 如魯 若丘 盟扈 城費 三軍 中軍

去若丘盟扈三軍中軍亦同

不忠以輔公室者前人之賢越礼以固私邑者後人之失

行父如晉 宣十 成十 振聘 城費 墮費

望國用人以賢故易世而忠不棄用人以世故待聖而僭始華

城費

墮費

言越礼对董礼強私家廢公室之前对具城國絕世之兆弘公刊上主美世季相下主定用孔子

越礼以固私邑望國用世臣之弊謹礼而毀私邑望國用聖人之效

行父之世季也雖世同兵也是故勤勞者
儉者不衣帛也其世而其世也
美者世行父惟子也非兵也是故
越礼家有甲兵之藏也至美而自其僭
始華
即兵不忠于公室而見後嗣之
不忠即聖人以礼毀私邑而見後嗣
之越礼

天子子歸 春正月 宿如晉 城費如慶人奔作會同

用人惟賢而有安國之功用人惟世而有專國之志

行父如齊 如晉 莒丘 隨費

及忠而無私積者賢臣之美謹禮而毀私邑者聖人之化

行父如齊 城費 于說 平丘平丘于產爭責于晉自日中至于昏而晉人許之

用人惟世者有以弱其國用人惟賢者有以強其國

城費 圖費陪臣大夫弱

勞民以回氣也春秋惡強臣之不忠用兵以討私邑春秋記強臣之不忠

○如會

加會鄭同君臣之分夷夏之辨挑講收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志也

書法

或國從伯好而得其正春秋特變文而致其志

如會

陳逃謂陳僖公自國不足也若不若手楚僅則不若于詳論而合陳大夫陳陳哀曰君若乃來詳臣懼有二而哀則

貴禮義而欲內從者春秋致其志棄禮義而甘外從者春秋著其罪

會鄭

如會 陳逃于駒慶虎慶寅

以會鄭作事實起而以陳鄭分作鄭僖不聽諸大夫之請而推中國之

從陳哀輕聽于二慶之召而推棄夷之悞書逃此二君之賢否已會一未會

春秋紀講好中謀外也幸或國之內從貴與國之外從

會鄭 鮮虞

貴禮義而從中國者春秋嘉之棄信義而効夷狄者春秋黜之

依鄭圖長葛

會禚齊楚子入陳 會說楚

春秋于外國之君有責其不仁而無耻者有責其不道而無礼者

取長葛

及孔父宋襄公 盟說齊襄

諸侯之被深禍也有因雷用其民者有因行越乎礼者

下題如說類如會

壞礼而被患者均可几貴礼為諸侯之被深禍也

會鄭 如會 未見 履下之脚應之 奉而夷夏之和正已定故從 見而君臣之善惡尤明

頃禮貴礼又幾礼又 上乃以

伐鄭圍長葛

取長葛

會鄭如會

昧理法而舉兵者春秋嚴以責之責禮義而從好者春秋變文以示之

四國伐鄭 圍長葛

取長葛

會執

會申

伐吳

滅賴

兵迭舉春秋責大國之不仁事迭舉春秋惡夷國之無禮

○陳侯逃歸

以禮字斷以善路司又善乘也華夷之別禮以內而禮莫重于奉勳之下

禮義字不可分貼伯義既勤則無可逃之情伯政既脩則有可依之勢而乃

倉皇下公子之一批疑俱夫社稷之二首是拙于自謀而甘于自弃也

兵國皆伯而弃禮義之正春秋甲詞以罪之焉

深責予國之背伯其背乎禮也

伐陳 伐陳 救陳

會鄭

陳逃

無會鄭亦欠挑剔明白如此出要見諸侯于陳難既成之于楚伐復救之

其安根之義亦勤矣而陳于諸侯之會則逃之于楚人之召則從之其從

違之正亦悖矣故春秋特書逃歸以著其罪之格正取對而意相承除金印矣

伯主勤于安根而夷國昧于從違春秋所以罪之也

伐陳

伐陳

救陳

善救陳是備之於無一之特救陳是恤之有以之隆

春秋紀諸侯勤

美也

之兵有所以防其患者有所以恤其患者

○首止

鄭逃

于偽

陳逃

伯王而皆伯王謂了伯曰字

信講于尊王而或國皆之固可貶好講于謀外而或國皆之亦可貶

鄭逃

陳逃

或國從王而棄伯信春秋權以貶之或國從夷而弃伯好春秋正以貶之

○于賈

陽穀

伐黃

滅黃

伐陳

救陳

陳逃

上繳伐黃書法下繳逃歸書法亦極陳哀管仲之諫慶寅慶虎之言

遠人從伯而弃之以回中夷者回可託伯主恤或而弃之以附中夷者亦可託罪

陳逃

鮮虞

皆禮義而從夷者春秋甲之弃信義而效夷者春秋秋之

侵蔡獲燹

主楚貞伐鄭傳不必昧于謀國輕以文德武功子貫字包傳

春秋于六國之魯與國必罪其失保國之道焉一國臣十以魯外魯之眾其失保國之道也

○邢丘

以魯事又作一音不可且用助講當重在晉悼委政而致當時後世之弊為是謂以邢丘之事况之魯公在晉而季孫宿往魯之失政已見矣此舉非厲階歟以澳梁之事况之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諸侯之失政已甚矣謂此非作備歟重煩諸侯而使失政是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也專委大夫而使下政是以利器示人而不知室也君子作事謀始謹于微安可忽焉而以為衆之所安者耶故貶而稱人以謹其始憂世道之降也加晉澳梁全以悼公委權之意其再魯公在晉季孫宿合于作中豈同之以而委權作之乃重伯主講好而委夫權春秋貶以謹其始也

魯悼有君子之資者也欲先修業以當諸侯見權傾多自辟而何朝其數次命于和丘諸侯之大失使之所命于和立政于周公以成王無一不面治周公無一不戒君曰成王無一不面治矣曰不思國之有政則魯也今日曰夫所命也是權委之也母乃以和為人而不知室也君曰委人而不知室也今日曰母重煩我諸侯也是政不由德也今日曰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也今日曰委大夫而使下政是以利器示人而不知室也君子作事謀始謹于微安可忽焉而以為衆之所安者耶故貶而稱人以謹其始憂世道之降也加晉澳梁全以悼公委權之意其再魯公在晉季孫宿合于作中豈同之以而委權作之乃重伯主講好而委夫權春秋貶以謹其始也

邢丘 澳梁

開倒之傳書法皆有相挽意昔周公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以凡事其始也簡其得畢也必巨悼公之委政如此度其所終寧不啓大夫之專恣哉故春秋于諸侯大夫而特以人書所以謹其始而致責于委政者焉昔伊尹訓太甲令嗣王厥德罔不在初以禍不作于作之日必有所由起大夫之專政如此揆其所致豈不由悼公而作備耶故春秋不係諸侯而徒書大夫所以傷其終而原其罪于委政者焉

好講而政委于下春秋謹其始信講而政專于下春秋傷其終

錢士 王所 下溫 王所 文 晉侯伐衛 襄 邢丘 澳梁

因傳昭出以邢丘為主

伯主欵脩前人之業而啓大夫之專春秋所以謹之也

○錢士 王所 晉侯伐衛 邢丘 王所 河政皆自文朝王事也

邢丘 王所 有以公如晉正往所朝 君而好善于臣以董其終

列位于陳蔡之上而委其美然之德傷中國之表云云諸侯之大夫諸侯失政大天皆不臣 諸侯同好于外故致外強而內弱借主委政于臣故致君弱而臣強

蜀 虎上 孟地伐 邢丘 澳梁

楚伐許師伐宋侵蔡獲貞伐平楚

楚伐許師伐宋侵蔡獲貞伐平楚

楚伐許師伐宋侵蔡獲貞伐平楚

楚伐許師伐宋侵蔡獲貞伐平楚

楚伐許師伐宋侵蔡獲貞伐平楚

楚伐許師伐宋侵蔡獲貞伐平楚

楚伐許師伐宋侵蔡獲貞伐平楚

楚伐許師伐宋侵蔡獲貞伐平楚

楚伐許師伐宋侵蔡獲貞伐平楚

楚伐許師伐宋侵蔡獲貞伐平楚

楚伐許師伐宋侵蔡獲貞伐平楚

楚伐許師伐宋侵蔡獲貞伐平楚

楚伐許師伐宋侵蔡獲貞伐平楚

楚伐許師伐宋侵蔡獲貞伐平楚

楚伐許師伐宋侵蔡獲貞伐平楚

楚伐許師伐宋侵蔡獲貞伐平楚

楚伐許師伐宋侵蔡獲貞伐平楚

楚伐許師伐宋侵蔡獲貞伐平楚

楚伐許師伐宋侵蔡獲貞伐平楚

楚伐許師伐宋侵蔡獲貞伐平楚

楚伐許師伐宋侵蔡獲貞伐平楚

楚伐許師伐宋侵蔡獲貞伐平楚

楚伐許師伐宋侵蔡獲貞伐平楚

楚伐許師伐宋侵蔡獲貞伐平楚

楚伐許師伐宋侵蔡獲貞伐平楚

楚伐許師伐宋侵蔡獲貞伐平楚

楚伐許師伐宋侵蔡獲貞伐平楚

楚伐許師伐宋侵蔡獲貞伐平楚

楚伐許師伐宋侵蔡獲貞伐平楚

楚伐許師伐宋侵蔡獲貞伐平楚

楚伐許師伐宋侵蔡獲貞伐平楚

楚伐許師伐宋侵蔡獲貞伐平楚

楚伐許師伐宋侵蔡獲貞伐平楚

楚伐許師伐宋侵蔡獲貞伐平楚

楚伐許師伐宋侵蔡獲貞伐平楚

楚伐許師伐宋侵蔡獲貞伐平楚

楚伐許師伐宋侵蔡獲貞伐平楚

楚伐許師伐宋侵蔡獲貞伐平楚

楚伐許師伐宋侵蔡獲貞伐平楚

楚伐許師伐宋侵蔡獲貞伐平楚

楚伐許師伐宋侵蔡獲貞伐平楚

楚伐許師伐宋侵蔡獲貞伐平楚

楚伐許師伐宋侵蔡獲貞伐平楚

楚伐許師伐宋侵蔡獲貞伐平楚

楚伐許師伐宋侵蔡獲貞伐平楚

楚伐許師伐宋侵蔡獲貞伐平楚

楚伐許師伐宋侵蔡獲貞伐平楚

楚伐許師伐宋侵蔡獲貞伐平楚

晉荀信者固如此乎

春秋責或國兩失謀國之道屢受危國之師 二國登界而受兵 所以眾之也

盟黃 伐黃 侵蔡 伐鄭

望國服遠分善言而不恤其害國可眾或國怒夫分善言而遂受其害亦可眾

侵蔡獲 貞伐鄭 伐鄭盟戲 伐鄭肅魚

上以耳國子產講下以荀偃智莖講中加二伐鄭公啓事成功有內外意

六國挑釁而啓患春秋之所責伯國用謀而成功春秋之所予

○楚伐鄭 晉伐鄭 簡 會魏 簡 盟平丘 定

上二敗多用子展細玩各股俱用子產為是侵蔡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

武功猶莫大焉貞伐鄭子產與子展欲仗信以待晉會魏圖娶于鄭子

產使子羽辭而却之平丘子產爭承曰責獻無極亡可待也自日中以爭至

下晉許之上鄭遠子產之言故外來楚伐內招晉兵下鄭用子產之賢

故外却楚婚內減晉責

為國而棄賢者招內外之兵為國而用賢者免內外之患

○伐鄭盟戲

善勝意作為鄭未服則宣或而德而不徒以兵加及鄭請服成則許且師而不年楚戰誠得善勝意

專講得善勝之道者莫若以鄭晉曰子對作鄭所以蒙今日之伐者其

不從子展之謀而顧從子駟之謀也書曰惟今之謀人姑將之為親其

鄭簡之謂乎晉所以成後日之功者以其能用智莖之謀而不用荀偃之

謀也書曰尚猷詢茲黃髮則用所行其晉悼之謂乎續刊是單伐鄭同

破畧異

春秋下伯主討或而講信必于其得善勝之謀也

同盟下戲

專主智武子善陳敵楚為是服內等外皆要見目前

即伯國服或之信講見伯主敵外之謀善

自後秦之既挑與于楚平楚之終
教於于晉悼公于是帥列國之車
之師以伐之國其行或而善且于戰
夫童子乘而攻子駟對之致無信而
知知荀偃而用知知荀偃之善勝其
我何則不戰而為人兵軍之善也
敵而攻于武之經也善而武
能明之軍公能用之師是師之好矣
三分四軍攻有經矣銳氣來而師不
矣先敵而後攻不敵矣凡此皆知以
因敵而得而後攻之時謂及至覆無
當之節也且其要年自何且之
伐之亦不也年其力伐之善也
且之是乎時謂強無厭之楚非戰
至之也與曾何思戰之可恃不戰尤可
恃也年其力戰之先就若乃不戰
之為善乎伏以靜制動三机存以全取勝
之道卒之三智之伐楚方死此舉之六
肖魚之公却乃解南向之駕是今
且其以與楚之善亦悼之善也經
下右有與之公非美之而何
紀伯主則敵之善信而美其日善勝意

○貞伐鄭 伐鄭盟戲即不問子展待晉之策而從于和從楚之策晉不問前僭子致楚之策而從知董

以挑釁下令輕點作事實用四子謀重發為是當楚貞之末伐子西款

從楚子展款待晉使鄭簡擇謀惟良庶幾保國之計得矣夫何苟一時之

安遂及楚人為平忘五會之信不恤晉師之必至卒致二盟待境兵元

寧歲晉未則楚爭楚成則晉伐失不用謀者亦曰殆哉春秋不書鄭

及楚平惡其不信也當鄭人之行成為僂款戰楚知楚在故故楚使晉

悼擇謀不藏未必敵外之謀成也幸而知修德之必獲鄭而許鄭以為盟

知分軍之可以敵楚而致楚以奔命卒之三駕成功兵不血刃鄭既心服楚

亦自疲審不用謀者尚亦有利哉春秋下書會于蕭魚美其不戰

也

被非 大國遠善謀而屈于外可責伯主後善謀以敵于外可責

○貞伐鄭一伐鄭戲 伐鄭蕭魚

意同上二敗但以蕭魚作美之書法加侵蔡獲全意內從外 腹內駕外 肖魚作書法

遠善謀而屈于外者春秋畧詞以著其遠後善謀而敵于外者春秋特詞以美其績

伐鄭盟戲一伐鄭蕭魚此題當捲起數句然宜以交文互作而格收公法

二則主臣後主君說非是要之皆知楚善謀而悼公善擇故始得晉內

駕外之謀而終成服內敵外之功也且對作而後繳以蕭魚書法搭多股

大意全昔者鄭人背晉無嘗楚亦抗衡自若晉悼主伯圖回厥心乃

却苟僂待戰之言用武于善陣之法而戲之盟于斯講焉修德息師以

養其銳三分四軍以待其來我固以逸而制勞彼亦疲兵以奔命善勝

之謀不已得手既而晉人屢駕以規景楚乃自困而莫爭鄭簡當

國君臣震恐伯駢俯首以行成子展傾心而出會蕭魚之好于斯定焉

什俘囚而歸之國中約作俟而禁其侵掠此固不令而自守彼將不言而自

喻善勝之功不以成平春秋深有取于武子之善謀而嘉悼公之能擇

下伐中戲 伐中貞救 伐中肖魚

自魚 同上題

下伐中戲 伐中貞救 伐中肖魚

伐中戲 伐中貞救 伐中肖魚

伐中戲 伐中貞救 伐中肖魚

伐中戲 伐中貞救 伐中肖魚

伐中戲 伐中貞救 伐中肖魚

伐中戲 伐中貞救 伐中肖魚

伐中戲 伐中貞救 伐中肖魚

伐中戲 伐中貞救 伐中肖魚

伐中戲 伐中貞救 伐中肖魚

伐中戲 伐中貞救 伐中肖魚

也故于伐鄭下戲之下而書蕭魚之會以美之焉

伯主始圍或而用制外之謀終結或而成駕外之功春秋特美之也

伐鄭盟戲 伐鄭伐鄭 伐鄭蕭魚

同上股加戊虎牢救楚伐鄭宋亦然

伯主始而制外而得善陣之法終服內而為外而得善勝之功春秋特序其績也

伐戴取之 伐鄭盟戲

善戰以殘民者春秋之所惡善陣以敵敵者春秋之所美

○會吳于柤

二意作前主鍾離傳會而殊會外之也善在賤夷狄而罪諸侯不敢與

之敵也後主于威傳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

春秋于遠人無伯好有殊詞以外之者有畧詞以黜之者

遂滅偃陽

主戰必傳

伯臣將兵而得專制之義所以能成功也

○盜殺 齊伐北鄙 貞伐鄭

上柳下惠使展喜犒齊師稱先王之盟言而齊侯乃還下是公子驪決謀

從楚而盜殺下朝

修詞以却敵見賢臣之有功決謀以從外見大夫之失職

○北鄙 夾谷

以柳下惠使展喜一言而却齊之兵孔子相定公一言而化齊之強講完而

三卿被殺為失職不能如孔惠則可罪矣收之

義以却敵者賢臣之功禮以威敵者聖人之化

○戊虎牢貞救

戊而後曰貞主區二服不以也明主制意依於法中說知傳也故當先以不服口重作而後口

雖曰鄰人不義而從楚不可不抗之也然先王疆域自有定制而兵凌逼是

公救楚收兵于柤 會於楚之柤也 而諸侯逼之罪 亦明矣

謂以亂易亂為仇敵罪于鄰豈不遂諸侯之私耶故復係之鄰者若曰鄰國分地非諸侯所得專也噫聖人豈以鄰能保其地哉無非故以深罪諸侯焉耳雖曰夷狄爭強于中國所宜深抑之也然中國所行已為不義而兵出有名仇為彼善于此為遂略善于楚何以見諸侯之罪耶故以救許楚者若曰中國肆暴曾削楚之不若也噫聖人豈故以夷亂華哉無非故以甚責諸侯焉耳

春秋于諸侯之通或明王制以著其罪托外救以甚其深明之也

成虎字後同

一意不可非義秦制分作蓋非列國得專即罪諸侯拒險逼鄰之意諸侯據地利以逼或春秋明王制以著罪之也

貞救鄭

亦是一意不必分許楚所以責諸侯也

凡字成虎字貞救文格同下矣受制于人其責在國險春秋許外夷恤或之名所以甚諸侯逼或之罪也

城虎字 成虎字

以城言之虎字之地號稱制邑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者也鄭其可以不棄耶借曰彼晉思啓封疆非君子之所責也晉不思王公設險之訓果何如而乃自棄如此卒使民人不享地利幸若執隘雖欲誨之亦无及矣故不係之鄭者若曰已非鄭人之所有也寧非所以責之乎以成言之虎字在鄭實其分邑天子之所錫先祖之所受者也諸侯豈可以陵逼耶借曰棄中國從夷狄實鄭之自取也曾不思先王服人之義果何如而乃恃力如此卒使楚人假義長驅錫張跋扈雖云致怨亦可鄙矣故復係之鄭者若曰此非諸侯所得專也寧非所以罪之乎

失險以危邦春秋之責在或國拒險以逼或春秋之責在諸侯失險以制于或重地利以著

城虎字 貞伐鄭 晉伐鄭 成虎字 貞救鄭

重城之受而以二伐各相承對向使
早合社稷之士以守之則夫當國者莫
敢矣楚去得玉城下晉先得于鄭
我師使能修德禮以結之則比以誠感彼
以誠感矣下在敢去信以從楚安敢
假火以死下哉

楚子伐下九年戊虎牢

楚子伐下者下簡從子鄭之言也楚平
也奇貞伐下同上奇奇報伐宋亦可

人從楚固等不許諸侯通之亦非也楚
始魯外救以善二國從美亦非許外
許以明諸侯通之罪

惣叙開作歸重皆在虎牢上除貞伐晉伐意同

春秋既責三國失險以招寇復責諸侯據險以納侮

鄆陵 楚鄭伐宋 晉伐鄭 戊虎牢

文分作惣叙成而係鄭者責諸侯書法加救同但要見許楚罪諸侯書法耳

春秋原武國之後夷為昧義罪諸侯之通武亦昧義

鄭師伐宋 會于威 城虎牢 楚鄭伐宋 會伐鄭 戊虎牢

春秋始西武國外從而失險之責在已終西武國外從而抗險之責在人

宋曹衛邾伐齊 師救齊 必虎牢貞救鄭

秦人之倫者春秋托內救以顯其罪據人之利者春秋托外救以甚其罪

楚人救衛 貞救鄭

加伐衛戊鄭亦可

春秋始托外救以託伯主之報然繼托外救以眾諸侯之通武

壬夫侵宋 貞救鄭

春秋始削外救以責三國從夷之罪繼許外救以甚諸侯通武之罪

貞伐鄭 貞救鄭

外夷害武春秋著啓害心者之罪外夷恤武春秋著肆害心之罪

作三軍

三子三分國之民衆又各自壞其私素以定成三軍季氏不征車乘人之丁

後賦稅不屬下公孟氏四分其乘之人取其子弟之半入已仍有子弟之半

及其父兄三分其歸之公叔孫氏二分其乘之人不取其子弟止以父兄歸

公故謂之作宜以三家變兵制事實而以聖人謹兵權之意倒書法為

是近多主惣叙分作各收書法三軍魯之舊也何今日乃作乎蓋三家

莫強於季氏季氏不征三家各一三軍作而舊法亡矣嗚呼兵權非臣下所
得專也季氏苟念史克公車公徒之頌豈忍於作未幾入鄭之專耘三

愛者曲阜之受封載稽僖公之開頃
而知三軍魯之國也何以謂之作當是時
重公重臣無難也使曰公使臣死私
氏也皆皆公家之臣其皆公家之吏此軍
之同制也今也僖隆而文其降而重竟
經以義公之弱沖時輔以三家跋扈是
僖問與而武人誼乃取三軍之同制而分
更之季氏不征其一也而悉取諸公叔
孟各征其一也而以非偏公大事分國
民為士林得也而公得五也創立新
法而制之矣是以謂之作君子謂之
善則作也之也之也者臣也而以戮也
者誰耶善善者有知止者國之
也權者兵之也也思以覽之而六後正
名也也也同以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臣而將之之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亮知有魯取故也而魯色之八敵于之
享之權之去非是乎可見矣遠而觀
之見逐定之元正公室之甲于其是乎
發取故時必曰尔者不且作也而三下
國家之主見者其尚欲金之
紀大夫之定之制于其失權之或焉

上信公見得諸卿更帥改董則公于其
便便則公孫孫徐則公孫孫而民仇焉
于公室之軍則特呼于朝軍復于甸甸
首有作者尚亦可為下主董公見得三
家既分其軍故孫取其于其五氏
取其于其之半于其及取其及元子
平而民逐焉于私家入而而不由公
敵于而己身之禍者有知者元
三三台言人焉下君用臣論
若立政之權不統于公室之君
此權歸于私家
取作三軍

軍入郭士夫孫齊去其王
六權之移也私家強公室弱矣

耦之真果非其專政之弊乎故特謂之作三軍公所司也何季氏能作乎
蓋魯政已衰于文宣襄公幼弱季氏益張三軍作而私門強矣噫兵權
不可去公室也襄公苟如我信復守克戎之賢豈至于作卒之昭公之夫
國定公之無正非其縱權之過乎故特著其非又有主廢前法而啓後弊
俱各牽強

春秋特紀望國變兵制之始而示國為失兵權之戒

○于鄰 侵陳 救徐 一作三軍 救台 范鞅聘 除下二是在救徐意同 加孫齊春王同

兵權散主而猶屬于公室兵權偏主而遂專于私家

番隴 無委 戰峯 作三軍 救台 范鞅聘

惟大夫始專而政屢出于私家故兵制不盡變而權不屬於公室

作三軍 救台 范鞅聘 有文格交互作者一順作下亦可

惟兵制始變而民各入于私家故兵好結卒而民不屬於公室

作三軍 救台 范鞅聘 舍中軍 孫齊 春王 兩開作各錄作舍去法

兵制始變而大夫專政之迹著兵制再變而大夫專政之禍慘

三軍 中軍 孫齊 春王

兵權既縱于上而君位遂制于下春秋所以戒之也

城費 三軍

城非其制春秋託越禮而示世官之戒兵變其制春秋既專政而示縱權之戒

作三軍 救台

兵制變春秋成國之縱權兵事奉春秋思強臣之振權

毫北 伐宋

文正此講書法惣收同

或國講信以後伯而背信以後夷春秋所以惡之也 或國服伯而後從夷以惡之也

毫北 事在書同上見惡其交覆

侵宋 毫北 伐宋

書法在書同按叙按作

式國用其事而兩事乎人以喻信而

惡之也

○其北 伐宋一伐下全肖魚

上主下主晉楚之業過使下能伏信以

待晉先守以撓楚則晉必致力於下

而楚自為之區矣亦以實從子展之

其手矣曰其以從晉未足非也然而且

擊之言天地鬼神之所共鑒焉可

事自致之若是乎使晉以戰伐為威

益誓為信則下未必心服于晉而

楚不先年之抗也亦未能成知楚三

其手矣曰下之信不足恃也然而

自是以后不復致者二十四年非誠

之所感能如是乎各收

之意國若信以服美美伯主推

誠以服之

侵宋 毫北 伐宋 伐鄭 會魚

式國從伯而背其信春秋同詞以著其罪

紀伯信之協所以惡二國之疑也

伐宋

似非本意且二比前後相戾莫若主一意為德既同又殺從子展之其傳之意實以不信

其手要見其不足取方得傳

即式國奉附夷之兵見式國背從伯之信

自喻信而附美特以罪之也

含侵宋 伐鄭 毫北 楚鄭伐宋一伐鄭 會魚

主傳當重鄭失信上但意淺莫若上主鄭用子展之謀既同而又叛見

盟之不足恃下服主晉從知楚魏絳之謀服鄭而駕楚以見誠之能感人

上收故書同盟下收書會 會魚為優

全意上主下主晉楚之業過使下能伏信以

式國用謀而失信春秋著其非伯主用謀以成功春秋著其美之

○盟毫北 會蕭魚

傳意全在鄭上再出前鄭後晉亦見盟不足恃誠能感人意中加

伐宋鄭全

式國從伯而無信春秋著其非伯主服式而推誠春秋著其美

毫北 楚鄭伐宋 會魚 會申

人多主晉盟以要鄭而背之速誠以感式而服之久亦如前題弊

謀要式而叛之速春秋著其非誠以感式而服之久春秋著其美

伐鄭 會魚 廣東刊可

以駕外服內對作而總倒書法在後云不書鄭會而書會蕭魚有伐鄭

則駕楚當在前其鄭無信不必作一意加二伐鄭是三駕破作全此

伯兵卒而善勝乎外夷好講而誠感乎二國春秋特序其績也序伯主之績有服之誠

蕭魚 今主兩開作知伐下全服晉而楚楚之不便見善勝

輕作一頭而以晉之服內駕外重作兩脚拗倒書法于後庶傳意完之

春秋略式國真好而特序伯主服內駕外之績焉

三伐鄭

○三伐下 會蕭魚 同單

其以臣外而誠以服內 卒其績也
之格按以下之文是楚之陸畢外強內
叛伯者取也 卒而悼公能寬之或
能其之以為欲加黃楚在臣其力
于是之其誠觀亦不善哉又以為欲
服下在結其心于是之其服下至
善哉大惟楚之有道也 善
也 善哉之能感人乎 四段
肖魚 執良霄 會申
文互作收上文之法

伯主能成三駕之功由用之臣之善也

○盟戲 三伐鄭一肖魚一執良霄 下甲

盟戲三駕是敵外之謀肖魚是服式之誠執良霄乃楚屈下謀而不能復
爭于申乃鄭服之誠久而不替也對作奮斬除三伐鄭尤整

惟伯主得制外感式之道故伯主成敵外服內之功焉

○盟戲 三伐鄭 蕭魚 下甲

意同前但以下伐鄭作楚屈貼上三駕下申作鄭服貼上肖魚打開對作
伯主始用謀以敵外而遂致其屈繼推誠以服式而卒堅其後

城濮 三伐鄭肖魚

主服鄭說細玩上下俱當在勝楚上重方與傳合上是挫楚子他教民先
軫必戰下是敵楚魏絳自民智整不戰上不可太說倒晉文下服誠以服式
亦畧挑見斬寓抑揚意加三伐鄭全 主楚不可用下在內而以之對掉

用謀而力勝平外夷者繼伯之績用謀而善平外夷者復伯之績 繼伯謂以勝外 畧其功 復伯謂以臣外 序其績

城濮 會肖魚 城下之績不越是承東當見之 用其勝外繼伯之功大用其以敵外復伯之功同

主上晉二意莫若用刊作格而晉上下二意俱見之為美

春秋始抑夷而繼伯之致敵在外在所賤終惡或國而復伯之服內駕外在所褒

入曹 執曹 城濮 伐鄭肖魚

暴虐內而誦勝平外者可記誠以感式而善勝平外者可予

城濮 三伐鄭

善勝以挫夷春秋略伯主之功不戰以臣夷春秋序伯主之績

蕭魚 下甲

主傳為是或欲從以上云鄭本不可信之國又以楚為之援宜其有難懷者晉
悼乃推至誠以待人听屬望之敵從魏絳之策凡所以緩之者無不各卒
之鄭人感服傾心久後何其盛哉此春秋所以美之也楚本為儲竊之弟加以

子圍之夢且同所忿疾者諸侯乃忘大義而宗之子產共取以薦守向成習
礼以薦聞凡所以事之者无不尽焉使楚子驕矜恣情暴橫不亦過哉此

春秋所以貶之也如此亦可

惟仲華感其誠未嘗不從也
伯主推至誠以感乎或致三國以堅于後春秋所以美之也
伯主其好以服式之美之深中國其好以事美之責之備

執良霄 會申

外勢屈見伯謀之善內從久見伯誠之孚

于師召陵 伐鄭蕭魚

春秋嘉外臣服義而于創伯者待之以礼畧或國無信而于復伯者感之以誠

○召陵 蕭魚

上近王者之事下有君子之資愚意上不用礼字下不用誠字

創伯者得挽內接外之道春秋既序其績復伯者得服內駕外之道春秋亦序其績

首止 首止 三伐鄭 蕭魚

郭于山九合伐已三

上亦有谷九合者

信好講于尊君而創伯成一匡之業兵好主于謀外而復伯收三駕之功

盟葵丘 會肖魚 上意不言而喻

明友者而人心喻春秋美創伯之功推其誠而人心服春秋序復伯之功

蕭魚 于申 夾谷 歸田

推誠感人而服之久者春秋既序其績順理得地而歸之速者春秋亦序其績

救台入

言伐台故救之言取鄭故入之事實對講起文內以遂為重專主宿扞權

說不必以事之專心之逆扞權之失宿國之罪分講摠收書法台在邦域則

咫尺天顏非專制閫外之可諉鄭之于魯非閫利害又豈安國家利社稷

之可同哉書遂書八甚惡之也 文格順遂作遂二之法連收

內臣受命以恤患而專命以為事春秋所以惡之也 大夫恤患而專以小事深著其不臣之惡也

首魚 夾谷
推誠感二君伯主之功順理化強者
聖人之化
伐已首魚全未且宋

救台入 孫齊 元年 春王

春秋貶大夫之專權于前以大夫之專國于後也

高子盟 元年春王正月 救台入 孫齊 春王

專命境外而功成于請鄰者可于專命境內而禍貽于危國者可記

高子盟 救台入

專命境外以為義者春秋予其知權專命境內以行私者春秋惡其擅權

宋楚平 救台入

近所尊而平成國之功者固可記近所尊而肆害小之暴者尤可記

救台入 侵齊還

師行境內而專之為利者可惡師行境外而專之為義者可嘉

會向

輕其幣減其幣數也歸重二卿為是卿使以大夫為介而不以卿為介季

孫之介叔老不幾于重以失人乎雖其傲很驕恣施之同列而不忌其如命

使之道何哉大夫介于卿而卿不介于大夫叔老之介于季孫不幾于輕以

失已乎雖其恪恭乃事悅于伯國而起敬其如使人之体何哉此使介並書

均貶之也

春秋詳或卿並與伯國之好而記其兩失使人之体焉

滕薛朝 會向

禮修而賓主胥失者固可記好講而使介胥失者亦可記

遂得臣如齊 會向

春秋紀望國之並使有交貶而謀逆者有交貶其失体者

會伐秦

十四年

參先穀澳梁傳作

或以委權意亦如澳與利三意濟注而次率壓發東而首便之人之少輕得

春秋世伯國用兵記其行政之怠而貶其用人之非焉

衛奔 燕伯奔

諸侯失道而見逐于臣春秋端本而歸責于君

衛侯奔 燕伯奔

取此傳愛之如父母至何可出也其後傳選之以公心至不可辱也對上輕大臣而不之敬下忽群臣而不能休

二君無道而見逐于臣春秋端本而皆責于君

衛奔楚 衛奔齊

衛侯失國春秋不書名蓋晉文之振怒以貽其禍也故釋衛責晉端本議刑之意孫寤出君春秋不書逐蓋衛侯之失道以取其辱也故舍臣罪君端本清源之旨

扼于伯而失國者春秋端本而責其伯逐于臣而失國者春秋端本而責其君

會于戚 五年

出澳梁傳謀定則也委政意做

春秋紀大夫之講好而責諸侯委權之失焉

劉夏逆 重輕人倫之本得記公兩其亦必收

春秋于王室之大婚有顯其失礼者有隱其得礼者 王室婚礼而失其宜筆削以罪之也

救成至遇

主救邢傳書救書至二書去分

春秋于望國恤而也喜其善而罪其怯焉敵之非也

澳梁大夫盟

以君弱臣強重作之也于前然後斷之曰事政者臣也所以致臣下之者諸侯也委政者諸侯也所以致諸侯之者政者也

歸重晉悼公上而平以公對晉平為討邾莒也而澳梁有會而偃因怒高

厚也而于溫遂盟此與杜丘鷄澤何異春秋不以魯卿列序而後書大

夫盟者何諸侯失政大夫不臣也彼舉兵伐秦征伐大柄也而諸侯弗躬

會向會戚礼樂大政也而大夫專主是悼公賢伯已有委權之失况晋平

初立矣過苟偃之張故牡軟自如咫尺顏之不忘載書自列密邇君側
之無嫌視諸牡丘鷄澤之後大夫雖行而主下諸侯者豈可同哉靖公廢
三晉分其兆蓋已成于此矣聖人謹礼于微而慮患于早故特不係之諸
侯而但書大夫盟者若曰非諸侯之大夫也所以歸罪于妻政者耳有國者
視此豈可不謹于礼乎收全傳意發揮不可以大夫諸侯分作
諸侯講好而政專于臣春秋謹礼而歸罪于君紀大夫專政之實為國君董微之意也
戊寅大夫盟

本典上同或款主開作惣叙收將傳分析本貼歸重諸侯上

春秋直紀大夫講信有見其失政者有見其不臣者

○牡丘次匡救徐 鷄澤如會及盟一于向伐秦于威 澳梁大夫盟

次匡之餘桓公之約束未弛如會之際悼公之號令方新則夫徐之救陳之盟
大夫雖行而所使之者諸侯也三揖豈有下上之罪五等後有令下之奉春

秋每係于諸侯者豈非以政未失而大夫侯有所統典悼公晚年既有弗躬
弗親之罪迨晉平初立又無立政之事之戒所以澳梁之會戊寅之盟諸侯
雖在而自為之者大夫也君也徒擁虛器之尊臣也實執太阿之柄春秋
特書大夫者豈非以政已失而諸侯遂無所制歟

政由于諸侯而大夫與春秋徒存其名政失于諸侯而大夫專春秋特著其實

牡丘次匡救徐 鷄澤如會及盟一澳梁大夫盟

與前題大音全

政而委于大夫春秋著其朕有所統政一專于大夫春秋著其遂無所制

○于向 伐秦 于威

惣叙分作三段或有殊渾作中以礼樂征伐講貼亦可吳為楚敗故未告晉會于向

為吳謀楚也秦鮑武伐晉戰于櫟晉敗績大夫從晉伐秦振戰櫟之役也衛
孫林父之公孫剽會于威以定之也

救徐及盟一澳梁大夫盟
但專主大夫而言今年下前題同

○牡丘 曹南 城下 秦伐晉 辰後
刑丘于向 伐秦 如威 澳梁且
始責諸侯載伯以登列國之選伯
始責伯主委政以登列國之選

春秋詳大夫專政之迹見諸侯委政之非也

于向 伐秦 于戚 澳梁大夫盟

會向謀伐吳之楚伐秦振助楚之党于戚定篡立之君皆聞夷夏君臣之分而悼公之明既使大夫皆專之矣將何以正其始哉故魯翹邪言而諸侯有澳梁之會晉怒高厚而荀偃為成寅之盟皆出于大夫列卿之專行而平公之懦亦無以制乎下矣又何以善其終哉春秋所以罪之而謹其微也言無書法格收在末是妻兒由前日之妻致後日之專不可以平公初立無先君之訓重致其罪也

杜丘次匡救徐 澳梁大夫盟

至合上無意無荒安夏攘夷伯業也下立政之事禮樂征伐君政也

兵信舉而伯業息春秋詳致其謹好信講而伯政失春秋深致其謹

鷄澤如會及盟 澳梁大夫盟

諸侯講信而政委于大夫春秋詳其詞諸侯講好而政專于大夫春秋略其詞

作三軍 大夫盟

文宣以來政已不在公室而况襄公幼弱又何以過季氏之張兵權既專而昭見逐定無正必然之理也悼公晚節政已委于大夫而况晉平初立又奚以制荀偃之肆政奉既托而靖公廢三晉分已成之勢也

兵交而內臣專春秋示謹奉之意好講而外臣專春秋示謹禮之意

澳梁盟 會盟宋

上加于向伐秦于戚下加會申吳滅賴意全上君弱而臣強主悼公下美盛而夏衰主向戚

伯主而委其政故致大夫之專中國自秦其妨故致外夷之橫

白狄未只注董所至意不當來不當受今自視之伏之來朝莫以也魯身得而不受君子不其朝者以讓

惣一書法而有二意刊上比亦主魯再出上狄下魯君臣夷夏貫周禮與周公對

春秋于外夷之朝必並敵大防而謹大禮焉魯外夷修禮于內而致致其記也

○祭伯來 白狄來

王臣交內春秋不子以正其本外夷交內春秋不子以謹其辨

蕭叔朝 白狄來

禮修非其地春秋既書接受者之非禮修非其人春秋亦書接受者之罪

同圍齊 主齊而以諸侯祭同位以正同字

諸侯合兵以討夫罪春秋特筆以著其協：紀本兵者之同所以著被兵者之罪也

圍齊

對作繳書法之意為重

春秋既變文以著諸侯討罪之同復變文以大諸侯討罪之宜

至伐齊

諸侯因抑鷲為返其國春秋特變文以著其宜

入許 圍許 侵鄭 伐鄭 圍齊 文不必對數起而加重口音

毋事屢書春秋各常詞以紀實兵事專春秋特變文以示 法：每常詞以兵為作夫和

伐北圍邾 伐北圍挑 伐北圍防 伐北圍齊 至伐

伐北以上作事實講下二股開作講如魚頭兩脚作

春秋原大國之肆暴也既著諸侯之兵出下同尤大諸侯之討出于宜

春秋原大國肆暴雲鄰之甚于諸侯同以討罪之宜 除伐至

靈杼 于戚 鷄澤 邢丘 四伐北鄰 同圍齊

上四股是不信于鄰中四股是肆暴于鄰

春秋詳大國有皆好雲鄰之罪于諸侯合兵致討之心

于衰伐鄭 同圍齊

正所當輔春秋罪人心之疑罪所當討春秋著人心之同

同盟新城 同圍齊

信始講于外夷春秋著人心同于向善兵結率于討大春秋著人心同于惡

北口挑 伐北圍邾 至伐 題頭兩脚格上如畫杆于成大也 見其皆且其好去未定同

而思威從之責莫 惟道微微者莫 矣故為伐至也 亦非不若伐之名正

于安 圖齊至

列卿專兵道也春秋兩變文以示戒諸侯同心討罪春秋兩變文以示義

圖齊至伐 會黃父

春秋着人心疾惡之同而見罪所宜討着人心輔正之同而見分所當為

侵齊逐

摠叙中分摠收書法師不伐喪古者惻隱之仁此秦穆公利晉之難所以

見記于春秋也不從中復古者專制之義此齊高子定魯之位所以見美

于春秋也曰至殺者見其事得專也曰乃還者見其事已終也非善之

而何

春秋之美伯臣以行師合仁而舉將合義也于伯臣之班師而于其得仁又之道專

于棠 宋楚平上遣臣諫 傳曰君不親小事臣不事大夫

為君而尸小事者固可訛為臣而專大名者亦可訛

侵衛 穆卒 侵鄭 成卒 侵齊至逐與信口勝侵齊之意各同無煎意耳或於于有入信同

利人之難以成其私者可訛恤人之難而救之義者可示

○侵鄭 救台入 侵齊逐

晉宋衛三國伐齊非仁也季孫宿專命境內非義也下服番上二服

師兩舉而博乎仁義者可責師而進乎仁義者可嘉

圍滕 侵齊每道有二意上求伐勝昭之喪不仁且滕不己無乃已德有闕而遽然伐之豈所謂百子不責己之意

大國用兵而皆乎仁義春秋之所貶伯臣用兵而合乎仁義春秋之所善

戰邲 侵逐

失行師為將之道者可貶得行師為將之道者可嘉

○楚公子午伐鄭此加起楚師以去諸大夫且欲救晉故楚人伐下至於先門而通外而此于午之明也為不利社稷

主殺公子嘉傳子展子西作結

觀外夷舉非義之兵見大夫有不忠之罪外夷舉非義之兵所以着大夫不忠之罪也 十年殺伯也

如齊幣之親 宋楚平無君

○救台入 至谷逐

兵卒于恤患而專命為利者可示

兵卒于討罪而制命合義者可示

兵卒于救台入 至谷逐

兵卒于救台入 至谷逐

兵卒于救台入 至谷逐

兵卒于救台入 至谷逐

兵卒于救台入 至谷逐

兵卒于救台入 至谷逐

盟于澶淵
高氏曰晉之無道諸侯口之而不服士
自開喪而還師遂會澶淵休德來
志不誣也

履奔楚

進不能正國使楚先至齊見殺退不能遠害懼禍而奔從于夷狄如此分事是或主晉傳者其

進退有大節而焉能為有焉能為無非君子也履在平時進不能正國退

不能遠害有愧于甯武子多矣去就有大閑而見害必避見利必追非君

子也履于斯時去不能知命就不能擇義有愧于宋華元多矣

春秋罪貴戚常失進退之義震變失去就之義不責戚之去國失正國保身之義也

踐土 鄭侵蔡獲變 履奔

舍夷狄而之中國正也進先君之志而成之順也楚政無常求寬其民利

也變為鄭所獲者而所謀若此故春秋于其被殺稱國而不去其官進

不能正國非忠也退不能遠害非智也懼禍而奔從于夷狄非義也履

乃變母弟者而所為若此故春秋于其奔楚特書以罪之

進先志而謀國合義者可于去故國而震已失道者可罪

踐土 履奔

上岐主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于踐土之會主傳乃得

從伯而合義者外君之善從夷而味義者外臣之罪進先志而從伯者外君之善從夷而味義者外臣之罪外者可見

○履奔 黃奔

公子履為社稷之臣進不能正國而懼禍以奔是忠不足以衛也退不能

遠害而從于夷狄是智不足以存也則將焉用彼相哉直書出奔

于楚罪在蔡履也人君挾一國之權通于強臣而去其至親是德

不足以愛也疑于大國而假其強力是威不足以震也安在其為人君哉

特書陳侯之弟訖歸陳侯也

春秋于貴戚去國有歸罪其自身者有敵罪其君者

黃奔楚 書年

主陳殺二慶傳

貴戚因說而去其國春秋端本以責乎君也

庶其漆閭丘奔

前謹之是接我不以義內外皆有罪此是惣說後就分開書名書地而
竊也叛君之罪見矣其書奔而魯受叛納地之罪亦見矣此是承上
說未則謹之不必別作可也宜惣起而會之句傳對作二邑供于事
實講見而書及亦渾收在邾邊略謂庶其邾大夫也漆閭丘其食
邑也竊奔于魯而春秋特謹之者何哉所以重責之也自庶其
言之臣之祿君實有焉專祿以周旋戮也庶其非君之臣乎食邑
非吾之地乎既叛其君而又盜地以乘于義何若彼有即魯以圖昏
者君子後以為非禮而況去國用地如此者哉春秋書名書地而不
言及所以詳罪庶其者如此自魯言之不令之臣人所同惡貪利逆姦
非也彼魯非秉禮之邦乎邾非附庸之國乎既受叛臣而又貪其
賂地于義何若彼有據城以求援者君子朕以為不可受而况賞叛

納地如此者故

春秋于外臣接內有詳罪夫昧義而乘有重罪夫昧義而受者

入向 干撻 慶逆 庶其奔 即上題

春秋于小國有因其人而微之者有因其事而謹之者

慶逆 庶其奔

主合兼傳為是音見破 書法皆書姓氏文格開作皆兼魯

接內不以禮者春秋既交記之接內不以義者春秋亦交記之

庶其奔 荀吳伐鮮魚

此題每道有二意輕重作荀武子之穆子之此意以為重也法上出庶其來

季武子寵庶其之叛以致多盜穆子却鮑人之降以勸事君

納利而受叛者春秋致其賤明義而拒叛者春秋免其賤

庶其奔 牟夷奔

上下言及一不言及其以姓氏通書名書地書來奔書法皆同俱以交記

浮來一言慶 庶其奔 納地
浮來通補出禮又字見得名不登于外
所以定名分書禮之不關于大故以
遠于下書為下書慶以欲敗禮庶其
以利奔又為一不姓庶其庶其陰魯

其非義作主謹利交別私邑助講詞語分辨勿使重復上季氏乘
襄公適晉未返而以公姑姊妻之不乘昭公之出而招納叛人以
為己私

外臣始接內春秋既均罪之外臣終接內春秋亦均罪之

商任 沙隨

盈之奔為范鞅之譖乘祈之訢以父之汰侈而多怨姤母所譏而見逐
摠叙以不當錮不必錮分作且事有關於倫理君子必知所重而處之
也平之待盈誠薄矣論其先世功德風者而甘棠之遺愛不可忘考
諸往古大夫去國而厚待之三禮不可缺今使其黨身無所而後已豈
其勅典厚倫者乎昔周公以入議之法而待臣下平何足以語此况事有
關於成敗君子必知所擇而為之也平之謀盈誠汙矣彼若益子人
國歟人將用之而不從其錮彼無益于人國歟人將弃之而何勞于錮

今俾其舉世不容而後已是其可已不已者耶昔楚共却于友之請
而赦巫臣平何足以語此

春秋紀伯國之錮臣既責其甚仁尤見其不智

盈奔楚

主沙隨傳

即伯國逐世勳之臣見伯主無厚倫之意

城濮扶河曲看救鄭書鄆陵一屬盈奔商任沙隨

乘氏之勳雖曰貪君之祿忠君之事臣之子勤勞效取固其分也然緇衣
世美播之聲詩乘氏之世祀于晉國即其豐功偉績施之社稷生靈者
不亦賢乎晉平之錮雖曰奸國之典當國之辭人君以法令輔治固其宜也
然甘棠遺愛傳之歌咏乘盈以勳之子孫非有元勳之大惡使人無容
于天地之間亦可憐乎春秋所以責之也

先陳 任 隨

上更兄弟王政以善美其人信語

下又君臣古者去國信語

幸孫來且任隨

大國任送臣之臣可凡伯國臣錮世

臣之臣可凡

下題之意

此蓋即陵之或身代秦伐之且戰之其皆

至至厥至性晉悼現臣代信云而之云

成景區區悼有功則加晉可晉晉之

却楚校為下軍之將又晉河曲禦秦

晉又下軍之將也夫武子之賢當國是公

之時季兵以校而積世之業振矣在

厲公之世厲以根楚而回壘之其善

矣

伯世世于國既不畜逐之而心不當

錮之也

入州來也 商任 沙隨

伯世世于國既不畜逐之而心不當

錮之也

伯世世于國既不畜逐之而心不當

楚師下師侵衛一高任 沙隨
共至即位時少相橋之發使臣等手齊且
告諸期臣尺室以引使介交聲而向
引遂奔晉子及請以重幣納晉言
外券却大夫之請而重錮其臣以得共
伯主御大夫之請而重錮其臣以失共
盈奔 高任 沙隨 不商大夫

春秋原伯臣輔君而迭著其功責伯主薄恩而重錮其後

入陳 侵衛 高任 沙隨

外為却邪謀而不錮其臣可予伯主徇邪謀而重錮其臣可訖

楚圍陳 陳逃 黃奔 黃歸

高同黃奔單股但二股貼累滅其身重下二股貼故去其親重請訴之于大
國因夷狄之力亦用重講混作桎束黃奔書法

燕國御下而失君人之道春秋特書以致端本之訖

入晉曲沃

用盈作起好承接名臣對講平薄名臣之義而錮之甚急使無容于
天地之間盈皆名臣之義而入之甚急真知有上下之分者也盈係于
晉石書復入書法桎倒

春秋下叛臣復國既誅為叛者之非必原致叛者之罪

高任 沙隨 入晉曲沃

同車亦有主合者今日會高任明日會沙隨原其意必欲使無容于
天地之間而後快焉抑孰念桀氏世勳不可忘而盈之受譖為可憫乎
吾聞古者大夫去國有三盡之礼其往如慕其來如歸一曰豈若晉平之
錮者哉甚矣其不君矣既入于降中復乘平公門誅其志必欲逞其
令將之心而後已焉抑孰念晉君世賜不可背而平之昏庸而可矜乎
吾聞古者大夫去國有待放之礼恕不之怨殺之不仇而豈若桀盈之亂
者哉甚矣其不君也 桎倒而以君臣分繫

伯主錮臣春秋責其薄于恩伯臣叛主春秋責其睽于義 伯主善好以錮其臣大夫怒士以抗

城濮 河曲 救鄭 伐秦 高任 沙隨 入晉曲沃

以世勳叙起而後分作謂盈為世臣之後平當全其恩而不可錮之也桀盈
思世祿之臣則當及其中心而不可謀之逆上徇邪謀下據私邑

下題陰伐秦加刺後盈奔
世世勳高述其臣者可凡藉世祿而抗
其君者可罪
盈奔 入曲沃 上善下入
于伯臣有厚其世而全之者有厚其心
而謀之者
盈奔 任隨 入曲沃 同上之文作

春秋原世勳之後銅匡而忘其勳者固可罪叛君而陷其勳者亦可罪

晉侯伐衛 衛奔 商任 沙隨 曲沃

去伐衛商任沙隨亦可

拒人己甚而貽其禍者春秋託伯威之私疾臣已甚而連其亂者春秋託伯恩之薄

黑背侵鄭 衛奔 商任 沙隨 曲沃

春秋託與國愛弟之過而貽禍也連託伯主疾人之甚而致亂也連

叔晉次雍榆

主救邢傳書救書所救二書法見魯能救晉固可善也晉所當救何不

連也

春秋下內臣恤患必着其善而罪其慢焉

大饑

望國無備而致歎春秋特書以示戒也

會儀

貪利妄又意深不可用下同且書法

春秋紀伯主講好以謀大而託其貪利以樂惡伯主貪利而樂惡所以貶之也

夷儀

重丘收同書法

伯主始講好而貪利以樂惡雖講信而因利以成惡春秋深貶之也

重丘

同字題晉年齊國心乃差

伯主因利而成惡春秋同詞以重貶之也

衛入夷儀

題本一意蓋聖人不輕絕人一段傳即承上文義從未絕講來故不必

分

或於晉而不名三之法有得道而未絕一意改于作文婉發之不可分善又未絕要點出分又意內外人

外君復國而有未絕之義春秋書焉以存慎絕之心于諸侯復國之輕絕者以又未絕也

八標 入夷儀

春秋下諸侯復國義當絕者責之嚴義未絕者待之恕

伐衛逐代 夷儀
伯主始憤以謀大而貪利以樂惡所以貶之也
代已戡 肖魚 夷儀 重丘
夷儀 重丘 平丘 平丘

衛奔

夷儀

以首破子主蓋善其國之過作以冀自新也

諸侯有失國之罪春秋著其自取諸侯有國歸之道春秋望其自新

入夷儀

衍歸

夫失國不為無罪然有世叔儀以守而挽其內有母弟鱣以出而營其外忠良效用如此有歸道焉國其所固有也為遷絕之何以開改過之門故于此不名侯其自新乃不輕絕人之音忠恕之道也得國不為無幸然困心衡慮而德慧亦從夫人失信無刑而暴雷有加于昔政事繆戾如此無君道焉國朕非其國也苟不絕之何以顯枯終之刑故于此始名責其自棄乃故人強善之意懲創之道也

春秋于諸侯始因義未絕而待之恕終因過已成而責之戾

入櫟

夷儀

衍歸

義不可以有國者春秋著王法以絕之義從可以復國者春秋擴忠恕以待之

入夷儀

鱣奔

諸侯復國春秋因義而待之恕貴戚去國春秋重信而美之深

盟唐

入夷儀

韓愈謂春秋之旨謹嚴曾子謂夫子之道忠恕

春秋于望國交夷而責其昧義于諸侯復國而望其從義

過伐楚

吳振舟師之役巢牛臣射之卒用二古者貫

春秋紀兵既責遠國輕以取禍尤責小國輕以肆禍

喜殺

刺傳

衛侯奔

會戚

衍歸

執審喜

于衍則殖也出之喜也納之于刺則殖也三之喜也鉄之

春秋詳廢立之事有所以罪其父者有所以罪其子者

戚叛

衍歸

春秋于大夫據邑而責其失臣道于諸侯復國而責其失君道

衍歸

既無愛色又無寬言而淹恤之不憫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而賞罰之無章

失信而亡大室何以召而能享無刑而壞大防何以因而能幸雖復得國非其

國也故書名以絕之蓋亦已矣乎之嘆也文格凌作

諸侯復國而失于自強春秋成名以責其自棄諸侯復國而自棄人以名之也

衍奔 弟儀 衍歸

有主傳用一頭兩脚玩傳當以上二眼皆稱爵望其政過對下一眼書名分作

方合傳作按起分折為優

諸侯失國春秋每望其自新而待之恕諸侯復國春秋于因其自棄而責之嚴

奔齊 衍歸

于後見殖也出之喜也納之而廢立不可心之意

春秋既因諸侯失國而善其自取復因諸侯得國而絕其自弃

轉奔

劉氏曰衛侯忌小忿以誅有功指大信以疑至親使轉至于去國逃死無人君之

道也轉全身不罹惡名為智以免兄誅弟之惡為義以不翹世自潔為忠崇

仕而能矯國之失為善春秋之所貴也書法重在衛侯轉帶繳

春秋于貴戚得去國之正而責諸侯失待弟之道

歸父奔 轉奔

春秋罪諸侯不仁而善去國者之有礼責其國不有而善去國者之合義

會宋 盟宋

說晉重款弭諸侯之兵以為名詞曰中國不出弟狄不入銷鋒銳以息民無

所不可也請晉楚之後交相見詞曰玉帛之使交乎天下內外以尊周宜無所不

利也然而見利忘義楚人之常態果可以弭兵保之哉屈夏就弟晉伯之大耻

齊侯信
入或 轉奔
大夫雖不地邑見年國之失利責成
與而去國見年國之失信

果可以交見詐之故禮樂之權紊而無以善其終征伐之權移而真能防其後
漢陽北半為戎馬之場伐吳滅賴紛然其真支固其所也冀州以南為制
重之厲朝會獻禮混然其真辨固其宜也名曰弭兵而實招寇何以會為
名曰交見而實變弟何以盟為聖人至是言也單盟宋同

內外會盟有關於大故春秋復詞以著其大惡主夏之善信同深之其大所也

○會宋 盟宋 一公如楚 會申 伐吳 滅賴之格以楚會申承文見伐吳滅賴承孫兵
公法再言未于小傳入

于宋上有意作一頭下有意之弊作二脚收于宋書法主中國為是

春秋深貶中國交夷以其召禮文之變而貽兵革之禍也三伯臣始合美夏之好以其後美
夏之好也

盟宋 會申

好始講春秋罪中國之交夷好結講春秋罪中國之變夷

、首止 首止 于宋 于宋

信好講而大倫正春秋重詞著其美信好講而大防壞春秋重詞著其惡

智 于鄆 于函 救邢 伐楚 于師 會宋 盟宋 如楚 于申 伐吳 滅賴

王伯升降之札夷夏盛衰之揆

春秋于創伯者以其成功也大貶伯夷者以其貽禍也慘

比香曹曹城濮 伐晉 辰陵 盟宋 如楚 會申 伐吳 滅賴

春秋誅諸侯戴伯而啓伯國之盛貶大夫通夷而啓夷勢之強

比杏 盟宋

講好戴伯者春秋誅之以為王道憂講信通夷者春秋貶之以為世道慮

盟齊 于宋 于宋

外夷與中國之政春秋詳詞以謹其始外夷分中國之政春秋詳詞以謹其始

伐鄭 于戲 三郟 肖魚 會盟宋 于申 伐吳 滅賴

決謀以敵外之功者春秋美其終備謀以啓凌內之禍者春秋謹其始

邢丘 會盟宋

楚昭公在楚 叔也如齊
上卷不聞司不見喪服之不數問也
是年春公聞月明投思之此也
于內外之變札有于其得札者有
責其失札者

各搭後事同

政委于下春秋謹君臣強弱之始政分乎外春秋謹君臣盛衰之機

公在楚

分二截作者不從當一意串下重在聖人書法上所制所迫畧分挑講歲者
月公在他國者多矣此律書公在楚者蓋他無所制公雖在遠侯乎也今而楚
人使公親極強以西門之送則外為夷狄所制矣他無所逼公雖在外侯乎
內也今而季氏取亦自封拒以公治之告則內為強臣所逼矣昔也此是月端冕
疑旋臨蒞于百官萬民今不知居其位而蒞其政者果何人歟昔也此是月
獻禽蒸嘗有事于先王先公今不知踐其位而行其禮者又何人歟瞻彼
南方露次羈館之墟吾君實處之矣臣子愛君之心其將熱然而已乎
顧我中都禁闔朝宇之所吾君靈其位矣臣子思君之念寧不勃然
而興乎天威不遠顏咫尺固有造次不敢戒者外侮雖強而主憂也厚

要必有之矣食坐見美墻固有頃刻不敢忘者內難雖迫而主辱也死亦必
有之矣尚敢有顧其身家與其妻子而不恤國者哉又安有明附權臣之
而富貴而背其君者哉此聖人特于歲首朝正之時而書曰公在楚不存君
而訓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者其義如此

國君寓遠而有內外之危春秋存君以示臣子之義

于歲首而存君主臣子不可忘君也

公如晉 襄公十三年冬 至自晉 十三年春 公如楚 公在楚

上外根士魴聘內孟獻子書勞于廟無內外之慮下外送楚昭葬內季武子
取亦自封有內外之危

國君寓外而無所制春秋畧所在以見之寓外而有所制春秋詳所在以存之

會葵丘 公在楚

從本傳意淺莫若以二傳比 上齊桓天威不遠顏咫尺主傳

王臣下會春秋常詞以示待臣之禮內君外寓春秋特詞以示存君之義 及臣子尊君之義尊君之文者可見

王臣下會春秋常詞以示待臣之禮內君外寓春秋特詞以示存君之義

城杞

伯主恤也而味也道春秋直書以貶之也
以親仁民中分高而貶親揚之水貶仁民實東利再出主意帶民作之失也

○錢士 晉侯伐衛 晉襄朝 王于溫 盟亳北 傳載書 城杞 獎王室

昔平王不能自強而輕棄九族高而終遠兄弟之刺令此其本根如是
其亦有懲此詩也歟昔平王不抚其民而七成母家周人有東新蒲楚之記
今厚其私親若是其亦未聞此詩也歟此此題之每兩字當城杞有焉何以文襄悼公之重

楚丘 城杞 以首此詩上季下私

吳後而云大奉者春秋略詞以示記吳後而味大本者春秋直詞以示貶

伐邾取須句 城杞

云兵而振怒者固可託味本而崇私者亦可託

城費 城杞

上用季文子下用文襄悼公

春秋既罪大夫吳後以固私邑尤罪伯主吳後以厚私親

晉侯使士鞅來聘

主作三軍傳

即望國缺待使之禮見國君失君人之權

札聘 王隆無主札之失至向季子為大伯之讓至德乎壽夢非孤竹之私心而季子乃春秋之孫也

重生亂講當括尺傳意為美利皆欠畧謂弟狄之通中國如楚椒秦術固
有常例之書然賢者見于春秋如突完季子之有特例之待札在當時號
稱賢者不其有詳位之美于魯有知樂之善春秋書之不以特例而以常
例者何不賢其讓國也蓋札之事異于夷齊而欲同于夷齊同于季歷
而欲異于季歷既昧賢智之執中徇徇匹夫之介節上無以成父兄之志下

有以啓諸姬之爭歸去國危歷年未艾其行過矣過猶不及得謂之賢乎
故無特例而以常例書責備之意也

賢臣辭國過中而啓連春秋因事貶之也賢臣之辭國以中道律之也

○突救衛 季子歸 完盟 椒聘 衎聘 札聘

以上五股為一截發二例于前下股為一截番二例于後固通今作三段平作季

突屈完稱字稱子稱族以其人之皆賢也此優待賢者之例椒衎二人皆畧而

不與以其類之為夷也此待夷之常例若札辭國生亂春秋不以突等待之

而比類于椒衎之流不以其讓國為賢而貶之也此責備賢者之例

春秋之待人有優例有常例有責備之例焉

賢臣辭國之過救與于可責同于可賤也 待人之例不一而責賢之意甚備焉

○突救衛 季子歸 屈完盟 一札聘

上三股優待賢者之例下股責備賢者之例變例常例兩開作

賢臣奉事合義者春秋變例以褒之賢臣辭國生亂者春秋常例以貶之

椒聘 衎聘 札聘

椒衎也春秋不立異例以責之責其進也札夷而賢也春秋不立異例以

褒之責之備也蓋以常待椒衎為其詞也以常待札為貶詞也不可對也

外臣札異于夏春秋書之異賢臣行過乎中春秋責之備

楚屈完盟 椒聘 札聘 鄆奔 札聘 椒聘

以禮為主而上下事交形之以見其辭國之非

外臣奉使同春秋因人之賢否而詳畧之賢臣讓國同春秋因事之是非而褒貶之

突救 札聘

行法俟命違節不守

奉命而無功者春秋越例以褒之辭國而過中者春秋常例以貶之

屈完盟 札聘

外臣服義春秋以其知權而嘉之賢臣辭國春秋以過中而貶之

突救 季子歸 屈完盟

三股三段作

待人之例不一而表人之長則一也

季子歸 札聘

力能取國而不居責之責之當取國而不受責之

會戚執曹 札聘

讓國而合于宗節者可嘉讓國而昧于達節者可貶

札聘 鄭奔

下服當主子憾讓國得中為是札之在吳魏稱賢者况厥父命之厥兄讓之則雖達節可也今也不然使爭執相且獲喪師國吾恐季歷之賢武王之聖不如是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非薄之也望其達節而責之備耳憾之在曹賢亦可稱然無父之命無兄之讓則但守節可也今也能使推孫成風貪廉懦之吾知泰伯之逃夷齊之去不是過也故賢其後世以表之非私之也取其守節而善之長耳

讓國通乎中者春秋因事而責之備讓國得乎中者春秋因事而善之長

于齊威之許國節望其善而責之備者有取其節而善之

札聘 圍城

許國而生亂者春秋示之以聖王之道党惡而逆倫者春秋示之以仁人之理

宋災 叔弓如宋

取卒之日加災之上者見伯姬以災卒春秋謹書其事賢伯姬也叔弓如宋會葬聖人冠以夫謚曰蔡共姬以著其賢行勵天下之婦道也

春秋于內女詳詞以見其節隆號以著其賢

良宵奔入鄭

不言復入異于魚石棄盈之書不言叛異于華亥宋辰之書方出而即入故云未絕也非謂其可入也

春秋于外臣出而復也著其位之未絕誅其謀之甚逆

魚石入 棄盈入 良宵入 華亥入 宋辰入 按叙分元以良宵為主

但是人臣出奔而歸國然魚石棄盈皆久于去國而後歸則其位已絕矣故特稱復華亥宋辰皆據土叛君以自保未有滅國之謀也故止書叛若良宵奔許而入鄭不言復者去國未久其位未嘗絕也不言叛者將以滅國其

宋災 紀大國遇災之迹所以權內女事也

心非直叛也作文當摠叙而以稱復不稱復書叛不書叛書法問起然後
如土意分作末後繳良宵去國未遠則君臣之義朕存城國是圖則志
貞之心全氓豈不浮于他人哉此春秋書法之異如此也又有主上下各一意
中股番二意挑出分作亦通

春秋紀叛臣之歸國有辨其位之存否有別其惡之輕重于大夫有者其復國之異者有
著其謀國之異者

澶淵不計蔡景其未失是舍大惡而著其十之可謂知務乎故大夫之有也人魯卿謀而不失其
舍之誤以詳責之也

舊主大夫諸侯對謀一禮義二仁智固為有理近以謀小事而舍大惡相串作

專責大夫而諸侯之罪可知矣又有以不知務不知類分者事有大小知務

為先叙豹趙武而下皆以智帥人者歸宋財而不討蔡罪是不能三年之

喪而總小功之察其視孔子沐浴而朝請討陳恒異矣謂之知務可乎事有

緩急知類為貴叙豹趙武而下皆諸侯之良也謀宋災而不恤蔡亂矣

當求桐梓鷄犬之末而不知療暖心之疾其視禹周公急于放龍蛇驅

猛獸異矣謂之知類可乎其說雖然不若中主為穩

列國謀小事而舍大惡春秋深貶之也

春秋于列國講好有寓責諸侯之意有深責大夫之意

春秋紀列卿有見其不知務者有見其不知類者

春王正月公即位桓 春王正月閔 春王正月僖 春王正月公即位宣

閔僖之內無所承春秋以其昧傳國之義而不書即位其真隱殤之賊不

討則不書葬同也桓宣之立篡以得國春秋以其聞弑君之故而反書即位

其真蔡景賊亦不討而特書葬同也

專以得國者春秋略詞以著其罪逆以得國者春秋直詞以著其罪王魯之嗣位有也之
會者有存以治大惡者

元年春王正月 僖 春王正月公即位宣 澶淵下是魯未賊不討則不書葬是公賊亦不討而
特書葬

望國嗣位之事異春秋變文以示法列國縱惡之罪同春秋詳詞以示貶

盟于宿 會澶淵

王有王法 踐上程 有善則同 惡則同
人之戶 備或起 法用
况諸侯之相文有視人情而之礼
者有實私情而之文者

主哀死致極為輕弟生歸聘為重二句

即信講而見望國之交鄰厚于其終即好講而見列國之交鄰厚于其党

春王正月 桓元 春王正月 桓二 會澶淵

上股以魯隱宋瑤之賊不討雖出

春秋討罪之法有因時而特詞以罪夫為惡者有因事而詳詞以罪夫縱惡者

戰泓 澶淵

上不仁不義用文王貼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下不智不仁用孔子貼物有大小

事有緩急餘傳語俱可對

飾十名而妨大德者春秋惡之急小務而舍大惡者春秋刺之

澶淵 于申

謀宋突而不討蔡罪忘君臣之分是故春秋責大夫以及諸侯以中國而宗弟

狄索夷夏之防是故春秋責諸侯以及大夫

舍大惡而謀小者春秋貶臣以及其君蔡大防而宗夷春秋貶君以及其臣

春王正月 般 遂得臣如齊 未 姜氏歸齊 公即位 昭

主于野卒傳下一股見于野之卒與般赤異

嗣君遇變由于人春秋托詞以見意嗣君遇變出于己春秋直詞以示義

春秋于嗣君之變有隱顯其詞而見為逆者有隱顯其詞而見非逆者

襄公題終

昭公

會于覲

敘事分之二比各以書法疑起作貴信中帶夷夏意不之曰而先趙武不稱弟而稱公子私河南利是

順經文作二意不書盟而先趙武者貴信而不以夷先夏也所以謹夷夏

之防不稱弟而稱公子者正名而不以臣戚也所以明君臣之義

春秋于內外

講好也既重信以存夏尤嚴分以尊君

會宋 盟宋

會覲 每必先趙武在公宋會等二役事見故公答公宋此題當主合上主國信待兵之說下主趙武守自要之信也宋未稱而禍已改志矣未得而信已著

從常例先以三股為貴信作一半後以不書弟為正名作一半略同單除

盟宋同餘主俱不可從

春秋紀事每貴信而先伯國之臣特正名以尊侯國之君

中國殊之義之所主守信待兵之說

○盟宋 會覲

無二傳會覲但主守信一邊

信講于外春秋以味義而貶中國好交于外春秋以守信而先中國

會宋 會魏
抱是貴信先晉不必開信

會魏

書盟先趙武

不責諸侯之修特責伯國之信

○季子毋會魏

于貴威有變例以示是之意

常例以示尊之意者

黃奔 會宋 會魏

當以交始會字如單作者

于莒 于宿 于宋 于魏

上止出石門亦同

春秋于貴望國之修盟惟美伯臣之守信

盟夏 年聘 會魏

上二肢各一意下一肢番上二肢作摠叙而並義點重信年等點正名如單如會宋同

春秋惡結盟而罪諸侯之私貴守信而正其國之名紀事有私且而貴夫守信者尚私而正夫定分者

年聘 會宋 盟宋 會魏

春秋紀事有不循例以正君臣之分者有必循例以正夷夏之分者

會魏 鉞奔

春秋紀貴威有常例以示尊之義者有變例以示親之仁者

取鄆

四川出未利主季孫名患故叔孫豹與患趙孟解患此皆取鄆後事

且其書法不合亦有以豹之賢宿之奸分者決不可從宜以季宿為重

書法只是不書伐而特書取豹與趙孟略挑見之苟思展輿之罪則杖

義以致討可也兵刃既接而利謀是尚義何有焉苟思于魏之盟則守

信以弭兵可也壇坫方掃而干戈尋見信何有焉齊盟而不顧其使

向非叔豹之賢寧不為社稷之憂慢伯令而推逞其私向無趙孟之

請寧不為忠良之累故不書伐言而書取鄆婉詞以為內諱焉內以諱

為照宿之罪其可逃耶

內臣秉亂而取邑春秋諱詞以深貶之也

會魏 取鄆

內八公子圍趙孟季孫宿叔孫豹助講

伯臣以信待外春秋之所責內臣以利害小春秋之所貶

鉞奔

肇仲子之借者固在惠而威仲子之借者安隱也豈思亂嫡妾之分有以卑其父乎貽秦緘之禍者固在桓而速秦緘之禍者安景也豈思後元年之恩有以傷其親乎

父之于子固當兼所愛而名分之際不可不別顯明微也桓之于緘不能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而衣服車馬與世子等則非所以愛其子而正嫡之禍興矣春秋以均愛望人父故直書秦緘奔晉以罪之兄之子弟固當絕私愛而恩義之重不可以藏怒宿怨也景之于緘不能親故其貴愛敵其富而懼選奔竄其路人等則非所以待其弟而鞠子之哀亡矣春秋以能友責人兄故特稱秦伯之弟以罪之

語安生於分定桓其味之矣書曰念鞠子哀景其殆之矣

緘奔 朝吳奔

春秋罪諸侯不友而見前人之貽禍記大夫不智而見外夷之名禍

大鹵

用本傳變制尚詐之意流水對講書法只繳敗字上古者車戰今則敗車以為行棄乘以為伍其後車戰法亡崇尚步卒非造端于此乎

古者以正勝今則前拒以誘之未陣而薄之其後變詐相高日趨高簡非作備於此乎

伯主攘夷得宜而失用兵之道春秋所以記之也記伯臣之挫夷以其失用兵之道也

突救 大鹵

兵出於正而無功者春秋致其讓兵出于詐而有功者春秋致其貶

○遂伐楚 大鹵

楚當討而所以討之者惜失于事伏當報而所以報之者惜出于詐

攘夷有名而振乎兵權者固可記攘夷得宜而變乎兵制者亦所記

○初稅畝 大鹵

變田制以取民者春秋記其啓貪變兵制以勝外者春秋記其啓詐

去疾入

利可玩但遺入字意入字當輕點在不稱公子內使去疾能稟命而立則名正言順而入國自易何為假齊之力哉其以難字略講起頭者尚

伯主服外近王者之事序其績伯臣報外非王者之師記其事

通而作後一此者非矣 天下國家定一之說後世出句不可多說

春秋紀貴戚去國予其明一國之大義罪其昧天下之大倫紀貴戚復國之義其正而無其事也

突歸 忽奔 納糾 白入 敗蔡 伐邾 入莒 興奔恒作依作若兩頭一腳格

上六敗不過以明稱國之意不可用稱公子意以率合上天下國家之

說除敗蔡伐邾皆同齊邾無君而公子迭爭吳楚僭王而干戈繼

見春秋下此忽白皆係國而突不稱邾糾不稱子吳楚皆封國而一

以號舉二以號舉何不從實錄乎蓋天下國家定于一也周室為天下共

主而吳楚豈可以上僭忽白君嫡長之位而突糾非所以為安辭有抑

揚所以定于一耳傳曰典常典則休乎禮之經非此類乎密州蒙軾逆

之禍善人戴新立之君春秋于此展興既嘗君言而出奔矣已係于國去

疾乃亡公子而入莒也亦以國稱何不從常例乎蓋亂臣賊子法當討也

展興與聞乎故是有令將之心去疾能正其罪是有扶義之美事

有子奪所以計以法耳傳曰着權制則平乎易之變非此類乎

春秋紀事有常例以示正分之義者有變例以示討賊之義者正名分在正討賊之

突歸 忽奔 納糾 白入 敗蔡 伐邾 去疾入

書鄭忽齊小白見國為忽白所宜有突糾何人而敢奪之吳楚不書

蔡見王為周室所稱吳楚何人而敢僭之一則明其國無二君一則明

其王无二主所以示一統之義也去疾以國氏以假齊之力入莒以討罪

不稱公子以扶立其位有國而不稱一着其討罪之正一着其專命之非

所以示一統之法也

春秋既正名分以示一統之義復定是非以示一統之法

突歸 納糾 刺伐邾 吳伐邾

上突糾庶孽之傳也故不稱國不稱子國家定于一也下吳楚僭竊之

弟也故一舉號二舉號天下定于一也加春王正月忽奔白入亦同但要

下覆去敗伐之突

此事在一國上說字亦說不用公子意

畧同以忽白係齊邾而突糾不

係國一以展興言下而去疾入莒

於國統有常例以突分者有突

例以示大義者

○突歸 忽奔 納糾 白入 敗蔡

上雖兄弟之倫以明國無二君下君

臣之文以明土無二王

定于一者

定于一者

見周室維天當稱王也吳楚何人而敢僭擬大號哉故特舉號不書
葬之貶黜之忽白居長宜有國也突糾何人而敢謀奪神器哉故不稱
國不稱子以貶黜之摠叙如此

春秋立文有示天下之定于一者有示國家之定于一者

突歸 忽奔 納糾 白入

突忽皆先公子忽係鄭而突不稱子者何忽嫡而突庶也彼鄭莊之卒
未有後命則立嫡為宜而突起爭心何哉以庶配嫡為亂之本而突乃

款為亂耶春秋所以正之也糾白皆庶孽小白係齊而糾不稱子者
何自長而糾幼也彼齊襄之沒未有嫡嗣則立長為順而糾不知避何

故以幼凌長為逆之首而糾乃款作逆耶此春秋所以正之也

春秋紀事有正嫡庶之分者有正長幼之序者

荆伐鄭 吳伐邾 去疾入 展輿奔

上天下定于一下國家定于一

春秋既因事而貶黜外事以明大分復因事而予奪小國以正大倫

突歸 去疾入

上下俱有三書法

春秋紀庶孽歸國之易必正其分而明其逆紀嫡嗣歸國之難必正其義而罪其事

忽奔 去疾入

春秋着國嗣名分之正而款其自強予國嗣其復之正而抑其自專

小白入 去疾入

上下八字俱宜發在專內

春秋于嗣君之復國有明得國以正而失于專者有明討罪以正而失于專者

去疾入 展輿奔

以國氏對國氏以不稱公子對不稱爵庶順經文多主順傳者

春秋子復國者之正而猶惡其專黜去國者之邪而猶誅其党

展輿奔

展輿不稱爵者何蓋爵土之傳名必以正為人子者以其有父也為人臣者以其有君也今展輿之于密州有君父之仇而不振為弑逆所立而不辭其視昭子之不賞私勞亦異矣尚何以告乎宗廟臨乎群臣者哉不稱爵者惡展輿之同惡也又以國氏者何蓋弑逆之賊法所必討天子不能討則方伯之責也方伯不能正則諸侯之責也今中國之于展輿列于會盟而不知問听其妄訴而為之討其視晉厲之執當其罪亦異矣幾何不交中國為夷狄化人類為禽獸也故特以國氏惡諸侯之崇亂也

春秋深黜小國之負惡兼罪諸侯之党惡

于諸君之去國也必以負惡罪諸侯也必以党惡罪諸侯

會魏取鄆 展輿奔

同單摠叙分作

春秋紀事有罪諸侯之崇惡者有黜小國之負惡者

會于魏 展輿奔

春秋責伯匡守信而必正其分責小國昧義而尤治其党

楚彙 會申

魏之會楚子緝蒲為宮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又者前矣是聞其有無君之心也而豈偽赴所能掩哉申之會宋向成獻公合諸侯之禮六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彼皆諸侯之良也而如此以成其惡何哉聖人至是憫之甚憚之甚故革楚圍絀君而楚子康書卒所以察微顯權輕重以扶國中制人

欲存天理也 收楚子襄卒書法

外夷始真夏盟而幸中國知其奸結主夏盟而傷中國崇其奸

列卿始明于知惡為楚昧於崇惡以傷之也

會秋谷侵蔡遂伐楚次 召陵 執漆室伐陳 會于取鄆 展輿奔 上共為特角之執明下則知諸侯之事

召陵 踐土 會申
會申左傳方見有極
會申傳竟若出於齊莊冠冕
可取

下題除會字是
紀夏之事有立法以達王事者
立法以扶中國者

召陵 會于申

宜主比微見本傳意 其君用齊桓召陵之禮故六之事雖不全而傳有所極

信講于帖外春秋序伯主之績好講于宗外春秋看諸侯之罪

頑如會 公如楚 會于魏 會于申

上頑不書弒楚不書葬教自聖心以達王事也下楚廢書卒略其墓
弒從平赴告以存天理也

春秋紀夷夏之故教自聖心者其事大因乎舊史者其義微

公在楚 于魏 于申

春秋于外夷之終有略之以尊王室者有略之以扶中國者

楚比奔晉

春秋紀夷夏之去國而見其猶未絕于義焉

紀責成之去國而著其恩又之未絕也

○如晉復季孫宿如晉

當重昭公而季氏逐君晉人下比皆昭昭失禮上求

專主昭公說以季孫宿晉挑講奸邪貼宿曰鄰貼晉書法惣收奉動

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奸邪窺之以作止其惡曰鄰視之

以厚薄其情者也使公未動也度之以禮而不輕進及其見止也責

之以禮而不輕退則守身之本保國之基得矣夫何公之出以晉少姜

卒也既不能守夫禮之經公之復以士文伯辭也又不能從夫禮之權

舉動不中于禮如此吾知賢人哲士見幾而作而陽州之次乾侯之寄

寄死他境為天下笑蓋始諸此行矣果而奸邪如季孫窺之以作止其

惡于君則輕之于晉則重之跳梁跋扈亦何忌哉噫居郟三年而不

得入逐之漸于此兆矣推其所自皆昭公舉動失禮之所致也不

然宿雖免逆焉攸亂曰鄰如晉視之以厚薄其情于公則卻之于

宿則納之抑君助臣何其逆哉噫適歷一會而阿党其臣比之

迹于此爾矣揆厥所由皆昭公舉動失禮之所招也不然晉雖強傲夫何敢

春秋詳書其事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迹
不待貶絕而皆見矣一云賢哲等語不可分貼只宜渾起一頭兩脚
開作

望國失經權之宜而召内外之患春秋所以記之也：在紀望國事伯之逐而責其失經權之宜也

如晉復

春秋紀望國事伯而見却必記其經權之皆失也

宿如晉

春秋于内臣事伯有着其上侵之漸者有着其下比之迹者

如晉復宿如晉

公如晉季左孫齊陽州 乾侯

春秋着國君之行禮而徒習其儀見國君之昧禮而終貽其辱

如晉復宿如晉

孫齊陽州 乾侯 通歷

昭公如晉而復則為失國之因季宿如晉致服則為逐君之漸晉

人却昭納宿則為下比之迹孫齊陽州昭果失其國也公在乾侯宿

果逐其君也通歷有會晉果比其迹也

春秋記國君禮失于前而内外之罪已見患起于後而内外之失益章：內君始昧禮而終章禍所著之也

蔡季歸

如晉復

去就合乎權正者可嘉進退遠乎權正者可貶

伐楚次陞

台陵 如晉復

伯主攘夷而進退有禮可予望國事伯而進退無禮可記

○華元奔歸 公如晉復

出入正者春秋于其有定國之功進退失宜者春秋記其失保邦之道

如公晉復

比歸自晉

內君修禮而昧經權春秋致其訛外臣歸國而昧經權春秋着其罪

燕款奔

此字衛奔齊定奔蔡至事不同而之法相類

侵齊逐 如晉復
伯臣用兵而仁義並著可于內君修禮
而經事兩失可几

國君失道而逐于臣春秋端本以責其君

鄆陵 伐鄭 奔齊 夷儀 晉屬自是鄆陵多後故去大夫而立左右

主事成則失身而見弑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二句

殘世臣以禍身者伯國之非忽世臣以辱身者與國之非

滅譚 滅邢 遂伐楚 葵丘 衛奔 夷儀 歸衛 欵奔

滅譚乃仲始相桓公改瑕之計此題傳意欠明且上截又無着落

姑存之

伯主得于待臣終有以成其功與國失于待臣皆有以取其辱

大雨雷 主事孫莊公分二段作再字兩段要見申豈事亦要融全兩段兩事

春秋致內臣致變之徵示國君消變之道

大雨雷 舍中軍

亦有主各傳上君下臣者 準兩本水以隨言立例

天道變于上春秋之責在國君兵制專于下春秋之責在權臣

○會于申

刊講是再出摠叙破講俱開作通篇義法在天字書法法是不殊惟實起於春秋諸侯大夫

春秋于負惡之夷主內好其貶諸侯也深其責賢臣也備 于中國之主外惡必責而及其臣事

會申 執徐 執慶封 滅賴 滅陳 滅蔡

夷夏大札不可不謹而况楚震之賊凡民罔弗慙者今者一求諸侯

以晉人則許之以中國則從之難救向諸賢亦且為敢不薦聞薦守之說曾

有往任連帥之職而不使夏變于夷者哉夷夏大防不可不立而况楚震之

禍中國罔有堪者今者生視暴橫不曰天相而真與爭則曰天道

而克有之雖子產諸賢亦且為天將棄蔡壅楚之說曾右杖策南

行之人而不使夏繼制于夷者哉春秋于申之會列序諸侯與淮

夷累數而不殊者見在會之諸侯大夫皆夷狄重貶之責責備

下天如敗奔 現列國之被禍皆以其失教臣之責也

衛侯奔齊 夷儀 欵奔 上之夷儀知而信左右故見逐奔齊而夷儀以下是立大夫而立其外舉故見奔而奔 大臣群臣

奔齊 欵奔 與前題意同 輕大臣以危其身者固可忍群臣以危其身者亦可

會中一統徐 執慶封 滅賴 滅陳
滅蔡 比歸

責中國之縱美 惡妻於命而致討
於天也

會申 平州 會申 執徐 滅賴 滅陳
滅蔡 比歸

春秋述紀外 肆橫而傷人事之無為 特著外夷受禍而幸天討之有罪

釋大惡以成其罪者 固可責主大惡以縱其暴者 深可責

知其為賊而復不能討 已為不可况可受其重賂與之為會於

定其位乎 不以為賊而不知致討 固為不可况可推為盟主 相與朝

事以順其所為乎

貪利而黨內惡者 春秋固可託陪介義而主外惡者 春秋尤貶之

衛人之晉 會于申

講好維大惡者

會唐 會于申

講好維大惡者

會唐 會于申

講好維大惡者

會唐 會于申

講好維大惡者

會唐 會于申

之意何如哉 略大分破書法 惣收

中國宗夷以主會而縱夷以肆惡 春秋所以罪之也

會申 執徐 執慶封 滅賴 滅陳 滅蔡 楚伐徐 比歸

春秋述紀外 肆橫而傷人事之無為 特著外夷受禍而幸天討之有罪

會唐 平州 會申 執徐 滅賴 滅陳 滅蔡

釋大惡以成其罪者 固可責主大惡以縱其暴者 深可責

知其為賊而復不能討 已為不可况可受其重賂與之為會於

定其位乎 不以為賊而不知致討 固為不可况可推為盟主 相與朝

事以順其所為乎

貪利而黨內惡者 春秋固可託陪介義而主外惡者 春秋尤貶之

衛人之晉 會于申

會唐 會于申

講好維大惡者

會唐 會于申

講好維大惡者 春秋責諸侯而固罪乎 望國講好以宗外惡者 春秋責諸侯而固罪乎 夫

會申 夾谷 歸田

楚震弒君以立專主 夏盟其強甚矣 借有聖人處此 必能以天自處而

能禦其強也 今數子不能以人勝天 以義立命 滅陳則曰陳亡而楚

克有之也 滅蔡則曰天將棄蔡 以壅楚也 曾謂聖人而如是乎

哉 曾自夾谷之會 未歸三田 其功大矣 借使賢者處此 必謂物

我有間而不序其績也 今聖人能與萬象同體 古今一息於土 皆

安而無所避也 於我皆直公而無所忘也 曾謂賢者而能是乎哉

宗強夷以主會者 大夫之失感 大國而歸者 地聖人之化

收會申書法

罪責諸侯之從夷 以其棄人事而

當據大惡當討 意重其下分三段 始二頭 駢之格 見得會字止是什賊 平州則

兩几諸侯之縱惡而尤

亦當以作不言天數語分貼

賦又而宗夷者 之說 禮

于申 夾谷

夏變于夷賢者听天之謀失弱化乎強聖人合天之功大

舍中軍

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原也。春秋之世，魯國四分以弱公室，而競不產善于國。魯之有國，則不臣。然者，也。故曰舍中軍，則家禍遂廢。故特之中軍，分屬上下二軍，而重使將上一軍，是四分公室，亦有其一也。

專主季氏說季氏當昭公之初年，因叔孫之家禍，而遂有中軍之舍

焉。昔也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今也四分公室，而獨擇其二。權出一人

之右，兵擁三家之半，季氏豈不以為計得耶？君子則曰：盜弄兵權，固

罪之首，專執國柄，亦禍之招。何者？兵權有國之司命，下專而上弱，此

理也。亦勢也。今兵權悉歸于季氏，如此吾知太阿之柄，既持贅旒之

勢，自成入主之死生廢立，皆在其手。異日陽州之孫乾侯之薨，壞

墳之入所必至者也。三綱兵政之本原上行而下效，此理也。亦勢也。

今季氏不知有昭公如此，吾見不臣之迹，既甚效尤之禍，斯慘家

隸之竊窺，濡染久已在目。異日南蒯之叛，陽虎之專，季斯之

囚，亦豈能免乎？權愈專而勢愈移，逆弭久而失弭，連季氏之不臣

上及于君父，而下啓禍于子孫，其罪可勝誅哉！書曰：舍中軍，微詞以

着其罪也。

春秋罪大夫之變兵制，以其托大權而紊大綱也。

大夫變兵制以甲兵必微詞著其罪也。

○作三軍 舍中軍

以作舍，摠叙摠總。君臣分作，謂兵權有國之司命。襄公不能率而

攬之，謂可以苟安也。而不知司命一失，則贅旒之勢已成。厥後陽州

之孫乾侯之薨，定公之無正必致之理也。三軍綱政之本原，三家紊而

棄之，謂可以自強也。而不知本原一失，則厲階之梗已生。厥後南蒯之

叛，陽虎之專，季斯之囚，亦自取耳。春秋書其作舍而君不君，臣不

臣之罪，昭矣。寧非求鑒者哉！亦有主合二傳俱以季氏為重者，且三軍之

作，季氏為之盟，諸僖閔詛諸五父，而有是也。夫三軍魯之舊也，當僖公

時嘗聞頌於史克矣季氏於此率由舊章可也胡為謬分三家之衆以為私家之屬於三軍之中而得其一於叔孫之徒亦其其在季氏之心必曰三軍未作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吾求所以為私家之利而作之也嗚呼私家利矣如公室已卑何厥後叔台而遂入鄆宴享不能具輜以至昭公失國定公無正非此啓之乎春秋書曰作嚴詞以着其罪也中軍之合亦季氏為之毀於施氏成於臧氏而有是也夫中軍三之一也當襄公時已見作于三家矣季氏于此改行率德可也顧又曰分魯國之衆以卑魯國之君於四軍之中而独取其二視二鄉之數而独取其半在季氏之心必曰三軍之作於彼民不加少於我民不加多吾求所以為一己之利而舍之也嗚呼一己利矣如公室益卑何厥後昭公不得其終定公不得其始至于陪臣大叛季斯之曰非此始之手春秋書曰舍微詞以着其罪也亦有主

此題如舍中軍單敗者

春秋平望國兩變兵制既見其君之縱大權尤見其臣之紊大綱當此

作三軍 舍中軍 圖費 孫齊 乾侯 春正 從祀 竊弓

以紊權綱對作于前以紊權綱之禍番對于後

春秋迭罪大夫權綱之紊以其屢起凌僭之禍

牟夷奔

公私色意輕但點在作中書法亦宜見宜以公如晉季氏乘其出招納邾莒叛人叛邑為己之私有事實摠起中以牟夷與魯分二比書法摠束牟夷用為己義曰句以公邑私邑皆叛不義接魯以利講噫君之有臣猶屋之有楹也棄其君而事他人可乎况臣之祿君實有焉而可專祿以周旋哉篡弒之前獲霜之漸豈無以有己之義乎魯用為國以義曰句受公邑私邑納此叛臣而入其利講噫言之有

年猶魯之有季也為人君而受叛臣可乎况彼之地我何真焉而
乃假手於叛亡哉不衷之尤亂人之獎豈同惡相濟之義乎春秋
于是書名書地以姓氏通則年事竊邑叛君之不義可懲矣書及
所以別公私之分而年事防茲不容紊矣書未奔所以嚴義利之辨
而我魯年委胥失之矣

春秋于利交也詳責夫昧義而未者兼責夫昧義而受者

入向會榿 庶其奔 年事奔

用正名重地意上邦宮之君尚不能身通况其區之微者又焉得
書其名乎下臣之身無以有已况其分地之重又可輕以與人乎除

中二肢意同

春秋于小國大夫有微詞以正名者有詳詞以重地者

庶其奔即黑股奔即年事奔 振叙分作各收同單

春秋屢紀外臣挾地歸內也既懲為叛者之不義因訖納叛者之不義

白狄來 年事奔

外夷修札非義而受之者同其罪外臣用地非義而納之者同其罪

伐吳

以徐越并講同刺聘例加吳楚意同 法主越不兼徐之格準刺聘例

春秋進遠人之從外以其事有可取而類無可絕也

伐吳 執慶封 伐吳 只以原楚師之名與越之從楚為得

春秋原外夷杖義討罪之實而進遠人從事討強之名

于魯一于潛一刺聘于威 伐吳

魯中國也固不可黜而特之夷戎外夷也亦不可推而納之夏吳楚徐

越之曰夷則中國而變于夷故上不使其中國特下不使其夷狄均忠

恕之心也作三肢做 志使與中國同不稱壽也下在年事秋均不年字也在人字二見

春秋紀內外之類必因人以示法焉

刑人聘 徐人取舒 會吳于戚 徐越伐吳

意略全單取舒為齊桓通伐楚之徑去此股亦全劉氏徐越傳單則分按段

春秋迭進遠人者以其事可善而其類本善也

刑人聘 吳伐鄭 會于戚 伐吳 入吳

摠叙抽出分作本其借號故因肆惡則出之原其世類故因事

善則進之

春秋待諸夏之變于夷者必革其借而不絕其類也

徐越伐吳 於越入吳

主越 嘗黜而狄之美今稱人者何以其為聖賢之後不使與夷狄均

苟有善則進之引之可來者也越既進而稱人矣今奉號者何以其借

王者之號不使與中國等推之可遠者也

春秋于夏變夷者其待之也如其責之也

○會申 伐吳 推其業從其計而書法一也二也於夷一進之同也夏合意好上重諸侯下重越則善故向于生

○盟厥後窮兇極惡殄滅諸姬先世元德顯功通于周室

中國講好以宗惡春秋等之於夷遠人從兵以討罪春秋進之於夏

○伐吳 會奔 禮與必聖人之言與賢人之言會

遠人從師合義春秋原世類而進之大夫去國有禮春秋原世類而賢之

合比奔

與國信說以逐其臣春秋直書以著其罪也

比奔 吳前奔

春秋既責大國不當信說以探君臣之義尤責英國不能正家以絕父子之恩

暨齊平

舊主一意亦有以齊魯分者今二意俱重魯作一時夷狄之勢而自

劉氏案刑人畢徐人取舒徐伐吳三義類
九等 越伐吳 入吳
按叙分設開作年脚之意或始於此
台稱之或固之遂稱之自定於春秋
判說遂稱也事遂於年于或或說能
之台或大伯之台或伯益大禹之台
不地也夫伏况敬矣與禮休之討罪

驕無意于平一眉萬伏之強而自立得其之平抑叙物收講中以平者
聖人所貴挑出輕重字明白為是：平也何為而書暨耶蓋真強於
春於弱是持於東也魯則其之為婚莫大於楚橫於南也魯則子之通好以
春於強故魯援有以伸其氣魯何為而不強多助有以震其威齊何恃而
不強則附之齊為甥舅不可挾也魯則遠之則紛更之得不足以救味義
之失結成之功不足以贖亂華之罪魯之平也魯之罪也豈義所得
為哉春秋書暨平其義如此以善外志作事安而以眾魯附事俾平法作
春秋于內外之結成必明其志而著其罪也于望國附事而得平必原其罪也

○暨齊平 及齊平

○會止收主齊志今正之亦如單意昭胡為而暨齊平耶蓋有所挾而得
春秋于之也孟子歸而吳之婚姻既婦叔子聘而楚之交好既通附夷如此亦何

憚而不為平是以齊方急於求請魯則徐以所從然則齊求於魯
而許其平也明矣噫天下有大防內諸夏外四夷是也今以附夷而
得其平焉非講信修睦者矣又何貴乎平哉故書暨暨者不得已
之詞而昭之罪見矣定何為而及齊平耶蓋有所畏而求之也始侵
齊而盟于陽州之地再侵齊而攻于廩丘之郛怒大如此將何恃而不
恐乎是以齊方圖於必振魯則急於請求然則魯求於齊而欲其平
也明矣噫天下有大防後大防後強是也今以怒大而急於平焉非
知難善鄰者矣又何取於平哉故書及者我所欲之詞而定之罪見
矣不可以附夷凌大入罪之輕重平外魯不交于其楚賴魯也
望國有所挾而得成春秋既責之有所畏而未成春秋亦責之於其
望國始附夷勢而得成固可責結鄰怨而求成亦可責

救于如楚

暨齊平

侵齊

及齊平

望國結夷而得成：所以示之也

救于如楚 暨齊平

鄭輸平 宋楚平 暨齊平 及齊平

不可回者分罪之輕重只將平字四者挑出輕重為是蓋言平本

聖國可貴而所平者則又如此是不足貴矣輕重之義慨自狐壤見苗

每為戰回國之怨深矣一旦鄭輸平於魯宋及平於楚解紛息爭

誠為可善何罪之蓋義勝怨者吉怨勝義者凶義利之辨也善

則稱君過則已君臣之禮也今魯鄭為平而於許鄆防之利則徇利忘

義矣宋楚為平出於子及華元之專則以臣托君矣苟徒取其平則義

利之辨君臣之禮不幾於泯乎聖人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或稱輸或

稱人以貶之使人知平雖可貴而結之賄賂枉之以臣下則不可也又看慶封

被仇國夏屢伐二國之怨舊矣一旦昭公暨齊平定公及齊平和難什

怨誠為可貴何罪之蓋覆戎狄懲制舒中國之所以待莠也殷相聘

世相朝上國之所以事大也今昭公結吳婚附荆楚而扶齊得平則

以夏通莠矣定公今日侵明日伐而求齊結平則以小凌大矣苟但

取其平則莠夏之防交鄰之道不幾於廢乎聖人用夏變莠以事

大或稱暨或稱及以貶之使人知平雖可貴而附莠以得之侵大以求之

則不可也

內外相結成而各有其罪春秋權重輕而皆致其貶之也

楚人侵鄭 暨齊平

棄莠而結成者春秋因着其美附莠而得成者春秋特着其罪

盟于貫 暨齊平

周官有盟載之掌盟雖春秋所惡而于貫則可于周禮有調人之職

平雖聖人所貴而暨平則可罪

伯主結遠以謀外春秋特善之望國附莠而得平春秋特罪之

會說 執陳於徵師 公子番奔鄭 楚滅陳 放越于越

宋楚平 暨齊平 書臣夏夏

輸平 暨齊平

紀內外結成有所以異又利之所而致

書者有所以並華夷之而致責者

季子歸 會于魏
親之能本於尊賢者有以保其國
親之本於尊賢者無以保其國

去中二股亦全事實摠起中以招陳侯分書法摠束公子招馮惡
出會諸侯之說不能援之嫡家安靖國家而逢君之惡戕殺世子偃
師以致楚人執于徵師出公子晉國被滅身被放宗社覆沒豈不失
忠愛之道乎陳侯哀寵指太過使會諸侯于魏不能擇賢加寵
表儀公族而徇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致于偃歸蒙執公子晉奔國已
亡家已敗愛弟被放豈不失親之道乎
依傳語起中以招與陳侯分作百以作十

季子歸 會于魏

得親之本以安國者可予失親之道以貽禍者可訖

蒐于紅
紅在魏也蒐于紅之蒐是蒐于紅也蒐于紅之蒐是蒐于紅也蒐于紅之蒐是蒐于紅也

三阪作遠天時易地利臣有專行之惡君昧復霜之戒是悖人理有
以君臣對作君邊就番三事對者

春秋直罪望國之講武以其遠天時易地利而悖人理焉
直紀論臣講武之非所以

春秋于望國講武有備責夫臣者有因責夫君者

陳災

即春秋紀七國之災見聖人公天下之憂心也

滅陳 叔弓會楚

即春秋因事而紀七國之文見聖人為公而示存國之意

叔弓會陳 叔鞅如京

以陳災傳會王室亂傳作楚既滅陳夷于厲縣使穿封成為公必死赴
告者聖人因叔弓之言而書陳災蓋其滅國絕世以堯舜三代公

天下之心為心異于孤秦嚴侯置守欽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

天德也周景王崩有尹單猛朝之變周無赴告者聖人因叔鞅之

言而書王室亂蓋禪與賢繼子與燕二帝三王傳天下之道為道而歆

此題存封國存王室是本意而用矣
下家天下亦在陳定王室亂內意蓋其
悖陳者先王之封國也見滅于楚然
而世係未絕絕緒化存陳之國誰得而
滅之故因叔弓之言而詳其事以見
意也絕世也世也國也公天下之文
也而見字顯天下之大本公在至聖
庶孽名分素明民志已定君之
位誰得而亂之故因叔鞅如京而
詳其事以見意也重情重道也
三家天下之意也
國與而其事有公天下之意有王室之憂

以達郎為權名尊為大者所以公天下家天下也

春秋因變而紀事有示帝王之心者有示帝王之道者

○三鄉伐言

自作而言則地皆三家之士民皆三家之兵故各將所屬而公室無與自
舍而言則季氏中分其六家各有一故身為主將而二子為副雖有作
舍而皆三家之衆但昔屬於公而今屬於私耳昔均於衆而今厚於季
取夫兵權有國之司命三家之專看是可乎哉威福人臣之大戒季氏
之獨專若是可乎哉春秋于此而書三鄉並將三家之罪無所逃矣

春秋詳列鄉並將之實而看列鄉專兵之罪也

三軍 中軍 伐言

以作為三家之專舍為季氏之專以伐言三鄉並將應你季氏主特應舍

全軍作是三家之專舍為季氏之專平起然後以伐言事番斷現伐言
之後而三鄉並將則三家之專可知矣季氏身為主將而二子為副則

季氏獨專又可見矣春秋書三鄉並將所以看三家專兵之罪也

春秋原列鄉變兵制之實而看列鄉專兵權之罪

中軍 伐言

上用古者之制地皆公家之士曰句今舍中軍季氏擇其二家有一

其一而公室微弱矣專兵之罪豈能遁哉下用古者之制將歸于朝

曰句今而伐言季孫身為主將二子各率一軍而兵柄散主矣專兵

之迹不亦顯哉

兵制變春秋着大夫專兵之罪兵事奉春秋顯大夫專兵之迹

三軍 救台 中軍 伐言

兼比三軍作而舊法廢遂啓專兵之合中軍舍而舊額尚存實肆

專兵之私

即兵始變而舊法不廢見其禍之端即兵變而舊額尚存見其惡之極

作三軍宿八鄉蓋仲連伐都至後
會中軍 伐言
兵制始變而內鄉各將見兵之屬公私
兵制再變而內鄉各將見專之何乎曰

葉疾圍蔡

傳發殺般意而子圍未之及倘如此出則先叙圍蔡事而後以不能討般而款晉其國為昧大義又用詐謀而執殺其君以基大亂二意分作

會說 會申 圍蔡

上三收換澶淵亦可

春秋深着外夷之虐其國以其心之貪而謀之詐也

陳 圍蔡

因討逆而取其國者春秋減其罪假討逆而首其國者春秋深惡其非

圍蔡

外夷假義以取國春秋深着其惡嗣君全義以守國春秋特着其善

比蒲

振旅闕：炫耀乎根牟商衛之墟持獸置：彷彿乎車攻吉日之盛

以侯國之卑而僭天子之制則越禮明大分者果如是耶借曰周公

受賜郊禘可行此又何忌也魯不思成王過宓己為非禮况大夫而

因以行哉有三年之感而不廢一日之蒐則忘本重大倫者果如是

耶借曰伯禽服喪出征徐戎此亦何過也曾不思門庭大寇可以

從權乃無事而不知避哉主臣說

春秋于望國之講武既責其越大礼尤責其忘大本

厥慙

心力二字據事實說起講俱以盟危澶淵番作韓起既憂之狐父

又請之志固無弗同也兵不足以結陳將不足以禦侮勢則有弗獲也心

款救蔡矣如難濟何故不能保蔡而奠之漢之北心款攘楚矣如難克

入滑敗者 比蒲
上主晉襄公晉文之變下主李氏抑情
而後權定伯為墨親及情而徇常
其再武見其忘君

何故不能挫楚而驅之江之南是非之心已形非能救而不敵者之
不智也惻隱之心已著非當救而不為者之不仁也經故列國依
序異于盟扈之略大夫不貶異于澶淵之詞明義利審重輕以怒
待人而不求其備也上加城蔡圍蔡大意亦同

伯主心歎恤事而力有弗加春秋所以怒其罪也于伯主也十之其待以怒而不求其備也

○盟扈 澶淵 厥怒三國以信末明義利審重輕以怒待人而不求其備也

主三國作再出上二股為一股不仁不智春秋明義利審重輕說收下

股番上不仁不智對講春秋以怒待人而不求其備收上不序諸侯人大

夫而諸魯下及之上下俱用心力二字貫

力足討罪而不為者春秋責之嚴心歎恤事而不能者春秋待之怒

○盟扈 澶淵

講信而忘義利之分者春秋伏之講好而失重輕之別者春秋刺之焉其不智

盟扈 厥怒

謀歎討罪而但于利者春秋責之嚴心歎恤事而歎于力者春秋待之怒

次滑 厥怒

上既昧于謙之利用亦昧於師之左次下既異於扈之不仁亦異於

澶淵之不智

恤事而不勇于義者春秋明其有畏恤事而不足於力者春秋明其無惡

○耳聾救邢 厥怒

春秋于恤事力有餘而心不足者訖之心有在而力不能者如心之力能恤事而心不足者訖之心有在而力不能者如心之

四國侵鄭 厥怒

力能制敵而理不足者可訖心歎恤事而力不能者可怒

厥怒 黃父

恤事而力不能為者春秋待之怒勤王而分所當為者春秋待之正

力能恤事而心不足者訖之心有在而力不能者如心之

楚丘 厥勳

楚丘高以有教者：畧其功也。楚丘高弗克者：恕其罪。

厥勳 台陵侵

上無盟危澶淵之惡下異齊桓晉文之師

有悔患之心而歎于小者春秋恕其罪有攘夷之勢而阻于利者春秋陋其事

厥勳 相舉

有悔患之心而無功者春秋恕其罪無悔患之心而有功者春秋予其事

滅蔡執有歸

國滅以歸者不言執舉有兩國滅者也而不言執也世有國必執世子或有不執世子者世稱世子

於是書下意但二書法耳

有主楚對者不從蓋本傳只為世子發也須以楚滅蔡殺般講起中以世子分作書法各收既書滅又書執者見其不屈于敵也世子繼世

有國之稱必於此稱蔡有者見其不亡于親也忠孝貫除滅蔡

意同

春秋嘉儲君有守國之節有抗仇之義

滅蔡執有入邾益來 入曹陽歸

被患而守節者春秋特致其于被患而失節者春秋各致其責

晉伐鮮虞

以信義立說當夏遭雷之時不能安夏亦已矣何至戕夏乎當

夷暴之秋不能攘夷亦已矣何致效夷乎假道入昔陽而失邦

交之信習楚誘陳誘般之故智也無故伐鮮虞有棄恤小之

義端楚滅陳滅蔡之遺惡也小股講不可大分末收援本塞

源意

伯國籠遠而效夫夷春秋懲惡而苛之夷

滅下陽 執虞公 晉伐鮮虞

主傳為是上以師其人稱之用虞公貪利惡有所分而責之輕下狄晉

必有利保國之道虞公貪利惡有所分而責之輕下狄晉

是晉滅下狄之故也

見晉效楚行詐而責之嚴上惡有所分雖非本傳然玩下陽執虞公

重故主此無害若以挾已詐效夷詐分罪有輕重在竟有弊中

重故主此無害若以挾已詐效夷詐分罪有輕重在竟有弊中

重故主此無害若以挾已詐效夷詐分罪有輕重在竟有弊中

重故主此無害若以挾已詐效夷詐分罪有輕重在竟有弊中

重故主此無害若以挾已詐效夷詐分罪有輕重在竟有弊中

重故主此無害若以挾已詐效夷詐分罪有輕重在竟有弊中

加滅陳蔡同

春秋于伯國用詐以虐小有因事而責之輕有因事而責之重

因之負而併之者主負之輕
縱其之實而劫之者主負之重

執靈公伐鮮虞

上靈下晉上蔡義利下蔡信義上詳詞下略

詞貪利害險以取禍者責重
言失信義以虐人有責之義

蔡義利以取禍者春秋詳詞以責之葉信義以肆禍者春秋略詞以狄之

滅陳蔡一厥勑心伐鮮虞

伯主既不能却夷橫以恤夫人復不當效夷行以虐夫人

滅陳蔡伐鮮虞

本與前同或故竊傳意上楚下晉對

伯主既縱夷以虐夏復效夷而略遠春秋所以狄之也

厥勑伐鮮虞

上以盟危溷泚設難見所以恕之者非有不仁不智之罪也下以下

陽靈公設難見所以狄之者以其棄義失信之罪也

恤事而數下力者春秋待之如肆暴而效夫夷者春秋責之嚴

叔弓圍費

以恕字包傳而不忠於禮處置作違法于而不則無君而人之知者君夫不則則臣
費之叛宋臣之損其甚也而不如其效也也之鄭大宋之奉此反弱也而不知其弱
而人亦在臣也

依傳語意渾作而物倒三書法謂不書內叛示以反求諸已之道以

見季氏叛君則亦不得以叛而名前也特書圍費者其君弱臣

強之實以見季氏死君亦宜南蒯之及此也是多主分作者以大夫

弱也以上傳貼在書圍費內語不云乎以下傳貼在不書叛內其

不書叛者何蓋所惡于上母以事上所惡于上母以事下如也彼自兩

鬼之專行每以不忠事其君及新政之得志多行無礼于其臣則夫

南蒯之內叛家臣之效尤着仇讎然者不亦宜乎噫出乎爾者反乎

爾者也季氏于此亦可以自省矣終不書叛使反諸已以為事上使

下者法焉其書圍者何蓋本強則幹弱弱重則身輕勢也彼自

費邑請城之後南氏有跋扈之機武子棄政之餘季氏成不悻之勢于焉命止卿為主將率大眾以環城若敵國然者尚誰對乎噫政建于大夫曰世希不失也季氏于此亦可謂明驗矣經故書圍以著其實以為有國有家者戒焉

春秋紀大夫討強之實而示大夫反己之道

伐言

事上不忠

愬奔

使下不禮

圍費

季平子之不禮于南蒯與公子慙謀季氏慙以告公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慙逐及郊聞費叛遂奔齊上以不忠不禮講下

就以此番對轉語宜云夫其不忠固足以陪家臣效尤之心而其不禮則反足以速其背叛之謀也繳同單題前說

大夫失正己之道而納陪臣之侮春秋隱顯其詞以示責也

紀內臣之為事上使之道焉

伐言

愬奔

即列卿專兵見強臣事上之不忠即貴戚去國見強臣使下之非禮

城費

圍費

魯襄用人以世故啓季宿之專意如行己不愬故陪南蒯之叛

春秋始紀大夫國私邑而示世官之非終紀大夫討叛邑而示反己之義

舍中軍

圍費

以不忠不禮對上專權紊綱

大夫卑公室春秋微詞以著其罪大夫討私邑春秋略詞以著其罪

圍棘

圍費

上不仁以兵甲稅前講下不愬以作三軍舍中軍講

國君討內叛春秋託無以服乎民大夫討內叛春秋託無以取乎臣

比自晉歸楚

起畢正講只是罪比不明君臣之義經權失宜分比俱在不明義內

舍中軍 愬奔

上高三節伐言作重意同上若忠若此皆是不忠各服作台要點使家臣若此必重如意如於惠也今在差於下者事其上若忠也若不忠也若不忠比無若法
強臣不忠於君國可無禮於臣亦可凡
○口費 墮費
三言而終身行之用我期月可
私邑強田大夫己之不知借邑事
見聖人為國之以禮

以理言之比雖為晉之羈旅而實楚人之亡人君未嘗甚錮如晉之于
棄盈比未嘗自絕如子鯁之于衛則君臣之分統在誠無取國之
理也比能效此不立若國有所歸為子臧救時善矣乃休利忘義而
不能守經所謂守經事而不知其宜也此勢言之比雖當次及之序而
棄疾亦若舉少之常棄疾有五利非若惠懷之無親而比具五難
六事非若晉文之多助則利害之迹可見誠無得國之勢也比能為社稷
鎮使亂不自已如子文子西可矣乃脅勢忘守而不能從權所謂遭變
命事而不知其權也使其君師潰于訾梁身寓於棘里而縊於申亥被
棄於大惡敵辭而不可得矣豈非不明君臣之義乎

比歸

春秋于外臣之復國而罪其經權之皆失也

子比者楚愛之弟棄疾之兄始因邲款蒙楚愛之執而避難以出奔
繼因覲後假棄疾之命而見君以歸國

盈奔 鯁奔 比奔

春秋紀去國之臣有大分已絕者有大分未絕者

商任 沙隨

鯁奔 作中當從身再血此之類題不當見之

因傳作比可晉侯于盈有股肱之固不可錮也况先世又有保國之功乎
衛侯於鯁有手足之義不可薄也况當時又有復國之功乎如此對整
或歎下股主取鯁於本傳合於鯁奔傳亦合意差優

錮臣而薄于目者春秋記之蓋君而合于義者春秋取之

商任 沙隨 鯁奔 比奔 比歸

主帶傳帶比收三傳意為是

義者春秋之事而責其君義未絕者春秋因事而責其臣

比奔

況葉疾又有五事之利乎晉之有股肱之恩况葉氏又有累世之勳乎比之于虞有君臣之義

況葉疾又有五事之利乎

伯主講好而絕君臣之義固可責若臣歸國而絕君臣之義亦可責

執曹歸京

伯執君而易為事之大小可知使子臧昧焉以從權為事則其後比之

子比同一律矣而臧也不然守節之言凜乎其不可犯奔宋之行確乎

其不可易身非老壽之世而有巢由之風其賢于人遠矣有君而

立君變之大小可知使子比堅然以守經為心則與前者之子臧同一美

美而比也不然脅于勢而忘其平生之守林于利而忘乎君臣之義身

無湯武之德而代桀紂之位其罪豈可道乎加以奔上下宜用經權發

處大事而善于守經者可予遭大變而失于行權者可罪

于威 商任 沙隨

轉奔 比奔 比歸

上子臧不取乎為諸侯是處變而知權也晉之錮盈不以為臣轉之去

衛不以為君則其義已絕矣故春秋各示其意下子比見脅于棄

疾是處變而不知權也楚未錮比以為臣比未脅楚徒以為君則其

義未絕也故春秋深著其罪

春秋之紀貴戚有節之全而義絕者有節之失而義虧者

○會平丘

細玩當王服式失道上說近多主啓式晉式分者姑從之盟宋會魏

楚專禮樂之權縣陳滅蔡又振征伐之柄外橫如此晉之君臣當陳

善修德以待之可也方將宮室臺榭是崇是飾安得不啓人心之

或哉若曰表裏山河足以壯國威也豈知茅茨不剪者有以致四方之

批曹商任沙隨轉奔比奔丹
當比為主君放最後頭作可也

風動耶燕礼有言大國懷代具之志于陳有會友邦存外伺之心
晉之君臣當固本安民以養之可也故欲示威徵會耀以兵車安得
以輯人心之同故若曰威揚于外足以震列國也豈知兵車不以者
有以成一匡之功業耶 伯主稱威服式所以深惡之也夫惟德可以服人也示威于兵而晉之為伯和
矣欲深矣 此題意當深作爲混成

春秋紀伯主矜魯式之威而看伯主失服式之道

叔弓如晉

會平丘

兼善君臣上晉平初下晉昭叔向于宋晉申用之於上公陳因之於下上不能復悼公之
業下不能整晉平之業

外橫如此吾意晉之君臣以德修國政以礼格君心復悼公之業
若弗暇也不尚謬成虎祁之功大厘叔弓之賀何或乎諸侯之解休
齊景之代具故噫桀有瓊宮成湯放之紂有鹿臺天下叛之晉何
不鑒此取內式如此吾意晉招君臣招携以礼懷遠以德矯平公
之失犹弗逮也不圖會十八國于平丘耀曰千乘于邾南何以弭諸
侯之有間齊人之拒會故噫文有德教崇人降之桓無兵車天下

一匡昭何不鑒此耶

春秋惡伯國既不當崇侈以啓式尤不當矜威以魯式

于宋

于魏

于申

滅賴一如晉平丘

事作為是不出會陳無內式意有主滅賴以上為外強作頭下以崇
侈矜威分作者 晉平丘

伯主當敵國外患之時失固國禦患之道春秋深惡之也

于宋

于魏

于申

滅賴

如晉會陳

平丘 晉昭叔向

于陳之會魯宋鄭衛之大夫也同廁其間而自往會楚則人心之式可
知矣式敵大對滅賴以上外強也如晉賀虎祁之成崇侈也會陳內式也
平丘耀甲軍之盛示威也加傳收書法於後

伯國當外強而崇夫侯及內式而脅以威春秋深惡之也

于宋

于魏

于申

滅賴

如晉會陳

會陳

滅蔡

平丘 晉昭叔向

外勢始橫伯國崇修以啓武固可畏外勢益橫伯國示威以要武尤可畏

蕭魚

平丘

弘順利也主慎公能修文業之業用知董在內乃能復悼公之業用知

主安攘說再出善比各以君臣入講

復伯者推誠以服武春秋深美之世伯者矜威以脅武春秋深惡之

○伐鄭盟戲

伐鄭

伐鄭

蕭魚

如晉

平丘

君臣交修有以致伯業之盛君臣交肆有以致伯業之衰

○楚鄭侵宋

楚鄭伐宋

鷄澤

蕭魚

宋

說申

臧賴

如晉

平丘

各以君臣講上生于夏患得安攘之道下忘于安樂失安攘之道

夷勢始橫伯主魯內而服外可于夷勢繼橫伯主縱外而威內可記

築郎

南門

武宮

臺圃

如晉

會陳

皆用之

皆用之也意要相貫下云主上平丘一也

春秋每謹望國丹後以重民力深責伯國崇修以失人心

清丘

平丘

春秋既訖伯主失信而講禦外之謀復訖伯主矜威而失服武之道

圍費

平丘

大夫用衆以討叛春秋致其友諸已伯主持衆以脅武春秋致其安諸道

盟平丘

事實拙起以二書法分作王室所當尊肆外夷所當攘斥今刘文公矣

子之元老要之高軟盟楚棄疾營之之變變懼之而要言既無尊周之

義又失禦外之謀其視桓之謹分文之性楚大不作矣春秋致謹于夷

夏君臣也曾是以為可乎特書同以罪之諸侯所當綏懷兄弟所當

親睦今俱列國之有武也則迫之以威才所都言之妄訴也則辭魯以

無勤既昧邦交之道又薄骨肉之目其視桓之定倫悼之推誠大

相遠美春秋禮義之大宗也曾是以為善乎特繫詞以惡之有主摠

叙以五德渾作在前而以書法分束於末兩存其破

重有也平丘所以全為事上楚共之也
晉之君臣安於不競豈能修文業之業
百博以知聖不然也楚東在位是橫
便晉之君臣憤然自強豈不足以後悼
公之業乎平丘不能也惟平丘平丘
立順利主安攘說
貞伐下伐宋伐下貞直人宋會平丘
竟同前

重有也平丘所以全為事上楚共之也
晉之君臣安於不競豈能修文業之業
百博以知聖不然也楚東在位是橫
便晉之君臣憤然自強豈不足以後悼
公之業乎平丘不能也惟平丘平丘
立順利主安攘說
貞伐下伐宋伐下貞直人宋會平丘
竟同前

春秋示伯信之惡有特詞以惡之者有繁詞以惡之者伯信之同而繁詞以惡其終
伯主講信而兼其夫惡春秋立詞而深致其貶所以惡之也晉內也

○平丘 平丘

平丘在魯國之東也

同軍作好有主合二傳書法如傳分東上下俱以救向之言起會以晉悼公

盟以齊桓公何惡之蓋方楚人之暴橫也晉推免祈之是成及諸侯

之皆或也晉推桓南之是治宮室臺榭以為崇飾既有以惑人心

之叛于女甲冑以為振耀亦何以強人心之後制治未亂保邦未危者果

如是乎盟何惡之蓋列之天子之元老以諸侯要之而歃盟楚棄疾

篡立之害夷以中國懼之而結盟信夷狄之詐而絕兄弟之歡矜兵

甲之威而肆脅持之術主盟中國奉承齊犧者可謂不重復亦可

春秋紀信好繁詞以惡競力脅內之罪同詞以看清分懼外之罪

○于蒲 盟晉上 盟葵丘 會蕭魚 盟平丘

加盟宋為爭約而不越亦可加會平丘亦同

信好迭講而各有一善者可于信好特講而兼有衆惡者可貶

○于蒲 晉上 葵丘 蕭魚

伯主講信而各有其善春秋特書而皆著其美

於善信有美其近而明又近倫者有美其明聖而推誠服者

○公不與盟

平丘之不與盟以為大耻而春秋之不諱者何蓋以平丘之盟言之使

其事之善歟則魯不與為自絕如鄭伯之于首止耻矣今而不諱之惡

其焉乃以一拒之故得免同惡之辜豈不深可幸耶後有拒平丘之盟

數諸侯之罪而公之姓名爵秩缺載書其善與惡當亦有所

別矣又以昭之見拒言之使其理之曲歟則晉討之為有辭如宣公

之于黑壤耻矣今而自反之理縮焉乃以不共之故恐以二憂之言豈

其所自致耶後有因平丘之事求魯人之實而公之身行已皎如日

○盟葵丘 盟平丘

信其善而備其不美者可不信其善而備其不美者可不

星其曲直直蓋必有所辨矣此所以直書而不諱也

春秋不諱望國之見指以其無與于惡而無歎于義也

平丘 平丘 不與盟

今主平丘戰於此

總叙分作且詞亦久耳出各大開講勇勢強盛人心瓦解此正君子
恐懼之時也晉也德則不競惟力是尚矜兵甲之威而肆脅持濟至
朝之老而揣勇伏何嘗有禮義忠信誠慤之心行于其間哉噫五
者或有其一猶為不可而况兼而有之者乎春秋再言平丘以惡之者
如此一德不修立惡既着此正君子不入之時也魯也遭晉見拒請
君無勤慢王懼楚而惡不能汚矜威肆術而已無所况何嘗有皆仁
棄禮不忠之咎少歎于其心哉噫五者不與其一猶為可幸而况皆無所
與者乎春秋直書公不與盟以幸之者如此

盟平丘 公不與盟

講信而兼有其惡者春秋繁詞以示貶見拒而不與于惡者春秋直詞以示義

沙隨不見 平丘不與

合二傳看分作為是沙隨不魯人皆以公不與為辱不知事無歎者
不見亦謀彼申宮敵備固守而行是直在魯矣而晉乃所宣伯
之譖曰待于壞潰以待勝者遂以辭魯焉則晉曲甚矣故不諱以示
守身應物之法焉平丘之盟人皆以公不與為辱不知事有惡者不
與為幸彼續分撰外矜威脅內是惡在晉矣而魯徒以邪言之訴
曰我之不與魯故之以遂拒於晉焉則魯幸甚矣故不諱以示立身
行己之道焉

見拒而曲在于人春秋不以為歎見外而惡免于己春秋直以為幸

執意如

特傳內義利事實辨明然後斷之見其不明季氏不忠之罪仗義執
言而討強家之惡乃以邾言不共之辭辭君執臣而問魯國之罪
則非伯討矣 依傳滾作思季氏貪得重言於魯不強逼無君其罪則大不討不忠而討知言不共之
故是利而不以文故特入

伯主討罪以利不以義春秋深罪其偷也 伯討之非以其昧久而貪利也

取鄆 彊鄆 中軍 伐莒 執奔 圍費 平丘 平丘 不共 執言如

後伐莒截双起番斷為是上季孫之罪在于無君而不在于魯小鄆鄆
之故出于季氏而不出于昭公下不完南蒯子仲奔叛之因乃辭以問
以二寡之語則是因討于季氏而為罪乎昭公不按邾言所所有無
之狀乃執以朝夕伐我之言則是不討其無君而反討其雲小故春秋
于是執而稱人罪其非伯討也

春秋原望國之罪有所在而責伯國之討失其宜 下志言其為伯國之討

取鄆 彊鄆 舍中軍 伐莒 執言如

意同前但主季氏說見季氏之罪無君為重而雲小為輕晉人之執

徒以邾言之言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是舍大而問小徇利而棄義也

春秋原內臣具可討之罪而責伯主失致討之宜

取鄆 伐莒 侵祥 公不共 執言如 禮節伐莒季氏之志與邾通而魯不討其罪是魯不執言也

此又主今魯言與邾通至不責其無君臣之義也一節傳意

望國之處小也其罪有所在伯國之討內也其情出于私

平丘 平丘 公不共 執言如

伯主合衆而殺夫威春秋重賤之辱內而志于利春秋深惡之

盟平丘 執言如

伯事奉而大惡具春秋之所惡伯討行而大義虧春秋之所記

公不共 執言如

禮節舍中軍 伐莒 執言如

此事主季氏不意君上見意如之罪雖多而不在君之

而不在伐莒是意如之罪雖多而不在君之

罪尤大下見晉人之討不責先君而責意如

其貨財是晉難可討而討之乃其初也

原大夫可討之罪而責伯主失致討之宜

禮節舍中軍 伐莒 侵祥 執言如

上見魯國之罪在君不在君季氏之罪在

無君而不責其財下見晉討魯而

因臣而反其君也意如之罪責其

化財財而不責其無君文格之既項

上不自討收斂人必在公出

禮節舍中軍 伐莒 執言如

伯主合衆而殺夫威春秋重賤之辱內而志于利春秋深惡之

盟平丘 執言如

伯事奉而大惡具春秋之所惡伯討行而大義虧春秋之所記

公不共 執言如

○會正 批意如
伯主服人之道亦主後人亦不可

望國見拒而理直春秋幸之伯國討罪而義虧春秋罪之

盧吳歸 有主後亦可收者

諸侯大重書法繳束兵問語本傳不合再出作聖人意重非是責諸

侯宜直以周建之意起以陳蔡分土列爵楚虞不得滅棄疾不得封

散對滅而諸侯不能救封而諸侯不能與輕挑是以春秋制諸夏而

壞封建之法轉云聖人至是傷之深惧之甚故盧吳皆亡世子也而特

稱曰侯皆失其土地矣而特書曰歸其諸二國爵土之正位其所固有

國其所宜歸焉陳蔡昔皆滅矣而不言復歸則為有奉矣而不

言自楚其諸以抑夷狄廢置之權非虞之得滅亦非棄疾之得封焉其

義蓋欲建萬國而親諸侯以示天下之公與滅國絕世以存天下之

治異乎括四海以自制私一人自奉者矣經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法不亦

深切著明也故如此主禮或欲以封建不可廢不可專立骨書法如

傳各相聯諸侯不能救不能與各點輕講餘傳意皆畧如前大

要皆天子之事公天下之心為心二句大開作亦似有見兩存之

春秋筆削諸侯復國之詞所以示天下為公之義也 現至人亦二君之文可知其公天下之意

春秋于諸侯復國既示封建之不可廢尤示封建之不可括

滅陳蔡 盧吳歸 按序而分之則可

作意皆同單但封滅更發得明不為美其重諸侯者非

諸侯廢置而制于外夷之私春秋筆削以存夫封建之義 外夷廢置諸侯何能封建之
公筆削其初以亦也

○初稅畝 盧吳歸

子庶民也懷諸侯也

春秋託望國變法而示井田之不可廢抑外夷制夏而示封建之不可壞

意如至

即內臣之復其國見伯臣之放于利也 伯臣利而什內臣以之也

執意如 意如至

分作二部言之訴下惠伯之私執是責其利於已然歸是與其利于將
然傳內為弟執親為其訴而執意如也自是而後傳作結

伯主始以利而討內臣固可託維以利而什內臣亦可託

會平丘一執意如

亦有會平丘同見得伯者之平諸侯亦道之而勢不巨與也晉股之全諸侯與以通乎法特也
至之會而自見矣伯者之威乎諸侯以之而利此也高也晉股之齊竟如果必乎法而意如之

平丘之會將以合諸侯使得其道則何不可乃始以邪言之訴而執意

如維惠伯之私而歸之是喜怒皆以利廢勸沮皆以利行違道甚矣

諸侯其能復合哉故于是會而深加貶斥者如此

伯主以威合諸侯而以利終之春秋深致其貶也

會平丘 盟平丘一執意如 意如至

王比意高可從會由叔向示威之言盟由叔向示衆之策執由邪言而

故不共之譜歸由惠伯所命能具之說

信好講而具夫惡春秋貶之操縱行而貪夫利春秋罪之不伯主有責人而專於威者有
責待人而專於利者

會平丘 執意如 意如至 白陵侵

白陵侵 是諸侯不合下是晉日蓋表外推內報皆要見去會平丘為法下侵字是法

平丘之會因諸侯之或示威以脅從也列子之至臣宥臨十二國之諸侯

咸集使其不要諸利吾見義聲一振掉公之業復矣何始執意如以邪

言之訴終什意如因惠伯之請喜怒皆以利發勸沮皆以利行人心安得

而不叛哉故平丘之會深加貶斥者以此白陵之會因蔡侯之請用定謀

而出伐也天子之元老在焉諸侯之甲兵會焉使其奮義而往吾見所

向無前桓文之功徧矣何或苟寅之邪說以辭蔡憾蔡貨之不入而

班師內以利不能安外以利不能根伯業安得而不備哉故召陵之役書

侵以陋之以此

好始講而以利勸沮者深可貶好維講而以利陪安攘者深可陋

會平丘 執意如 意如至 郭陵 召陵侵 沙成 晉陽 朝歌

春秋始貶伯主徇利而致人心之久叛終陋伯國之徇利而致伯業之益衰

取鄆 疆鄆 伐魯 貼執邊作 楚圍蔡 一厥勅 滅蔡 貼邊作 會平丘 執意如音聲

書法在平丘一敗如傳意收

春秋原伯主之討罪什刑均無其實責伯主之討罪什刑徒徇夫利

會平丘 召陵侵楚

主會上救向下苟實以矜威貪利講是

合內而脅以威者春秋深惡之根外而沮于利者春秋深陋之

去疾 戰紀 執意如 主桓公之於衛下主意如之於魯正一也

魯桓不以交戰之怨而往莒衛道是不以私怨而廢常禮也意如于魯

怨其見訴之故而不往莒去疾是敢以私怨而廢常禮也

怨不廢禮者國君之公然百廢禮者強臣之私

○伐晉 大蒐 執意如 意如至 以尊法字為骨皆曰中下之合中軍伐晉意如至同主也

伐晉取鄆而君命之不請大蒐比蒲而君喪之不顧勇不中節所謂無

禮而亂者也夫禮者待人之本雖微弱仇讐猶不可棄而况于事君交鄰

哉噫文子相三君而尺其意君子賢之何意如之不嗣也邾嘗有不供之

訴而蒙幕見囚叔魚有除館之告而恐懼逃歸法不中節所謂無

禮而意者也夫禮者守身之幹雖造次鎮沛猶不可違而况于見執

盟主哉意如孫討當見討而不辭難敵國敬之何意如之不

類哉

春秋于內臣有訛其過于勇者有訛其過于怯者

如晉復 舍中軍 伐晉 意如至

君無禮而進退失其宜者固可訛臣無禮而勇怯失其宜亦可訛

盟宿 滕朝如晉 在楚 中軍 伐晉 執意如 意如至

以滕侯卒晉子卒兩傳作也

首魚此良霄于申平二地如至
伐晉伐邾 郭 陸
伯主推厥以威之之以美何利以晉之
之所心

春秋有罪內君交鄰謹慢之天宜者有罪內臣待人勇怯之失節者

合中軍 意如至

大夫專國政見其事君之無礼大夫免伯討見其立身之無礼

疆郟 伐莒 執意如 意如至

春秋記大夫始怒小國而傷于勇繼屈大國而傷于怯

去樂卒事

觀夫子之語曾子者則知祭而無去樂之礼今而去樂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故去樂者所以全隱恤之意于大臣也現衛之私抑在者則知祭而無以聞之礼今而卒事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徹故卒事者所以示誠敬之心于宗廟也可謂一舉而兩得矣春秋紀礼之變而書之亦與之也

春秋特紀望國祀礼之變以其得待臣之道奉先之宜也

公即位 文 去樂卒事

上下兩緣

望國善處祀事之變春秋因祀紀事之變
春秋于望國有嗣位合礼而特誌其變者有舉祀合礼而特誌其變者
猶繹去籥 去樂卒事

要見繹是賓尸可以已者而不已失寵遇大臣之礼有事是大祭最難處者而欲處為得敬先待臣之道

失祀事之常者春秋著其非得祀礼之變者春秋著其宜

侵齊乃還 去樂卒事

上既得恤喪之仁又得專制之義下既得敬祖之宜又得待臣之礼
軍礼遇變而行之兩尽其道者固可嘉吉礼遇變而行之兩尽其情者亦可嘉

朝吳奔

卷之五十五

抑起二意分作棄疾賢朝吳可謂知所信矣乃或於秦必連飛之
諸而使無極得以此害之所謂慳悌君子無信說言者何有焉意為國
有九經而尊賢為上勸賢有四事而去說為首人君而弱于說說亦
何所不至哉入郢之禍實兆于此平固無以保其國矣故志朝吳出
奔以罪楚朝吳居舊國可謂得所依矣乃或于下位為辱之誘
而使無極得以此害之所謂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者何有焉噫志于
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勳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人
臣而志于富貴亦何所不至哉奔鄭之行殆將誰護吳固有以取
其辱矣

春秋紀去國者外夷有信說之失託賢臣無杜說之智

臧蔡 盧歸 吳奔

抑叙見朝吳憫蔡之亡能從棄疾以復舊封可謂忠所事矣而不

能杜無極以至手出奔如保身不知何收特書出奔書法棄疾
知吳之賢使輔蔡侯而居舊國可謂知所信矣而不能去無極之
說以致其出奔如任賢勿二何收志朝吳出奔書法

盧歸 吳奔

玩傳當主楚重為是以為國有九經二句打開分點亦有專主吳

者兩存之

大夫始不忠以復國而外夷有信賢之善終不智以去國而外夷有信說之非
從事而復國見大夫之忠因說而去國見大夫之不智

臧蔡 盧歸 吳奔 入郢

或去臧蔡或加宋奔俱同宜兼朝吳棄疾合傳意作為是
上下始皆得以成功而終皆失以取禍春秋兩罪之也

蔡好 吳奔 入郢

即前題但首股奪事主楚意固前不
可意吳夫楚既滅蔡夫何復以復耶
朝其為也夫朝之蔡之也其從
存者謂蔡威而存能封之也
存者不知其志則朝人必不信
蔡亦論於亡國而已矣幸向者信
其志於同君使之居於同天然後蔡
侯存於蔡而莫安國家也復故業
焉意焉國有九境而子孫分上蔡
其善不為國者故然朝之既用其
員為出奔下耶無極也夫無極楚
之說人也其謂朝人君者朝之
而後逐之也使存者知其子孫則朝
不至而逐而楚固亦有尚哉耳
其說故朝使朝之既上而尚入
即同存速業為禍及國家幸境
功其有也向去說乃信存其
未知功者有歟
外其始信吳臣而成恤鄰之功終信
諒臣而致辱國之禍

蔡歸 吳奔 朱奔 入郢

春秋原賢臣忠能存國而失保身之智者外事用不擇人而致辱身之禍

臧蔡 廬歸 朱奔 入郢

不搭本收宜如此主大拒聯三題者俱無大異姑存以備覽耳

國有中心臣而後國之功大國有說臣而危國之禍深

朝吳奔 吳入郢 卡主楚文格交互作

如單以郢就作信說以危國事實然後說併傳數事亦宜帶講

春秋紀事有責不能杜說以危其身者有責不能遠說以危其國者

吳奔 朱奔 入郢

此宜主無極楚之說人至入郢之師北矣一節傳意作

即去國而見夷君有信說之非即入國而見夷君受信說之禍

僑奔 盟卷 吳奔 入郢

取傳奇直刺僂傳為偶

忠言見用而望國獲其安說言見信而夷國受其禍

荀吳伐鮮虞

正知兵敵指不納叛一而言決不可分之格要特君臣義夏字眼分意見凡冠在門庭則用兵禦之今雖慶不然晉亦可之固以其正也故免今之漢置作

用兵正所以無貶禦狄非所以無禳故平其詞然意重在用兵正而

無貶上不納叛臣就是用兵之正摠該上二句不可拆開審貼

伯臣畧遠而近正春秋平詞以承法紀之也

○臧甲氏

不晉伐鮮虞 國 荀吳伐鮮虞 正 設作如傳按叙各例要特用兵

舊多分三段近主對作亦可余種殘邑必欲剪滅其慘甚矣假道為

會肆行欺詐其行狄矣不收番上正兵加敵不戮一人則非殄滅之

意力能則進不納叛臣非為狄道之行書法收各比後

伯臣略遠而得失殊春秋之文而詳略異 伯主之畧遠因其得失而異其文也

晉伐鮮虞 荀吳伐鮮虞

詐兵效事而奈大防者春秋嚴也既正兵加敵而明大分者春秋免其貶

侵鄭伐鄭滅潞氏甲氏鮮虞鮮虞

以宣公楚伐鄭卻缺救鄭傳意與此作比

春秋屢貶外夷得復而往于其討罪之義屢貶伯主略遠而往怒其待敵之正

厥勲奇吳伐鮮虞

上心敵救蔡而力弗加則無不仁不智之失故諸國秩序而大夫不貶異

于盟虐淵澶之書法也下正兵加敵而不納叛臣則無用詐崇奸之失

故春秋稱其名氏異于潞甲鮮虞之書法也

恤患而歎于力者春秋恕其責略遠而近于道者春秋免其貶

楚誘戎蠻

楚得書爵以其討夷狄之亂棄不書名以其無弑逆之罪用誘般比問作

春秋紀事有所以免肆事者之罪有所以輕被患者之罪其罪于外夷之罪同類以而怒

誘蔡般誘戎蠻

輕也極叙而以肆事被患者分比開作

春秋紀強夷故小既謹內外之辨尤別輕重之非

公至自晉

加如晉內十五年事至此論年始歸

國危事仰而安受其辱春秋諱詞以深致其貶之也

會平公至自晉

楚在中華強暴甚矣始焉而主宋魏之會繼焉而肆陳蔡之威此王恐

俱省叙之時使其危能倚於法家拂士以德修國政其臣能急于責難

陳善以礼格君心內結夏盟外攘夷狄晉業自振矣今乃安于不競無

擯耻自強之志既崇侈以啟人心之惑復示威以脅人心之後曾謂晉

悼之安攘有如是哉魯之昭公困辱甚矣始朝于晉而有屢拒之辱

強伯者矣故林父士會稱師稱人責之嚴也陸渾之戎密邇王室難繼
之難處者也滅及于是則無歲膺戎狄別內外以靖王室者矣故荀吳
舉其名氏待之怒也

殄遠夷以強伯業者春秋責之嚴殄遠夷以靖王議者春秋待之怒

○荀吳伐鮮虞 滅陸渾之戎

卻鼓人之降以明君臣之義以此無貶則用兵禦敵之略咸見矣驅
王歲之戎以別夷夏之防以此無貶則窮兵于遠之罪可知矣

春秋怒伯臣之略外有以知其大倫者有以知其大分者

○伐山戎

滅陸渾

遠夷伐之無能為無關地較諸陸渾內平服遠人者要元首侯稱人遠夷之與國
此諸國土服遠以首強伯業矣首是平名氏

勤兵而略遠春秋之所記用兵以覆近春秋之所怒

○山戎

伐楚次 于師召陵 潞氏 甲氏 陸渾

上齊伐山戎勤兵遠略春秋記之伐楚之後修文告之詞結會盟之

札所謂修文德而不尚武功也故律以為美下晉滅甲潞強伯而遠

春秋記之陸渾之滅驅其種類請我王歲所謂膺戎狄以別內外也

故律以無貶

春秋始惡遠略而律取夫修內治者雖惡遠略而律恕夫請內患者

伐沈潰

滅陸渾

伯主討外春秋既平詞以示用兵之法伯夷殄夷春秋亦平詞以示用兵之義

遂會維戎盟于累 滅陸渾之戎

春秋紀外夷之居內者于望國交之則致其謹于伯臣攘之則免其貶

星孛于大辰

春秋紀天象變之著見王室紛爭之兆也

星孛大辰

星孛東方

春秋紀氣稷所指有着王室之兵禍者有着遠人之兵禍者

上書曰天象變之著見王室紛爭之兆也
然却數人請以明君臣之倫說者見其
又以行欺詐者昔秋之入稱國司比者
氏水重之也然免於則則用兵正者
可知下陸渾之戎以別內外之防視
彼國土服遠以首強伯不倫路甲潞
師稱人司比其各代此在之也然免
於則則免其此又者可知
畧遠而近於正者既恕之於善尚
合於上尚以亦恕之

戰于長岸

夫楚本非吳敵也今楚以子魚死戰雖能大破吳師而獲其乘舟吳以長鬣潛伏亦能大破楚師而取其余皇軍容角立兵勢頓頽其故何哉蓋為國以得賢為本勸賢以去讒賤貨為先楚平昧此曹無極諛人也乃寵之而盡國屈無策士也反棄之以資敵雖其土地之廣猶昔而所以富國強兵者誰耶人民之衆猶昔而所以折衝禦侮者誰耶故其戰勝諸侯者類挫無遺而其威服天下者削弱殆不至鷄父之敗柏舉之戰幾於不國矣書曰其惟吉士勿用儉人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楚實編之春秋于此言戰不言敗以紀其勝負之敵而使考其所書本末強弱之由其為後世戒明矣

春秋紀強弱之勝負敵事以曲強惠用舍之失人也

于泓子文子泓取教于魏屈建于申椒卒入州來至長岸鷄父無極台陵侵囊瓦柏舉入郢

泓敗師敗公來公申伐吳四朝吳

長岸鷄父之盛也信說而危其師

以獲貨而危其國

同前除伐吳已去至奔侵楚亦

照前類格作亦

現其奔強弱之由而知公之德矣

五施伐且于以厥箱于師于

六州來三奔長岸鷄父柏舉入郢

即前題但格異且多三入州來服是至

巫有同取除教蓋罷對下無極曹

毛華亦

紀其勢之盛也以用舍失宜而遂

焉

在于申截分二大比對講每一大比中又有二小比對講上楚直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故有以居于人于泓于必戰勝諸侯而莫之與爭于魏于申威服天下而無敢為敵詩曰秦豨爾荆蠻大邦為仇此之謂也下無極以說勝囊瓦以貨行故有以危其國巫臣通吳敵于長岸而鷄父則七國皆敗伍負教吳破于柏舉而入郢則五廟歲亡詩曰得人者昌失人者崩此之謂也且外夷之強莫過于楚于泓接戰則一矢以相遺而宋公之敗告傷于邲交鋒則兩廣公進而晉師之指可掬假彌兵以盟宋敢執牛耳之權接諸侯以會申遂用召陵之禮戰勝諸侯威服天下夫果何為然哉蓋楚成用子文為令且楚在舉叔教以相國至于子元越椒之徒則先後就戮國何為而不盛耶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楚得之矣及其後世弗逮於吳有如長岸之兵方交而兩軍相敵鷄父之刃既接而七國莫反柏舉之敗人民靡爛于草野郢都之入宗社哉

底於丘墟國勢土崩人心瓦解又果何為然哉蓋無極以說勝囊
瓦以貨行至于伍員屈巫之徒皆在逐奔走國鳥得而不弱耶詩曰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楚之謂矣

春秋紀外夷強弱之由所以示人君用舍之道也

戰泓戰邲鷄父柏舉

此以意搭不出本戰泓之戰楚成殺子元而用子文邲之戰楚莊殺屈
昭而用叔敖鷄父之戰去巫臣而無極以說勝柏舉之戰夫伍員而囊
瓦以貨行上下俱以用舍作主去下二肢換長岸亦同

外夷始克敵于人由用舍之得宜終見挫于人由用舍之失宜

吳奔長岸鷄父召陵柏舉入郢

朝吳出奔無極以說勝也而策士如巫臣者反棄之使為晉通吳故
長岸之戰勝負相敵鷄父之師七國皆敗則所以弱其國者坐是故

也國無其人誰與具理斯言驗矣召陵侵楚蕞蕞瓦以貨行也而奇
才如伍員者反失之使為吳謀楚故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入郢之後
幾于亡滅則所以禍其國者所必至也不有君子其何能國斯言信
矣加入州來意略同

諸侯始失于用舍而兵屢挫終失于用舍而國愈困

長岸鷄父柏舉入郢

與前題大同小異耳或故作如單以數敗浸弱講難于前而以用說清
貨事斷其失于後然以此意大開分開亦無害略謂且楚國兵強
本非吳敵也今長岸鷄父之戰顧前日之威而于今無餘矣是誰
為之也詩不云乎說人用極交亂四國平獨昧此而寵用無極遂使

說匿得施去吳戮奢而智謀之士翻為敵國之用矣若之何其不敗
哉使楚更賢而治未必屈終也今柏舉入郢遂豈分視前日之耻而

點去歷歷用無極下以去伍員因楚蕞蕞
無極既以說勝策士如巫臣者反棄之
矣故吳者有人伍楚者無策吳如之
何不強楚之仁不弱或蕞蕞瓦以貨行
而身才如伍員者以自楚臣矣楚君
日來四面楚音日多楚如之何不敗吳
如之何不勝哉

于今為烈焉及誰為之也詩不云乎大風有隆命人敗類昭不審此
而信任囊瓦遂使賄賂公行拘唐囚蔡苜哥特之力咸舍系梓
而行美若之何其不危哉

春秋紀強夷交兵有浸弱之迹見強夷為國失勸賢之道無餘矣

、平書救鄭折了鄆陵皇圖彭城子長岸無極鶴父柏舉伍員入郢六

折公黃皇雍于在平伍員皆楚產材也皆為晉吳所用先提用人講起

身作頭再以彭城截作一比下四股作一比各以人填貼折公繞角之後教

晉夜軍楚師宵潰敗申白之師于桑隧鄭于是不敢南面鄆陵

之後晉皇謀楚而四萃王夷師燔彭城之後雍子謀楚而發

命于月晉降彭城以魚石歸楚夫東夷而子卒死長岸鶴父用屈巫

通吳于晉教吳叛楚乘車柏舉入郢用伍員白楚無道君有憂

折國之心若時可矣

外夷棄賢以資敵也始則屢屈于伯國終則屢困于遠人外夷屈于伯國終于遠人其善足以資敵也

、季子歸 高子盟 長岸 鶴父 柏舉 入郢

得用賢之道遂致國難之平失勸賢之道遂致國勢之弱

○癸亥 長岸

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齊桓用管仲而退豎刁易

牙開方君子進小人退此其所以興也禍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

兆楚平信無極而逐朝吳伍員屈巫親小人遠君子此其所以弱也

春秋美伯業之盛見其得用人之道著夷勢之衰見其失用人之道

宋衛陳鄭灾

陳不救大許不弔灾異于三國之及人事是以先亡蓋儆懼不同于忘

忽也

春秋紀列國之交既見天變之當謹尤見人事之當修

楚曰楚伐下貞伐下二伐陳會
會甲伐三公知楚朝三奔猶又相
國將藉以用矣而陳不救以任陳
代書凌入鄭 指奉入郢 無

宋公伐邾

事實對作于前而以書法番錄于後如初破或前後云其書伐者何
聲邾罪則得抑強之義歸僑俘則得恤小之仁書伐以彰其善所謂
善長之義也闔閭救蔡而必進意亦如此後收云不書取者何
抑強之義足以蓋其取邑之貪恤小之人足以掩其為利之過不書
取以諱其惡所謂惡短之義也楚莊孫陳而不書意亦如此亦有
五開作書法各收者意見于破正誤是作

春秋于大國之討罪而肆貪必彰其善而隱其惡也

八郟

伐邾

文接前年之五郟也

小國肆凌弱之暴而大國舉討罪之兵春秋特全其美也

伐邾取繹

宋伐邾

大書上特書取繹下不書取邑

舍大而尚小者春秋正其強抑強而扶弱者春秋略其貪

會奔宋

意待秋出奔你段高收言自書法南信以公孫吳也重作

重善長意去國有禮固講一段須要轉入善也長裏面為好

春秋于外臣去國而賢之者以其礼之合而類之善也大夫以礼去國以類而善也

執曹伯 會奔宋

子臧之辭國其廢讓之風足以為後人之法會之去國而待放之礼

足以濟前人之美書法在下股繳不宜主也

春秋本前人得讓國之義而賢後人得去國之礼

于柯 會奔

上搭多股意同

敵怨止其身春秋惡之短與賢及其後春秋善長

宋伐邾 曹會奔

春秋之善也。有取大節而略其小過者，有賢後人而原夫先世者。

南里叛

強臣分國以逼其君，春秋係國以深其罪之也。

南里叛 南里奔

春秋詳紀逆臣之出入，所以深著其脅君之甚也。

入威 南里 入蕭 朝歌

春秋于叛臣有善其據土之罪，有甚其分國之惡。

南里奔楚

以華向之世先起而後分三責，宋人不能討之于內，則與衛人之殺州

吁，異矣。諸侯不能討之于外，則與蔡人之殺陳陀，異矣。楚人之殺什有

會罪，則與楚莊之討微舒，異矣。故書自以責宋，不書大夫以責諸侯。

會入書奔楚以責楚

春秋于負惡者去國而責，各有所歸焉。

大蒐昌間

非地但作事實以權綱，分作兵權有國之司命。今昌間之蒐，路鼓

責鼓，臣則執之大常，與旗臣則載之大綏，小綏臣則下之。而公不與焉。

其不為蒐也不過，送其叛，危不臣之心耳。何為哉？三綱軍政之本原，今

魯國其君則設兩觀，乘大輅，其臣則舞八佾，歌雍，徹其宰則據

大都，執國命而軍政之本亡矣。其為蒐也不過驅民於馳射擊刺之末

耳，何益哉？

春秋于望國非地以講武而記其權綱之皆失焉。

蒐紅 比蒲 昌間

以非時非地講在前而後以事行無本分二段書法，惣收餘主俱未穩。

望國屢講武而異常也，不惟責其專權而尤責其無本。

季札辭國生亂則有乖于公天下之義與伯夷之讓

季歷不同故不稱公子景公廢長起亂則有乖于家天下之義與

王之黜宜曰晉獻之廢申生不異故特係之辭

春秋兼禪繼之法既以違節為權復以居正為大

元年 子同生 札聘

春秋既法帝王而明人君之用復兼帝王而示傳國之義

突歸 陽生

春秋明與子之法以廢奪嫡者固可罪舍長生幼者亦可罪

癸丘 入王城 居侵眾

主其義首行無易樹子二句意

明義而重大本者伯夷之善味義而輕大本者王室之非

居手皇

內書以者見列單專置其君景王之弱其嗣也書居者見王為猛

所宜有位為猛所宜得也

春秋于王室置君也既著專權弱嗣者之非復示居尊得王者之義

宋以伐鄭 以年妻奔 執有以歸 以王猛居皇

春秋紀專制之文雖同罪專制之事則異

居皇 丑氏立朝

春秋紀王室之置君有名正而威不足者有宏厚而分不足者

入王城

猛以景之嫡子壽之母弟序當次及今結宗統以之天下正也故不拘于

君前臣名之例而必書曰王猛者見王猛之居尊得正又以別乎諸王子

以為後世居王者之法列單以宗子之家相王朝之股肱取宜尽忠乃

挾天子以專國政非也故不嫌書重詞復之贅而必再書曰以者罪列

首章於直其其乘於名分極本論年而得至
列單不名而王名者蓋年字定於立嫡無
先立長此乃身之禮也王猛以年則次及以分則
居正是乃當立者不列之何以見居正得
正而別諸王乎故稱王稱名而不嫌者亦
以義之也實美於正嫡庶之分蓋貴正
天下之本對重年字之文然尚能輔正
有位而復以者蓋君存向國本定君
終有嗣至此大臣之德則單先特不
聞臣政之志今日徒律扶持之乃是
權宜之而之以見權宜亂國以位
成於此則以王復詞以誅之也

單之專權亂國上下并逆為後世專國者之戒

春秋于王臣置君變例以表君之正復詞以表臣之專

及孔父入主城

賢臣徇君春秋名其臣者禮之常王臣置君春秋名其君者禮之變

居于皇 入主城

春秋于王儲之三始明其正而罪其父之私繼明其正而罪其臣之專

圍郊

叙以得勤王之疑起中以不親往為逆之意深深覺作此於大夫之臣氏公稱師而曰晉人

勤王之義不可慢也侯氏之軍而禦主之東南之君樂微董之既不躬

親勤王而但使其臣忠于王事者果如是乎尊主之義不可緩也王猛

晉悼王之在去之秋郊邑之圍涉今之春又不急討于朝而但圍其邑急于王事

者果如是乎

伯國昧勤王尊主之義春秋微詞以着罪也

○盟者止

圍郊

上齊桓車蒲侯會皆止定王世子之位以彌禍患為未也先下晉頃命大夫以討教王之難見之於禍患已然之句

得勤王之義者春秋大其功昧勤王之義者春秋微其事

圍郊 言公

晉不能奔問官守省視器具而遣大夫以圍郊維藩維屏之意鉄

然而勤王尊主之義臨矣不有愧于方伯連帥之職乎齊不能陳師境

上謀討意如而遣使者以唁來王侯九伯之命不伸而鄰境甥舅之情

亡矣又不有愧于方伯連帥之職乎

伯國以輕兵勤王春秋既罪其昧大義大國以微禮恤鄰春秋亦罪其昧大義

庚輿奔

庚輿奔好劍不仁而至于逐失君道也其得免此道左蓋蓋幸耳故經

于入國不書而書出奔所謂以其事而惡之也郊公在喪不感以至於逐

不能息也其見納于齊人何足道乎故經于出奔入國皆不書所謂以

其人而微之也

春秋筆削諸侯有惡其不仁者有惡其不立者

圍郊

下多主庚與說玩傳微之為義遂主郊公為是為人臣主于敬天子

蒙塵不奔問官守者視器具而徐遣大夫可謂敬乎勤王尊主之

義既失而其事從可知矣是以郊邑陸圍不能免子朝之立特書晉

人以其事而微之為人子于孝親喪在殯宜食旨不甘居處不安而

進退無感可謂孝矣君國子氏之道既失而其人從可知矣是以晉

人惟約不能保亂臣之逐不書出入以其人而微之

伯主不急于勤王春秋微其事諸侯不足以有國春秋微其人

觀春秋之微詞而其義各有所係焉

鷄父敗獲

鷄父

以不書楚略起數語而後以詐勝序分為一腳首取別分為一腳

此意傳合當從楚也師燔於令尹之既喪衆潰于六國之告劍經既

略而不書矣吳人書敗者蓋以其先犯以罪人之三千而去備薄威後

承以銳卒之三軍而嚴陳整旅以詐取勝故罪之也然賴胡沈小國

何以序陳蔡之上乎蓋賴胡沈則其君自將陳蔡許則大夫帥

師或上或下所謂不以國分而以君大夫為序也胡沈書討書名

書滅者蓋以其幼狂無礼而甘心以事楚悉師同赴而一敗與俱

亡自取其禍故責之也然胡沈夏鑿等死何有滅獲之異乎蓋

君死曰滅而胡沈則其君死曰獲而夏鑿則其臣或滅或獲

所謂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別也亦有摠叙而以定罪正名對作者

春秋畧外兵見挫也惡用詐者而序其分責取禍者而別其分

春秋紀父先紀罪人之子而後備後承以紀卒之二氣而敦陣擊後

作一頭下以詐勝序分為二脚較穩此其負者之名

春秋紀兵而畧焉也有誅外勝之詐有序內負之分此其負者之名

胡沈滅獲夏鑿此其負者之名

春秋紀兵禍也者取禍者之罪有別同禍者之分

職遂棄師胡沈滅此其負者之名

三段作俱主自取加梁亡作四段

春秋于列國之致禍而每著其自取焉

戰韓獲大棘獲鷄父敗獲此其負者之名

摠叙而以君大夫開作俱是別君臣之名分韓原之獲晉侯也而其

生得故書獲鷄父之獲髡也由其死得故書滅此其書君者

之不同大棘之獲華元也則以其生故書獲鷄父之獲夏鑿也則以

其死亦書獲此其書臣者之不一夫書君者如彼書臣者如此非

所以別名分乎

春秋屢紀君臣兵爭之禍特謹君臣名分之義

職遂棄師韓獲大棘獲鷄父敗滅獲以鷄主為主分點兩也

宜摠叙以取禍正名分作

春秋紀兵有嚴取禍之戒者有謹正分之義者

居狄泉立子朝此其負者之名

敬王獨作以子朝尹氏對作敬王以母弟之次固當立矣况又非王猛之

弱而其才能立者也子朝以廢孽之微固不當爭立矣况又有如尹氏

之強而挾權以助焉或以子朝合上敬王作而以尹氏扯列單比對

亦可

分所當立而能立者春秋特表其正分不當立而援立者春秋並著其罪

春秋于王室既異詞以明其君之分尤變文以戒其臣之專
居狄泉

以當位能三開作以子朝王猛比斬惣叙惣繳

春秋于嗣王當立而能立必特詞以表其正也

立子朝

春秋于王嗣既黜夫爭立者尤罪夫授立者

春秋居皇入王城居狄泉

立子朝之義

王設作

春秋紀王嗣之交爭而示義各有異焉

春秋居皇居狄泉

上易入王城同

春秋于嗣君有着其正而未能立者有着其正而能自立者

○入王城

王合傳為是上書王猛再書以王二音下稱三變文書氏之意

春秋始表嗣君當立而罪大臣之專繼黜庶君爭立而戒世郊之逆

春秋立子朝

春秋于王臣有常例以尊之者有變文以戒之者

○歸贈

實殺于洮

蔡丘

蔡丘之義從以也然歸降者自矣佳字者此王上下之義也

是非義所定也各分礼所立也礼義包上二句

上受變例下入者例要見皆

春秋紀王臣之行事有以義而定是非者有以礼而謹名分者

歸贈名實殺字于洮人蔡丘爵單伐鄭子立子朝氏

意同上而收惣叙分作恒降例而書名實趨例而書字尹變例而書

春秋因事褒貶而是非于是乎定矣豈非義之所自出乎王人之書人

宰孔之書爵單子之書子因人隆殺而名分于是乎立矣豈非礼之所

善美是此以子
其義重矣隆殺定
各分礼之由也
故夫公之義也
者此

自出年... 春秋述紀至臣之稱號所以定是非而立名分也

南季聘 字蔡公末 爵突救 進稱字 王子朝 變文稱氏

春秋于王臣有常變以正名分有變例以定是非

南季聘 正名稱字 定救 定是周公聘 正名稱爵 王子朝 定非

王朝大夫例稱字春秋所以字南季也然子突乃下士而特進稱字者

則非以其奉王命乎王朝公卿例書爵春秋所以爵周公也然月氏亦

春秋始正名而尤于奉命者之善繼正名而尤惡擅權者之非

春秋始正名而尤于奉命者之善繼正名而尤惡擅權者之非

如晉有疾復 教自慈孫亦有同人修政乃君子

或見止或不得皆耻也合書有疾而復者曰非晉所能止也非不得

人也特以有疾而自反乎所以殺其耻也如此

望國始事伯石安于辱春秋托詞以殺其耻也

如晉至後 少姜卒故 如晉至 善人許愛年夷故 如晉至後 善人許愛年夷故 喪未治 喪未治 喪未治

如晉至 羊止未夷 如晉至復 以伐解震其辭 如晉至疾復 公為請 叔姑 不納托疾而還

望國迭受伯侮而不自強春秋終諱其耻也

舍中軍 有疾復 孫齊 乾侯

加取郟伐言三如晉同

惟內息處困而不能自強故內君失國而無以自保

如晉至 至自晉 十六年見止 有疾復 三年不得入

內君見辱于伯國春秋諱其耻見拒于伯國春秋殺其耻

叔金至

忠礼分講語挑作當是時外焉而伯國肆威內焉而意如專政使昭于當

見執之時降至于晉頃則身惟存而使節失矣如守身之礼何歸國

武氏志 傳 子 姓 學 壽 名 定 秋 人 字 一 書 于 子 壽 年 八 有 名 分 所 由 也 乃 公 孫 年 字 者 是 亦 以 國 定 也 年 前 題 國 定 年 旺 皆 有 意 也

公如晉至河復 公如晉 如晉復 陝州 乾侯 一在作二亦

之後屈節于季孫則計雖得而臣道失矣如事君之忠何惟夫昭子卓
見于斯邦焉並坐辱已甚矣而周制一伸足以却無道之加季孫為逆禍已
迫矣而逐君一語足以警不令之人所謂以礼立身而不屈于強國以忠事
主而不憚于強臣者也叔孫之賢若此故因其至特書姓氏以旌之其主
之意開作者不後

大夫制行及其道春秋特筆旌其賢也
○意如至 叔舍至

意如何以往書名方其竊柄則傲很修怨敢施于君父之尊及聞除
館則恐懼逃歸甘效夫匹夫之賤忍心害理肆無所忌降志辱身曾
莫之惜是其事上不忠守身無礼其愧於魯鄉多矣叔舍曷為舉
姓氏現其在晉卻邾坐拒請冠石拘申豐之行貨及其歸魯書意
聖國如謀昭公而使祝宗以祈死不抗反直尋而暴慢者自消不舍與媚

黃同或致重比不從

權臣歸國春秋索詞以顯其罪賢臣復國春秋異詞以表其節
執叔舍 叔舍至 乾侯

春秋美賢臣所為足以此其國託國君不用無以保其身
蔡季歸 叔舍至

春秋于內臣制行之不善而特詞以貴之于內臣制行之不道而特詞以表之

吳滅巢 專主楚二意一書法自保國之道而言四境國都之守既不能守

則國都危矣自君國之道而言諸侯之室三而土地為首今不能有其
地則不危矣

春秋紀外境見覆于遠而着其危國失地之罪也

叔孫孫舍至叔孫舍
前人以高亮惠國一子後人以礼同
却孫前子
執舍至 一至
主舍至以地但作委更如弟忠礼百三三
礼而以地年至分二段也却知大夫之至不
以禮晉二向受其年其月也定成礼所
以晉禮而省免其更台收為
大夫被事之人會通特筆以表之也

○入州來 楚 滅 巢

如長岸入郢都同但按安葬

虎牢既失鄭因以困州來之入寧不為楚之憂哉他日師燔將殆蓋不在鷄父之戰而在於州來之日矣。屈巫疲於奔命之策蓋端有所驗故故書入傳曰着凌楚之漸意蓋如此下陽既失虞因以亡巢邑之取寧不為楚之禍哉他日國破君奔蓋不在於入郢之後而在於滅巢之時矣。沈月成以為亡郢之始蓋誠有足徵故故書滅傳曰着入郢之漸音蓋如此

春秋于外夷有責失所制以危其境有責失所保以危其國

取濟西 取汶陽 吳滅巢

內地失春秋諸詞以示與外地失春秋直詞以着罪

黃父

邪不勝正意就納在講中不宜分說要作聖人意重樂畢束云夫以

邪不勝正如此猶有竄慶廢孽配嫡奪正以至于滅亡而不辭者何

哉以正待人之体如此

列國勤王出于人心之公春秋立文待以臣禮之正也

城邢 黃父

夫以專命與師惡矣君子不以為賊者蓋中國衰微苟欲得夏天子不敵正邪將誰歸耶故從權子之以濟一時之變也然城邢之書其聖人救世之心乎夫以王事講好善矣君子不以為褻者蓋王室不靖亦惟友邦家君克修厥職豈異人任耶故以正待之以之萬世之常也然黃父之書其聖人經世之意乎

恤患而無至命者春秋權以子之講好而勤王事者春秋正以待之

楚丘 黃父

恤患之事專春秋正以大法勤王之事正春秋待以常禮

○曰首止 會黃父
從昭傳者之說亦不傳乃合
信書而定王儲：著伯功之美好義
而靖王准：明臣取之常

○曰首止 會黃父

楚殊詞尊王室常詞以待大夫

好講而定王儲春秋示君道之當尊好講而勤王事春秋示臣道之當為

黃父會扈

黃父之會趙鞅微之諸國從焉王粟之輸既同成人之具亦協功亦大矣

聖人則曰綏定王都非異人任濟坎者諸國耳而臣子效勞于君父不足以

言功也無美詞者待人以正賞罰之法也于扈之會士鞅主之列國協

焉成周之令既行約昭之謀未竟事亦非矣聖人則曰利于納公宋衛皆

然受賂者范鞅耳

為義而協于謀者春秋正以待之為義而問于利者春秋恕以待之

鸚鵡未巢

春秋特紀物象之變異于人君修德之善也常而致國危也消以德

大雩 天雩

望國禦災非其道春秋特書著其失望國也奉德免之末務可終示之精意缺矣

○來巢 兩雩

禽鳥得氣之最先鸚鵡未巢異亦甚矣異之甚而不能如高宗之

所于祖已克平厥事以消雉升鼎耳之變兩陽實氣之所感兩雩旱

甚天亦甚矣失之甚而不能如宣王之側身修行遇災而懼以消旱魃

益隆之災

春秋于望國有責其無弥變之德者有責其失禦災之道者

○取鄭 救合至 來巢 兩雩

取鄭見討穆子當晉楚之強覆邾見執昭子推禮義之守國非無人

也不能舉政以所而視之同于庸人此何謂哉昔高宗奉傳說于版築

之間宣王用仲山甫于補衮之日其為治何如而昭公不能也鸚鵡未

巢而禽鳥示異大雩又雩而以元陽示災天非終絕也不能修德以
勝而事夫禱祀之末又何謂哉昔高宗克正于雉升鼎耳宣王修行
于旱魃蓋隆此其感何如而昭公又不能也

三不雨 六月雨 大雩 又雩

勤于愛民者有以感乎天心濟于事神者無以消乎天變

孫齊 陽州

春秋詳國君被事而未援于人以國君失謀而致禍于己

遂得臣如 歸父奔 作三軍救之 公在楚 舍中軍 勲奔 孫齊 陽州

內君處屯難之時而失屯亨之策春秋所以罪之也

三軍 救之 公在楚 中軍

春秋紀強臣之無君有分其民賦者有專其君政者

之字互作以字能字立得用之請
其詳對上主政民賦軍政以詳其詳
不勲奔
遂得臣如齊毋父奔 三軍 入節軍
勲奔
昭修昭作提見魯乃也唯之時
強臣始老政而其臣亡見望國之已
昭修昭政向其臣之見望國之望義

大雩 又雩 孫齊 陽州

春秋既責國君恃末以禦災尤責望國逞忿以取辱

昭公野井

禮以齊魯之重禮對講于前而以聖人責齊之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斷其

罪于後真歸濟西例同所謂重禮者在齊則去魯之帛餒饗之致器

服之具從者之饗食而稱不忘乎先君在魯則失守之言稽首之受器

服之辭喪人之稱而對不越乎先君皆定規也亦有主齊魯分作書法

重在託齊而收繳渾者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失國託于諸侯

禮也齊也餒饗之致不興之請其礼身辭是矣然坐視昭公在外而不納

旁觀意如遂君而不討請致也疆以平社將率敝賦以從事惟區一焉

以礼文相尚又何益乎方伯連帥之職則未修也子家齊君無信之語

非有見于此耶正身治人礼之本也威儀文詞礼之末也魯也稽顙之拜

喪人之稱其禮其詞足現矣然齊婦無感容而不願娶孟子為
夫人而不命故令在家而不能取子家之賢而不能用徒有焉以歲
儀為習能有國乎致治保邦之道則未聞也晉人習儀以並之言非
有見乎此耶春秋書曰唁公所以明齊無納公之實而魯無可納
之善也

春秋紀內外為重禮之會而記大國無極內之實

特此大國無極內之誠國者望國失信
和之道

比蒲野井

即強臣越禮而見內君失禮之本即大國行禮而見內君事禮之末

野井

春秋記望國之為禮無其本見君位之終失有其由

春兩雲野井

春秋記望國禦災務末而不務本記大國恤患務名而不務實

取鄆

春秋紀大國之取內邑而記望國之失君道

孫齊陽州取鄆

臣所以事君也而可以逐君乎季氏失臣道矣書次陽州言止于此而將

歸也夫然則未絕于魯也而逐君不臣之罪在季孫君所以取臣者

而可以逐于臣乎昭公失君道矣書取鄆言安于此而無志于歸也夫

然則已絕于魯也而見逐不君之罪在昭公

春秋始紀望國託鄰而誅夫失臣道者終紀大國取邑而記夫失君道者

居鄆

望國失位而寓同境之內春秋特詞以存一國之防

取鄆居鄆

春秋于內君始因取邑而示君國之戒繼因寓邑而存有國之防

春秋泉居鄭

如敬王未入而稱居于狄泉如在京師然者蓋天子以天下為家普天之

聖人存天下之防蓋如此昭公出奔而稱居于鄆如在國都然者蓋諸侯以

一國為家四境之內無在而非其地也此義行則大夫專邑是謂叛君而

入據國都其君為市者人誰敢聖人存一國之防又如此

春秋始周王室失寓而存天下之防繼因內君失寓而存一國之防

入于戚居于鄆

外臣專邑春秋必著其罪內君失國春秋必存其防

居鄭遂圍許 居鄆 趙鞅歸

春秋齊襄王出而稱居于鄭者存天下之防也然諸侯避舍以待巡狩王至再

如高許獨不朝非慢王乎故罪之昭公已出而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

會然大夫專邑是謂叛君趙鞅據晉陽與君為市非叛君乎故罪之

春秋有存天下之防而責夫慢王者有存一國之防而責夫慢君者

圍成

春秋以季氏與昭公對作于上而齊獨作一脚書法是不書齊師而書公圍

成一句作畢惣繳

春秋筆削國君籍大以討叛而罪各有所歸焉

圍成一圍成至公

子季氏不臣昭公不君而齊景為義不終下魯君之危魯臣之強而孔

春秋子得政未專

兵始卒春秋責君臣失道而罪大國為義之不終兵繼卒春秋著君臣失道而見聖人得政之未專

會至圍成

制行之深可取者春秋著其賢卒兵之速可罪者春秋著其罪

歸于入城圖
春秋畧天王之歸畿內有傷大業之衰者有着始禍之罪者

春秋紀王室之出入有着王道微而罪夫啓事者有着人心公而罪夫啓事者

子朝奔楚
圖至一意不可分

春秋詳為庶者之不立其位所以戒為父者之不克于公

居皇 入王城 立子朝 奔楚

春秋于王室有責其徒設心于廢王者有責其徒設心于與邪者

居皇 子三朝 入成周 奔楚

邪以害正見王室寵愛之私邪不勝正見人心是非之公

會虜

亦可但失之渾傳中意似有所別春秋公好惡也利于納公者宋衛所同

沮于納公者危執所使為于此而貶之則是以一人之私而沒衆人之善矣

春秋本忠恕也納公之謀雖沮于危執成周之令統行于列國苟于此而責

高之則是以伯事之非而沒王事之善矣故序大夫而不畧者如此錄取會

之大情而輕重審矣意要說得公

春秋序伯好也不以人之惡而掩其善不以事之失而廢其公

盟虜 罪會虜

利未善再出須挑剔明白其盟也貪利而什齊罪者一晉倡謀分利而

從晉謀者七國皆故又况曾以鄰壤絕迹坵坵而不與會盟之講乎

是則在會者徒懷討罪之名未會者且有畏難之情度彼參此

皆无善者聖人明義利之辨畧諸侯而不序誅亂臣討賊子必深

絕其党也其會也伏羲而利于納公者宋衛所同受賂而不款

納公者范鞅所獨又况列國大夫同心戮力而行成周之令乎是則天
之惡不足以廢衆人之善恤鄰之數不足以蓋勤王之義彼善于此
則有之矣

宋公伐邾再會扈

專于貪利而義遂墮者春秋責之夾間以貪利而義犹行者春秋待之怒
盟討罪之善足以掩其貪利之惡故去短取長書伐而不書取貪利之私
不可廢其勤王之義故舍輕取重序大夫而不畧

大國討罪而貪夫利春秋全其善列鄉舉義而間于利春秋怒其罪

高張信微君之躬三帶說

傳要收及魯托齊為礼齊納公為正况齊為伯主之國魯為甥

魯之邦今乃微君之故微君之躬則方伯運帥之取不修矣

春秋紀大國與恤內之微礼而罪其棄修取之大義

孫齊次 居邾 如齊 唁公

齊見逐出奔而齊莫之討淹恤日久而齊莫之納豈大國恤鄰壤之義哉

意諸侯托于諸侯礼也諸侯之納之諸侯正也設使魯公不以事求齊亦

不宜若是之劫况朝夕于朝而乃坐視不恤如此哉或微之一章曰微

君之故謂以事求人而人不自其事也齊景之謂矣設礼以享而使

齊事獻遣使來唁而称主君豈友邦待兄弟之義哉噫五寺之君皆君

也列國之臣皆臣也假使魯公不以身下齊亦不宜若是其慢矧稽顙

將事而乃傲惰不共如此哉或微之章曰微君之躬謂以自下人而公如有其躬也齊景三

望國始求援而大國不當微其故終屈礼而大國不當微其躬

○地杏 遂伐楚 鄆陵 唁公

詩曰式微德音思吾王度桓其以之所謂民到于今受其賜者豈虛語
哉書曰辟不辟黍厥祖景實有之所謂民無德而称焉豈空言哉雖

然桓公之佐管仲而景公之佐晏子也其所行雖絕如此豈管仲以
其君伯君既聞命矣是子以其君是也斯之未能信也夫其與伯君
創伯而修舊取前人之功而伯而廢舊取後人之失

高子盟高張信

微寓高張不逮高子意

權命定內而成大功者伯臣之美微禮恤內昧大義者大國之非

鄆潰

主昭公說

春秋紀民之散所以戒君德之愆也

孫齊陽州

春秋原望國失民失地之由著望國自取自棄之罪

居鄆

春秋始因內存寓邑而存有國之防繼因內存失民而亦有國之戒

乾侯

存君所以罪季氏也

豈無謂哉誠以魯昭承國于先君奄有龜蒙天地莫非其有也一民

莫非其臣也意如何人而敢專其土據其民使公之淹恤境外耶其罪

不可勝誅矣然豈特意如哉彼魯之臣于上而鄉次而大夫又次而士莫非

公家之臣也固當有食坐羔犬墻之思而不違顏咫尺可也乃皆從季

之為焉魯臣之罪不可道矣然豈惟魯臣哉彼列國諸侯大而齊

晉次而宋衛又次而陳蔡皆兄弟之國也固當為罪人必得之計不使

春容于天地可也

春秋于歲首揭君之所寓而立義有不一焉

孫齊

居鄆

鄆潰

乾侯

除孫齊鄭清意全
望國始失位而居內春秋常詞以示義終失位而寄外春秋異詞以示義

春王正月春公如晉 春王正月乾侯 乾侯

春秋于內君若不錄所寓以示義者有必錄所寓以示義者

君鄭 乾侯

兼傳兼此作好

國君寓于境內春秋示存防之義國君寓于境外春秋示存君之義

公在楚 乾侯

俱是存息之義上下問難可對

內君寓于外夷春秋既特詞以示義內君寓于外境春秋亦特詞以示義

圍成

乾侯

上罪齊侯為義不終而昭公季氏之罪見矣下罪季氏專國不忠而臣

子諸侯之罪見矣

國君討叛春秋微伯主而著上下之罪國君寓外春秋抑強臣而著內外之罪

城徐奔

主譚子奔言傳

小國被害而無具復之志春秋所以絕之也

會通歷

國者叙季氏之罪而後分青晉之君臣襄世之有伯仇裘之有領也季孫

不臣晉既不能聲罪以致討而乃徐听邪說寵以會礼何其元不秉將

亂人若是耶所謂鶴鶴為難之音演矣嗚呼不令之臣在魯者猶

在晉不能然豈知其後自及乎晉蓋恃君臣之義者人君之有臣仇

屋之有楹也季氏逐君蹀既不能輔君以討罪而乃阿承非命甘于結

好何其危不持顛不扶之若是耶所謂鸞鸞逐雀之意泯乎嗚呼逐

奸之惡在君者徒在臣孽不能然豈知平為不忠乎諒蓋無臣子之義者書曰云云

春秋直絕伯國亂世之奸而文著其君臣之罪也

圍成會通歷

春秋原內臣行貨有無君之罪責伯國講好有虎惡之非

圍成會通歷

春秋書大國不能正君臣之義于人而徒啓強臣之患于己

會通歷

伯國省難而背君臣之道春秋既均致其貶伯國講好而背君臣之義春秋亦均致其貶

圍成會通歷

林邪說而通義者春秋垂著內外之罪徇私謀而崇奸者春秋直見君臣之罪

高張言會通歷

春秋既責大國悖禮而無恤鄰之實復責伯國悖義而有宥惡之非

城成會通歷

書城成周者見其失國鄰之守而至于城王都也王德之微可知矣書曰

成周者見其無一統之尊而遂真列國等也王道之降可知矣

春秋紀五都之城見其不能家天下傷其無以統天下

○突奔會通歷

突奔失國而終能復何與魯昭吳耶蓋祭仲之專權猶輕則經營

復而奸雄無沮泥之行鯁儀之推挽甚力則撫內營外而表裏有相資

之勢如之何其不復耶昭公失國而不能復何與突行吳耶蓋季氏之

干世權非祭仲之可以足以肆其跋扈之奸子家之不用則無鯁儀之推挽

誰為展其經營之策此所以不能復也

失國而終復者皆有其由失國而不復者亦其有由

六國于鄰孫齊乾侯

春秋原望國用行政異其迹見內君失位不復有其由

于鄰

行父如

城費

伐言

孫齊次

野井

次乾侯

曰君求于人而即其安其孰矜之其達于境弗听

乾侯

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

其孰矜之其達于境弗听

此見昭公所以不能復國也

強臣之專命也久國君之獲諫也深

取鄆

圍成

鄆潰

乾侯

春秋原望國用行政異其迹見內君失位不復有其由

假齊取鄆而鄆民弗附請齊圍成而成民梗化方且憐焉惟他人

之是保書曰民固常懷于有仁昭公何足以懷哉春秋書齊取鄆

公圍成而終詳鄆潰所以絕昭公而君不君者可戒矣臣者所以竭

春秋原望國用行政異其迹見內君失位不復有其由

不恤其無人臨昭群臣不顧其虛位方且恃焉惟大國之行化

書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意如寧知所事哉春秋于正月歲首而每

書公在乾侯所以誅意如而臣不臣者可戒矣

春秋紀事有絕夫失君道者有絕夫失臣道者

突奔

入揅

衛奔夷儀

取鄆

圍成

鄆潰

乾侯

先以衛鄭所以復國之因魯昭所以失國之禍對講畢而後以絕昭

昭公之不君誅意如之不臣書法收之

諸侯皆有復國之因而內君終受失國之禍春秋兩罪其君臣以示戒也

于鄰

如陳城費

伐言

孫齊

野井

取鄆

圍成

伐言以上作臣強世鄉講而証以祭仲孫齊野作君弱以子家駒講

而証以衛衛下各原上分作君之自弱如此何足以為君哉春秋詳

詞以絕昭公而為君者可以戒矣臣之恃強如此何足以為臣哉春

秋詳詞以誅意如而為臣者可以戒矣

春秋原望國君臣強弱之由有因事而施夫君者有因事而絕夫臣者

昭公題終

昭公題終

昭公題終

昭公題終

定公

春王元可以無君無五分

春秋于改元略謹始之義以國無所統而君有所制也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春王

書時必係月古者所以紀年也其書正月者蓋以僖公正寢之喪既得正其終之公桓前之定又得正其始傳國者無規矩不定之憂嗣國者無遲疑不安之患國有君而君有正此其所以書之也元

年必書正月春秋所以謹始也其略正月者蓋以昭公乾侯之喪既不得正其終定公權臣之制又不得正其始五等之君曠年而虛位三揖之臣肆志以扞行國無君而君無正此其所以略之也

春秋于國君之改元有因事而謹其始者有因事而略其始者

乾侯 春王

國無君而君無正春秋所以略其始也

執仲莪

惣是不告于司寇而執人于天子之側意書人以貶之書地以謹之皆
是如此宜直作下而長倒二書法同糾聘例今多主惣起惣問中分作
各收而傳中纂公執之前意兩邊俱用司寇乃王者刑法之惣諸侯獄
訟定于此大夫獄訟定于此未聞有以外此而執人者今晉執仲莪
而司寇不歸則非矣雖曰彼實有罪宜得執辱曾不思諸侯執人而
自治之猶不可况于士伯乎春秋貶以貶而稱人也京師乃王者建都
之所諸侯五年朝于斯大夫二年聘于斯未聞可以即此而討人者
今晉執仲莪而京師是即則非矣雖曰討彼不庭適逢其地曾不思
咫尺天顏而過位且勃如况于執人乎春秋所以謹而書地也西關作失矣
春秋于伯匡即王歲以討罪必貶其非而謹其漸也

城成周

執仲莪

依傳作亦可宋仲莪不城成周晉執仲人于京師比皆石臣也

各有二書法可合前以書次黍離繳後以易謹履霜繳

春秋始因王都兵後而深傷其衰繼因伯匡討罪而深貶其專

戊辰即位

昭定意如是只可作事講不必歸責而以聖人故早定國家之

本意作

當說定公即位之定因于季氏之立直自無君之久甚為可危之道使台不此登則幾合既失竟同
遂或擇機事於己安知如意如者乎原立一定于人安知不知定人者乎故特為之而昭昭昭昭定事

春秋紀嗣位者之有制所謹定位者之不預

慶父如齊 戊辰即位

兵不偏屬于一人周書言權之宜敬主也魯莊不能收攬兵權專委

慶父以致大逆負惡而去無有敢討之者故書以為兵權偏屬之

戒位不待定於崇朝周書言本之且早定也魯昭不能預正國本援

立太子以致定公制于意如不得以特定焉各以成王証

執仲莪 執仲莪

以伯匡討諸侯而古者國一所以王討

大夫而古者無

執仲莪 且後侵

羊子討罪而失于古者之賦之乃王有討罪

而且于負者君之

同生 春王月公如晉 乾侯 九年春 重現 從權 經本之戒 即強 臣去國之易 見望國不預 謹夫大權 即國君嗣位之難 見望國不預定 夫大本 九年 春王 戊辰 即位 三年 春 之後 時 而 也 有 重 董 姓 之 文 有 手 經 本 之 戒

春王 戊辰即位

春秋始因政元而略謹始之義 繼因嗣位而示正本之戒

立煬宮

定公乃昭公之弟 季孫恐人之議已也 于是而立煬宮 其意若曰

煬宮以弟而繼兄 今定而繼昭公 則亦煬公以繼考公者也 舍公

衍公為而立定 公非吾之私意 蓋魯國之舊制 耳用立武宮 廟制

祭法發揮可也

望國崇夫已祧之祀 春秋正其妄立之非 望國越禮而崇祀 特以記之也

隕霜殺菽

何氏曰定公念先君出逐之故 天示以早 誅意如刑 則石中言失刑也 此其刑也

春秋紀天變肅物之嚴 著君道失刑之應

隕霜不殺

皆是欲用刑之意

春秋紀天道之肅 物有舉輕而明其微 及者有舉重而明其微 過者

雉門兩觀

本宜摠起 摠繳中以二意 一事散作下 然多主開作者 禮必有制 有尊

而臣卑也 彼雉門天子之五門 兩觀 天子之兩觀 先公儲之固已非

矣 定不能因天之災 革而勿具 而因陋承誤 則非謹禮為國之道 何

以蓋前人之愆 故禮必有本 上行則下效也 故反正者必本諸身

正己者可正乎物 季氏之強固當致矣 定不能革己之儲 以身率

人 而循襲效尤 則失致治保邦之道 矣何以禁季氏之魯 故故

特書新作以記之也

春秋記望國之具 後以其不能革儲以取臣也

新作南門 雉門兩觀

聖貴利可

南門天子之五門也 僖公不當始儲以勞民 于有事 閔子騫以仍舊

何現矣 作何現 望國忽定以仍儲 以其失取臣之本也

賈為善此其味矣故書新作以記之門觀天子之門觀也定公不
當仍借以啓臣之效尤子家駒以設兩觀為借此其端矣故書新作

以記之

春秋始記望國不當與借以勞乎民終記望國不能華借以取乎臣

雒門兩觀 季仲圍鄭 季仲侵鄭 後祀先公 圍郕 圍郕

望國不能華借以取乎臣 望國不能華借以取乎臣

毀泉臺 雒門兩觀

臨成業而揚先惠者春秋之所謹具廢業而借王制者春秋之所記

召陵侵楚

文散作下首晉事接照本服直書

伯主奉命而貪利春秋所以陋之也

○遂伐楚 于師召陵 城濮 召陵侵楚

桓文之伐楚固以義舉然而未請王命則失于專使其功之不成則視

侵楚之責為甚幸而一成召陵之績一收館穀之功而皆以義終焉

故春秋于之晉定之伐楚亦有義與兼之元老在列則得手正使其

功之有成則視桓文之美為尤何以駕言水潦之方降托為中山之

不服而卒以利沮焉故春秋陋之

專命攘夷而成功者猶可于奉命攘夷而臨祭功者深可陋

遂伐楚 城濮 召陵侵

攘夷有功而歎于義者既可責攘夷有義而沮于利者深可陋

伐楚 召陵 城濮 召陵侵 柏舉 咸沙 五氏 夾谷

專兵歎于義而能成伯功者猶可取正兵沮于利而遂失人心者深可陋

○子突救 召陵侵楚

奉命恤患而守義者春秋不計其無功奉命討罪而貪利者春秋深陋其無功

阿現公使下馬事仲仲何也
季仲曰即從祀先公口印
望國不能華借而無以取下
能一兩現 從祀先公 盜竊其
比者王陪臣
望國不能正身以致陪臣之害
以記之也

此題可合兩語敵服以律同師以禮下敵
致楚人既服下集集名正謀謀之能
致不能故合以利廢功以利廢功是
侯解休於遂伐楚上至不極下至晉定與
全題同格
根義而近道者 序其情據義而
以者 陋其
批仲城 召陵侵
學子討罪而失于者者可几奉命根
義而阻於利者者

。處父救江 召陵侵楚

俱以桓文講

伯臣恤患非其道春秋記之伯主討罪沮于利春秋陋之之皆列下國

滅沈以歸

興滅繼絕仁人之心效死守國仁者之事

春秋紀兵有責其不仁而獲國者有責其不仁而棄國者于其暴虐下者皆

。召陵侵 滅沈

春秋討而沮于利者春秋深陋之奉伯討而過于暴者春秋深罪之

滅沈歸 入曹歸

主傳殺之或書或不書為是

春秋紀小國被患而敵罪于人略小國被患而歸咎于己現之謂之自討知失于取禍

舉馳

非義所係略于傳尾見之不必作一意是多主摠叙分作自魯言之上不請于

天王下不告于方伯專受國于意如復見拒于晉伯則夫汲于盟

者豈非吾公之敵乎故書及自諸侯言之內無于于安夏外無于

于攘夷特于定公之請講于侵楚之餘則夫落為盟者果關

于天下之事乎故不序只主善內志內見責定公不能正已蓋始意也本諸侯但于舉也

望國有歎而要夫信春秋原志以着其罪之也

召陵侵 舉馳

以沮利畏義對作序于不序意倒書法要見晉定召陵之會元

老寵臨十八國威在求貨于蔡無功而還上不能以達天子之命下

不足以過強楚之勢實有聞于天下之大故也舉馳之盟定公初立

其位未安上不請于天王下不告于方伯汲求盟其敵在魯而非有

係于諸侯之重輕也

有主上下兼貶楚者莫若上晉下吳意高可從上書及略詞下不言救

伯主攘夷春秋必誅其意而略其功遠人恤患春秋不因其心而廢其功

吳入郢

幸其父兄有已冰伐國之久而况君金君之室毀其宗廟有已非計原之公而况臣之臣

邇人肆欲道以逞其惡春秋奉天討以嚴其貶遠人乘約而肆淫以貶之也

○柏舉

入郢

無幾無意亦有已

順天命必有已于貶之奉天討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五刑

始不因心而沒其息終不因功而掩其惡一賞一討天理之公也

遠人從義恤患春秋順天命以三之東約肆淫春秋奉天討以貶之

○台陵侵

入郢

柏舉

台陵之會天子之元老躬臨十八國之諸侯咸集名亦正矣乘此以有為

焉往不克耶夫何貨賂之青弗遂于荀氏振還之詞遷及于蔡人所謂

利勝而義微者也故傳書伐而經書侵見其非能太創于楚也柏舉

即善而之戰上焉達天子之命下焉成伯討之功績亦備矣存此以進善書亦有

即善而終耶夫何乘其想敗遂有郢都之入肆夫淫亂乃為處室之與蔡所謂

善小而西天者也

攘夷之名正而遂沮于利者春秋深陋之恤患之功大而復肆其惡者春秋深貶之

荆入蔡

荆人聘

柏舉

入郢

舉號稱人稱爵舉號法有嚴怒心無毀譽寬猛之宜是非之公

春秋黜遠人獨復而後嘉其慕義善遠人恤患而後貶其肆淫

盟曲

墮石

取郟

遷齊

柏舉

入郢

上甲午卒傳

紀事而隱顯其詞見春秋參之質之中紀外兵而奪其事見春秋公賞討之權

城邢

楚丘

柏舉

入郢

上甲午卒傳

伯惠西施春秋責王賤伯而詞有詳略焉兵西舉春秋褒善貶惡而心無毀譽

于戚 于祖 拍舉 入郢

遠人交內春秋因逆順而進退之遠人治外春秋因善惡而褒貶之

○拍舉 入郢 以益來 歸郢益

上不以善而掩人之惡下不以惡而沒人之善聖人公賞罰有如此

春秋進遠人為善而終黜其歸于惡者望國為惡而終美其歸于善

○意如 舍中軍 公即位

媯之所以得三者豎牛之力也媯不滿其私恩而討其亂家之罪則為賢

定公之所以得三者意如之功也定乃為于利己而不正其逐君之罪則非公

加從祀同用後破

明義而討罪者大夫之善徇利而黨惡者國君之失

得位而後賞其善者內臣之善得國而

明義而討亂家之罪者可于昧義而啓背上之惡者可記

適歷 春王 即位 從祀 圖廊 圖廊

春秋託國君昵私恩而昧礼于先致家臣屢效尤而肆患于後

舍至 即位

意題存備參考

春秋于逐君之臣于及忠者之明其罪正徇私者之察其惡

鄭游連戚以斯歸

主臧黃傳

春秋責外臣肆患之不仁惡小國處患之失義

執樂祁犁

私利二小意分講語主趙而不主范私也獻趙而不獻范利也傳中方

睦應方西皆有獻應獻羊楛只是責晉定不能覽奉挈統而執人

出于列鄉之私意威福之柄移矣或以私意出于下政柄移于上分作

李仲如晉
李桓子如晉獻却字而何后年之蓋使亦
既虎專權之所也既虎係臣而能國
故二子使焉以其使身不知矣

殊非 此下疑起後亦重權程意

伯國討罪而出于臣之私春秋致貶以謹其奉之移也

執仲幾 執祁犁

即王畿而討罪春秋惡伯國之專假君命以討罪春秋惡伯國之私

召陵侵 執祁犁

攘夷以利沮春秋着伯事之陋討小而以利行春秋着伯奉之移

會瓦

此意華方年傳合句收師方也

舊主重衆以謹奉一事散作此固有理然玩傳雖首尾相承而意則

不貫故近多主摠叙分作摠收且從之言晉師而不書士鞅者何蓋大

衆有邦之根本雖君侯當重之大夫何人而敢輕用哉苟或淫怒以運

專命而動吾恐民心之搖慘于敵國之變矣故士鞅之體雖與師敵

然用大衆以恤患則又所當重焉况兵權有國之司命惟君得以主之

大夫何人而敢竊弄耶苟或取民有衆專主兵權吾恐大阿之柄歸

于大奸之手矣故士鞅之未雖為救魯然專大權以行私則法實所禁

焉

春秋筆削伯臣之恤患以示重衆之義專兵之戒焉

于伯臣時兵高重大衆者以不董權之意也

○公伐邾 餘丘師還 會瓦

伐邾之與餘丘同將兵也或不書師或兼稱師者何蓋師次于君

而與大夫敵此大法也今桓公親歷于行陣而慶父將兵以啓行春秋

與常典以体乎礼之經可不致辨于斯乎是故伐邾書八而略師所以

尊君也餘丘書大夫以帥師所以敵体也而輕重之法于斯定矣師還

之年會瓦皆君与大夫也一則書師二則書師者何蓋師非人君所

輕用而尤非大夫所得專此大或也今莊公既無名而妄動而士

鞅又有衆以行私春秋着權制以足乎易之變可不致謹于斯乎

是故圍郟還而書師所以警君也會于瓦而書師所以謹臣也

而輕師之戒于嚴矣

春秋始因君將用師而常例以示法終因君將用師而變例以垂戒

○伐邾次郎圍郟師還大棘于瓦 棗林于瓦

雖師次于君至用大衆則以師為重雖師與大夫敵至用大衆則以師為重

春秋明君重于師而復變文以謹其黷明將等于師而復變文以謹其專

次郎圍郟師還 棗林于瓦

至用大衆則君與大夫皆以師為重而不敢輕也

國君用衆春秋既變文以謹之大夫用衆春秋亦變文以謹之

次郎師還 三軍 中軍

春秋既責內君不當輕用手衆尤責內臣不當專用手衆

餘丘于郟 棗林于瓦

春秋于大夫用師也有正例以明相敵之休有變例以示專主之戒

○棗林于瓦

渾作同沙隨不見平丘不與例為是其主合者不從然開作亦不為皆

但恐從復君用傳意分作措詞不重尤好徒知鄭所當伐而不知兵晉

之兵也晉之兵晉主之可也趙有何人而敢托以討罪耶書曰臣無作威

看其昧矣故不言趙有而曰晉師此義行則不征以奪其民者何有哉

徒知魯所當救而不知師晉之師也晉之師晉令之可也士鞅何人而

敢托以恤患耶書曰臣無作福鞅其昧此也故言晉師而不書士鞅此

義行則厚施以移其國者何有哉

春秋既謹伯主專兵以討罪復謹伯臣專兵以恤患

大棘于瓦

會二傳作

春秋既明將等于師以示人君兼重之義復明師重于將以示人臣專重之戒

會中軍 棄施奔 會瓦

春秋屢因強臣有專國之患故不與人臣以主兵之權

從祀先公

倍臣假祀以售其私春秋原情而微其事

遜齊 乾侯 從祀

強臣以下而制上其罪深陪臣假公以售私其情逆

河陽 從祀

觀祀失于伯主春秋嘉其情之順祀礼正于陪臣春秋誅其情之逆

楚子一陳 從祀先公

外事扶義而為利春秋末戒其罪陪臣假祀以濟私春秋特徵其事

從祀 竊弓

祀礼正春秋微詞以誅陪臣之逆分器失春秋詳詞以罪望國之慢

得玉弓

加失全

春秋紀望國分器之復而記其君臣不恭之罪

城虎牢 得玉弓

春秋既責或國不能守其分地尤責望國不能守其分器

及齊平

平前年再侵齊之怨

主暨齊平傳二意見前

春秋紀望國結成于外必原其志而着其罪也

夾谷

觀聖人相君能化乎強見聖人為國惟順乎理而已矣

次于伍次
齊侯伐晉在伍次衛侯佐之

及齊平 夾谷 歸田 其志已見其罪力
尚求外見國君什怨之非道以弱化強見聖人相君之以理

伯義舉而或國之謝過也以文聖化行而大國之謝過也以質

、來歸田

以齊感聖化而誠心歸地作其不嫌序績但于書法處出說不必

、正意

春秋于大國歸地之誠而不嫌于序績焉

、夾谷 歸田

前後俱主聖人對作可玩今以聖人化齊齊感化分講而後倒來

歸書法

聖人順理以化強而大國感化以歸地春秋不嫌于序績也現如多、感強而此地可以見績多

、濟西 歸田 謹闡

摠起而後以書來不書來分新各收書法濟西謹闡見併于齊也

矣今乃歸焉人或謂齊之心服而然也不知齊每恃其強大魯屢至于

屈辱一則媚悅而得地一則悔悞而得地不然齊肯遂舉以與之手

故止書曰歸也鄙謹龜陰見據于齊者亦久矣今乃歸焉人

或謂齊之有畏而然也不知聖人之化強以理齊人之謝過以質效

順出于中心之誠土字復于俄頃之化不然魯何能致其來乎故

特書曰來歸也

春秋于大國歸地有着其因求而得者有着其感化而歸者

、伐楚 于師 夾谷 歸田

須要作出于王伯氣象來有伯必大國王不待大之意現齊桓服楚八

國就列終未免以力服人至于聖人之化則緩斯來動斯和有不期然而

然者矣

義以服強夷春秋既序其績禮以化強國春秋亦序其績

于師召陵 歸三田

刊破次序績意

外夷服伯義以求盟春秋特序其績大國感化而歸地春秋亦序其績

伐楚于師 召陵 歸濟西 夾谷 歸三田 謹闡

此宜以歸三田為主物敘事實抽開分作各繳來盟書來者序桓公

帖楚之績也而三田同于于師之書者序在已化強之績也濟西謹闡

書歸者曾請而得之也而三田異于書歸之文者齊服而歸之也

如此主張庶合傳意止出于師濟西三田尤好

春秋紀事因其服人之美同而序績亦同因其歸地之情異而立文亦異

歸濟西 歸三田

春秋于大國始歸內地而着其出于私結歸內地而着其出于誠

○歸三田 歸謹闡

春秋始紀大國歸地誠而序化強之績終紀大國歸地順而彰進善之美

元年 春王正月 遂伐楚 召陵 夾谷 歸三田

不書一年而曰元年者法乎古制以正次王王次春者裁自聖心是

之謂通古今于一息者有王異世而同神也于屈完來盟序桓公

之以義服楚于三邑來歸序在已之以禮化齊是之謂會人物于一身

萬象異形而同體也

聖人修經通古今于一息會一物于一身

春王正月 春王正月 伐楚于師 夾谷 歸田

聖人修經之法無間于今古序績不嫌于人已

○會潛 盟唐 于師 歸田

○好意 隨和費

大國地見聖人以理化強之績大夫

既已見聖人以理于國之兆

于地乞血 夾谷 歸田

伯信奉而一國之謝也以此聖化

而大國之謝也以此

魯公書討戎狄舉號以別乎內外者休夫王道也既序桓績亦序已績無間乎人已者處以天道也

內外有別見聖人深明乎王道人已無間見聖人自處乎天道

秋七月 召陵 歸田

聖人修經紀月也而明天人之理序績也而會人物于一身

滕子朝 歸田

禮修于堯惡春秋點人壽而不以為儲地歸于感化春秋序已績而不以為嫌

拍舉 入郢 夾谷 三田

因事異施見聖人以天而治人有功自序見聖人以天而自處

圍郟 圍郟

以反諸已意作物倒書圍郟見其強叛之實不書郟叛所以示反已

春秋紀國名之迭儲大夫效其尤倍臣襲其弊

春秋屢紀大夫討國邑之字而深責其反已之道焉

伐邾 伐宋 救台 伐晉 圍郟 圍郟

上三股換大雩大閱同用

春秋紀國名之迭儲大夫效其尤倍臣襲其弊

三軍 中軍 圍郟 圍郟

兵制屢變春秋責大夫之不忠兵事屢奪春秋責大夫之不知

辰佗 驅奔

宋作一頭收弟字書法下分二脚總足暨字書法或主三股作書法

惣繳俱可

春秋紀去國之事必罪薄恩昧義而失節者焉

自陳入蕭 自曹入蕭

多主三書法各段作真若主書及書入作一比對自陳自曹作一比畧

云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為亂也今列鄉也或起背叛之心
或為比周之計不思比干之自獻自請展禽之三黜不出何如其人哉
故書及書入以罪之叛君者有誅有正有殘未可與之為党也今陳
曹也因列鄉之末援遂推挽之不力不思晉悼歸魚石于宋苟吳
却城降于鼓何如其人哉故書自陳自曹以罪之

春秋既着列鄉肆叛之罪尤着與國鄆叛之罪
大心自曹入蕭

意同上大心于宋右師之取也不能伸大義以討逆臣之惡猶曰委任
去國羈旅之臣責不及焉可也而乃忿其見逐乘札以逞可乎哉人
臣之道可貧可殺而不可使為亂大心之為則亂臣矣書曰入于蕭入
者逆詞也不言叛而罪着焉曹人于宋姻鄰之國也不能扶大義
以為討逆之援猶曰此方伯連帥之職責斯免焉可也而乃受之國

會中出之蕭地可乎哉不令之臣可執可執而不可為之党曹人之為則

私党矣

春秋既責大夫為不善之後復責與國為不善之党

奔陳入蕭叛入蕭

合二傳作除入蕭同添地奔陳亦同

春秋于去國者別其罪之重而尤責其君叛君者明其罪之同而尤治其党

墮師費

以礼為國之兆要發揮去師同

即望國復王制之舊見聖人行王政之兆

城費 城成郭 園費 園師 墮師 墮費

此題三版見大夫強而諸侯弱中二版見家臣強而大夫弱下二版還言諸
侯強而大夫陪臣各得其所越礼謹礼為主

大夫越禮專國而致上下之皆微聖人謹禮為國而致上下之交順

城費 城郭 墮郕 墮郕

越禮而固私邑者大夫之非以禮而革強都者聖人之化

城費 城郭 園費 園郕 園郕

始與後以固私邑春秋既敵罪于大夫繼用兵以叛討邑春秋復歸咎于大夫

園費 園郕 園郕 墮郕 墮費

陪臣專權據邑以叛而三家遂真能制者何哉大夫之越禮不度其敵

固如此也夫子嘗曰三桓之子孫微矣蓋有驗于斯云大夫感化帥師墮

邑而陪臣亦真能抗者何哉聖人之以禮為國其化固如此也夫子嘗

曰期月而已可也蓋有驗于斯云

強都迭叛見大夫越禮之敵強都迭毀見聖人謹禮之化

會夾谷 墮郕 墮費

此有齊一變至于魯一變至于道意下微此

即二國交好而見聖化之大化即二邑迭毀而見王政之可行

歸三田 墮郕 墮費

故地復見聖人以禮化強之績私邑毀見聖人以禮為國之兆

聖人言禮化強也而績成于外者有地于內者

公圍成至

以強危對作圍至書法各繳孔子未得政是辨論之詞只可作結

難以入講亦有各以孔子未得政番講者並存之天地皆公室之上而

公親圍成者何強也蓋政之出于私家已非一日矣而况孟孫自平難

于季氏勢乃張于二家如之何其肯服哉故斯舉也歷以親將之兵

持以大衆之圍誠所謂強者此其所以書圍歟諸侯以一國為家而

書公至者何危也蓋權之去于公室亦已有年矣而况定公受國于

意如勢益危于先君如之何其能克哉則斯舉也戎行無奏凱之

歌呼吸有不測之變誠有足危者此其所以善至欤

春秋于國君之討邑既着私家之強尤着公室之危

墮師費 圍成至

此則專主聖人作不必繳書法

私邑迭毀見聖人行道之端私邑難制見聖人得政之法

慶父奔 圍成至

春秋紀望國失賊而見賢臣得政之未久紀望國討強而見聖人得政之未專

夾谷至 圍成至

化行于外見聖人惟順乎理化沮于內見聖人未專乎政

圍郕 圍郕 圍成至

上叔孫圍郕而弗克者由其行已不恕以啓之也春秋不沒其叛強之

實以責之下定公圍成而弗克者由其用人不專以致之也春秋特誌

會其強危之實以記之

內臣難于討叛春秋紀實以見其行已之不如而難于強強春秋紀實以見其用人之未專

入晉陽叛

中事之逆惡之極分講語

伯臣據土以拒私邑之兵春秋深貶以明人臣之義也

入朝歌叛

春秋紀伯臣皆君之迹所以着伯國貪利之效也

晉陽叛 朝歌叛

伯臣始叛春秋因昧義而罪于臣伯臣繼叛春秋原貪利而罪于君

城濮 莒于殺 于箕 伐衛 平丘 會扈 召陵侵 執樂祈

于沙 于咸 五氏 荏盟 夾谷 于黃 晉陽 朝歌

春秋原前伯之盛由明義以服人心責復伯之衰由貪利以失人心

踐土成... 其伐許伐衛... 以酬五氏

伯成無敵... 踐土成... 臣陵... 夾谷

踐土成... 以酬五氏... 現美伯強弱之圖... 或先

踐土 于溫 平丘 召陵侵 于沙 于咸 夾谷 重黃

諸侯咸服見伯主明義之徵諸侯皆叛見伯嗣貪利之效

平丘 召陵侵 于沙 于咸 夾谷 晉陽 朝歌

諸侯外携而大夫內叛此伯業之所以不競也

垂隄 新城 盟扈 會扈 平丘 召陵侵 于沙 于咸 塗氏

惟伯主委政而貪利故伯國外携而內叛矣

會扈 執意如 召陵侵

隨搭同主三設作或搭伐宋會扈召陵侵上討罪沮于利故略不序

賤稱人下攘夷沮于利故書侵以陋之

伯國每貪利而棄大義春秋必嚴詞以備其責

會扈 澶淵 召陵侵 晉陽 朝歌

伯政委重春秋嚴詞而責之備伯臣迭叛春秋直詞以見其效

盟扈 執意如 召陵侵 沙咸 五氏 于黃 晉陽 朝歌

意同前但此多諸侯事

春秋貶伯國之貪利棄義以謹其始紀伯國之外携內叛以著其效

取郟 會扈 召陵侵 執和黎 晉陽 朝歌 齊衛伐晉 黃池

賢臣諫君而示用邪貪利之戒伯國昧義而致用邪貪利之禍

春秋紀盟國貪利貽禍有其驗見伯國貪利失業有其由

通歷 相舉 執和黎 趙鞅歸

即伯國之每虧乎義由伯臣之每放乎利也

會扈 召陵侵

春秋于伯國有着其以利而忘大分者有着其以利而昧大防者

所不免也

春秋紀大夫去國有著失平家之道者有著失保身之道者

朝吳奔

春秋記外夷失賢而見賢臣失保身之智記與國失臣而見大臣無發身之仁

擣李

只主詐勝一意蓋所削者事不在此年也

遠人用詐以勝敵春秋特書以重敗凡之也

越入吳 擣李 黃池 越入吳

春秋物叙而後以筆削立意越之于吳敗入脩書者以其用詐報怨之非也

吳之于越報復不書者以其明義復仇之正也

春秋于遠人構兵有脩之以示戒者有削之以示義者

前贖奔

春秋特紀儲君之去國既罪失父道者尤罪失子道者

成奔 前奔

書成去國春秋交責君臣之道儲或去國春秋交責父子之失道

前贖奔 陽生入

春秋既因嫡家去國而交著父子之輕大本復因嫡家歸國而交著父子之重倫

滅胡以歸

春秋事實難起不必滅字書法轉過胡來二比中楚亦不可遺當如傳

挑講在內破不用楚可也畏天之威智者之事胡也當楚被患既

海為俘虜之行及楚已寧又失尊事之礼則其所以致滅者乃自取耳

春秋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也豈滅之者獨有罪哉經故爵楚名

豹得非書胡之致寇也耶以義立命仁者之心胡也平常自處既有

委命之言及禍之來不為苟免之計則其所以被執者乃自屈耳乃

滅胡以歸
胡于楚者皆楚而絕陳好故

天子使
尚來河原在子之身矣

于儲君去國而交其
失父子之道也

以楚滅國作

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豈造物者可同語哉經故特書以得非

責胡之失節也耶春秋之義三命三書之也

春秋于外夷覆小也既著小國有致患之罪尤責小國無虞患之節記強夷度上高

滅胡

主胡說春秋爵楚而滅其滅國之罪以胡有取滅之道也外患

春秋末滅外夷覆小之罪以小國有自取之道也中楚亦不下

豹歸

春秋二言既以爲有命而不事楚又不能知命而屈于楚故春秋書名

而書以歸也

春秋責小國之君以其事大無礼而臨難失節焉文責天子大夫

入郢 滅胡以歸

春秋全單書法在後或致黃此亦存之罪大夫

小國始乘外約而輕以召禍終被外兵而軍以失節春秋深責之也

遠人乘約而肆淫春秋奉天討以黜之小國取禍而失節春秋怒夷討以罪之

定公題終

入郢乘約肆淫之惡其可宥乎不書子向奉號以黜之奉天討也聖人
本然而然出于不然也故議仇之輕重而尊君父焉楚子圍蔡報復
申與君父之仇可不原乎書口而掩其怒之存天理也春秋存天理以怒之
遠人肆淫春秋奉天討以黜之外夷復仇春秋存天理以怒之

盟既 圍蔡

內信講春秋着以德報怨之罪外兵舉春秋着以直報怨之義

盟柯 圍蔡

魯之平齊從易世之桓舉一匡之義則當其可而無什怨之罪不然修

怨怒鄰以危其宗社可謂孝乎楚之報蔡復父母之仇雪宗廟之耻雖

過于暴而得當報之宜不然包羞忍耻而不能一洒可謂孝乎

然當付春秋不以望國事仇為非然當報春秋不以外夷得復為罪

大青 圍蔡

罪有輕重者所當誅也可怒在彼已何與焉今重者尽赦之則天討

不行矣然有輕重者所當報也可怒在彼已何與焉今重者能報之

則天理不泯矣

春秋託望國施小惠以示天討之不可廢然外夷復重仇以示天理之不可滅

楚丘 伐齊 柏舉 圍蔡

去楚丘柏舉合

以然報德者深可罪以然振怒者為可怒

入陳 圍蔡

先書殺而後書入不稱取陳而書入不書降與廷特書圍蔡而稱討

外夷有討賊之功春秋不計其貪外夷得復仇之義春秋不計其暴

食牛 改卜牛

叙畢提郊說儲作一頭不敬不時發二脚收今魯得郊以為常事語于

後摛倒書法致祭社稷乃諸侯之職而郊祀天地實天子之事魯豈
等之君敢下萬乘之禮其為僭也甚矣不特此也禮以敬為本今防
閑慢弛蒞事苟且俾郊牛見傷于鼯鼠不敬為何如禮以時為大今
弗由舊章罔遵常候以冬郊石行于夏不時又何如

食牛改牛

有以食牛見事天不能敬改卜見事天不敢專分作未穩莫若还用僭

共禮與不敬是

春秋于望國祀事既見其不敬之罪尤其僭禮之罪

夏郊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禮也魯以侯國而祀天則非矣冬至祭天子
園丘夏至祭地于方澤時也魯以四月而郊天則非矣

○竟紅 比庸 呂問 舍改夏郊
一初 祀大夫不得借諸侯 不得借
天子 非時非地而事之重 不時不敬
而借之重
：要致望國非時非地之或 不
：深凡其支特者望國不時不敬
之祀 不深眾其儀

春秋于望國大祀也既責其越禮尤責其不時

大雩 吉禘 四卜郊

望國奉祀而屢僭乎禮春秋因事而特誌其失

伐邾取盟

各盟所得約在事實中以前三段意作摛倒書法

兵信迭舉而罪各有所在春秋詳書而責各有所歸

邾邾 伐邾取盟

傳中以禮為國近多強作魯說細玩近當指邾為是蓋天子之喪動

天下若諸侯同盟而奔喪非禮也

外君逾禮以事大內鄉昧義以害鄰春秋均罪之也

舍中軍 孫齊 竊弓 取田 盟句 繹

春秋詳強臣事國獲恩之事顯強臣奪地報施之私

春秋納威至靈公國難國之難處

言三段作各級為高前賸無道為國人所不受是謂父不父故書納衛

輒拒父而國人助之是謂子不子故書世子使靈公大臣早正國家之本

晉鄭趙鞅無道助逆之非則禍亂何從而生乎今則不能定國本

于無事之時一則不當納罪人于有事之日故書納世子于趙鞅帥師

之下而鞅不知義是公與衛國大臣之罪皆見矣如此主張廢趙傳合

其功其功有主二大比前賸者君之儲或克及子道以承宗祧可也而乃不愛

其親不慈其子其無道也何如故宜乎國人之所不受也然靈公未

必有廢之之命衛輒何人而與之爭大臣未有更立之與爭衛人何名而拒

聖國之甚春秋既以納書而又稱世子前賸無道固不容掩而衛輒與國人

逆倫之罪亦見矣趙鞅者晉之執政申明大義以示天下可也而乃率故

春秋之終之象納不道之人其昧義也何如故無惑乎衛人之敢拒也然主

君者靈公不能早正國本以至于斯當國者大臣不能更立賢君以

至此極春秋係細世子于帥師之下趙鞅昧義固不可道而靈公身大

臣啓禍之罪亦著矣

春秋紀伯臣置儲君于與國而其責各有所歸焉

春秋均着入國據國者之惡並見助亂致亂者之罪

忽歸白突歸白自楚歸白納威白

本是上四段各有所謂故春秋書詞不同下一段以其無道故春

秋屢紀復國有循例以示義有變例以著罪

前賸奔宋納威

去國而兩有罪春秋交致其貶舉兵而各有罪春秋備見其責

迂邕來

春秋失始謀咎善謀分則與加放獵無大異宜重在皆楚誰吳上
委罪執政只帶說
與國處事而謀之不臧春秋變文以著其罪也

外夷肆憲春秋以復仇而怒之與國被患春秋以失謀而責之

邲州來放獵

盤庚五迁利害甚明而衆猶有怨不道有君人情然也貽也始謀不臧

皆楚誰吳失計甚矣春秋以蔡邲為文若曰自貽伊戚吳人則何尤焉

穆公敗敵歸作秦誓而悔蹇救不替孟明反已道也貽也自失幾會

委罪忠謀濫刑甚矣

春秋于與國既責其失始謀而貽患于國尤責其咎善謀而委罪于臣

邲蔡邲州來放獵

與國始被患而失謀以怒大國可責繼懼禍而委罪以媚大亦可責

邲州來邲州來

因傳作比

外夷納侮春秋著其有凌國之漸與國被患春秋責其失謀國之道

圍戚

以衛之君臣為亂臣賊子作事實起而以齊助亂臣賊子作文倒斷重在

齊國夏為是講中略采後果若以為有罪等語貼輒見其為賊子

再略采輒辭其位以避等語貼曼姑見其為亂臣齊圍戚以拒前賈

是虎賊子也助曼姑以圍戚是党亂臣也故以為首

春秋西與國之季倫而必先治大國之党惡焉

納戚圍戚

立於上稱世子以見輒之不當立下首國夏以罪齊之不當党主此者不從

兵始舉春秋罪負惡者以正大倫兵繼舉春秋罪党惡者以正大法

圍伐鄭 圍威

春秋州吁以臣弑君文仲固不當從之矣而宋又豈可以党文仲故故以瑒公為首謀亂臣之党衛輒以子拒父曼姑固不當附之矣而齊又豈可以

党曼姑故故以國復為首以誅賊子之党

党大惡以修怨者春秋既首其罪党大惡以爭國者春秋亦首其罪

桓僖官突

春秋紀廟突有着其礼之過者有明其分之等者

放獵

主迂州來傳不必用專濫二意

與國委罪于忠謀之臣春秋歸罪于刑政之失

圍蔡 放獵 辰奔

新辰以兵聞故出奔

春秋原諸侯始而失謀國之道而卒不危免身之禍

執戎歸楚

春秋外戎作頭晉分二脚書法各繳為是

春秋紀事而外戎也既罪伯討之失尤傷伯業之衰

執曹界宋 執戎歸楚

文之執曹也執諸侯以罪諸侯也夫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是劫之也暴而非

執戎歸楚也夫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是劫之也暴而非

執戎也執戎也夫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是劫之也暴而非

執戎也執戎也夫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是劫之也暴而非

執戎也執戎也夫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是劫之也暴而非

執戎也執戎也夫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是劫之也暴而非

雲鄰以致外者固可託虐夷以事外者深可託

執曹歸京

上不濫而不專下既詐而且墮

治有罪以尊王者春秋子之治無罪以尊夷者春秋惡之

執曹界宋

執曹歸京

執我歸楚

上或書界或書歸者見晉一則以此與彼而一則以下奉上伯事之不同

也有如此下不同界而曰歸者見晉非夷狄待楚而以京師事楚伯業之

春秋不競也有如此

春秋于伯正有因其治內而異詞以紀之者有因其事外而特詞以惡之者

城濮

彭衙

棄書伐

蕭魚

執我歸楚

春秋原伯國屢主盟于中夏惡伯嗣特自屈于外夷

陽生入

荀謂廢長之少景公之私也然太伯之讓季子歷伯夷之讓叔齊惟知

尊父命耳曷嘗以其私故而陽生之不悟也故不稱公子若曰非先公之

子也不然如之何其不子耶荀謂所樂乎為君者故之則之也然若王

之嬖伯服晉獻之嬖奚齊固亦屬大臣耳其後如之何故而景公之不

鑒也故特係之齊若曰此齊之陽生也若然如之何其之耶

春秋于儲君爭國既責大夫子道者尤責大夫父道者

及荀息

里克中之不免殺身之刑陳乞獻諛終被弑君之罪

春秋既因賢臣被難而驗中之者之禍復因儲君爭國而顯獻諛者之罪

棄盈入

春秋書復入而統係于晉不稱公子而係之齊

春秋責大夫不直而統以致亂罪其君責儲副不子而統以啓禍罪其父

宋楚平 既失
乃人言者無以有己乃人子者無以有己

春秋不諱望國為惡之迹其終有遷善之美也

取郭取郟 伐邾益來 歸益

春秋不諱望國為惡之迹其終有遷善之美也
取郭取郟 伐邾益來 歸益
魯君之滅郭郟為皆書取耶蓋不為義全私恩聖人志也彼
覆人宗祀雖王法之所不容而義兼君親又私情之所當念苟以大
惡而在所必治是証父攘羊以為直矢何以存愛敬之心乎故諱不言
滅也蓋子之禮而猶書取不失傳信之實也哀公之入邾執君又何以
不諱耶蓋大政過許遷善聖人教也彼恃強肆暴雖有既往之迹
而去逆效順則有自新之善苟以前惡而不為揄揚是入筮羈足以
為智矣何以司賞罰權乎故備書不諱以見今日之非而繼書歸益
愈顯去惡之美也去歸益同用次破加矣伐我取謹闡亦同用三破
為惡而不忌者春秋婉詞存其實為惡而能改者春秋直詞彰其美

春秋始諱內惡而不失其實終紀內惡而欲彰其實

望國肆惡凌人而無忌春秋特諱之為惡辱己而能改春秋特彰之

伐邾益來 伐我取二邑 歸邾

混文還當對作何物東為是

春秋不諱望國為惡取辱之事欲彰望國去惡遷善之美

以益來 歸邾益來

善尚前但小異耳

望國肆惡春秋欲見其善而彰望國遷善春秋不念其惡而進之

于由 益來

聖人以信易食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春秋于由諱公而不書者欲見後書

鄭魯逃來之為失信而惡之也聖人道德大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春秋書以邾子益來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邾子之為能去其惡而與

之也加意逃歸亦同
春秋特請望國講信以其失信于後不為望國為惡以其去國于後不為望國
柏舉入郢以郢歸郢不與其也春秋于望國公曰不書請信以見其善
于上是不以其善而掩其惡下是不以其惡而蓋其善

外夷為善而不克于終春秋之望國為惡而不積于終春秋之美之

入曹以歸

須括及傳意田文羈說皆晉奸宋作眼目

春秋略小國見覆之實以其有自取之罪

執虞公

前以貪利取禍後以失道致禍講傳內事不可遺拒官之奇忠言听

聖國事公孫彊辨言作文用之破不宜用蓋上敗事實扯未對下敗耳本傳正

春秋之意俱各在不言滅上書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者罪虞公之自取而

不以滅國之罪乎晉也書宋公入曹以歸而不言滅者罪曹之自

取而不以滅國之罪乎宋也借曰弱不可以敵強虞之滅晉之強

也殊不知隨有季梁楚不敢伐鄭有子產晉不敢屈國有忠良

弱亦強也使虞能用官之奇之忠言而利謀之不行也豈其處至此

乎經曰自作孽不可追虞之謂矣借曰小不可以敵大曹之滅以宋之

大也殊不知無極以說勝而楚曰削宰誣以佞間而吳曰傾國有奸邪

大亦小也今曹乃就公孫彊之辨言而政事之日亂也若之何不亡乎傳

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曹之謂矣

滅黃滅江執曹以歸

貪利取禍者春秋既畧詞以罪之夫道致禍者春秋亦畧詞以罪之

不幸而處難者春秋詳其詞無道而致禍者春秋畧其詞

遷州未入曹歸

迂國由于自取者春秋變文以罪之覆國由于自取者春秋畧詞以罪之

○ 伐我

不伐我者其國也而伐我者其國也

三邲畏魯吳猶未若晉楚之強三邲備吳魯亦未至齊宋之虧而季

孫乃遺微虎宵攻之策坐受敵人之困其有愧于國佐皆城借一之勇

多矣勿景伯少待之謀甘為城下之盟其有愧于華元國斃不從

之節多矣哉何而不為棄國也耶聖人于此故見其城下之盟故不

言曰鄙又深諱其城下之辱故不言與吳盟以為後世謀國之士不能以

礼義自強之戒深矣 東晉吳克而屢舍微虎故攻之連地可見吳強未盛而魯未及弱

望國被兵而有屈敵之辱春秋諱詞以為謀國之戒 諱望國之下敵若某國之自強也

○ 戰即伐我

荀白桓負大惡不可樂歟則于越之盟鄭伯首定其位矣于稷之會齊侯

維濟其奸矣今小忿不懲乃遽戰于魯境庸得為知類乎是故顯詞

而不諱者罪在外也荀白是持重乃力不可敵歟則有以國斃華元不屈于

楚矣請合餘燼國佐不屈于晉矣今大勢可為乃遽盟于城下庸得為

知取乎是故畧詞而不詳者辱在內也上肢雖重在外起繳處歸重

魯為是

交兵而罪在外春秋有詞以示義受兵而辱在內春秋諱詞以示戒

○ 戰即圍宋及平 戰肇 表妻 伐我

外來戰不諱者着罪之在外也有齊宋不屈于敵為可于伐我則諱

○ 者以辱之在內也

春秋不怨外侮而于待敵者之有道深諱內辱而罪屈敵者之無謀 直着外侮而待敵者之無謀

戰即伐鄙 圍宋及平 如師表妻 伐我

于即直書不諱者着三國之罪也伐鄙則書紀實之文也而華元國

佐不屈于敵之事可于伐我不言鄙及盟諱魯之辱也書伐我者款

○ 下題陰上之文

敵善已甚而仇自強者比而予敵惡未甚而自屈者比而予

春秋左傳卷之四十四
昭公十四年
宋楚平
宋楚平伐我

見其安也而季孫自屈于敵之罪可見
其事迭舉春秋各隨其事而待之異兵事特舉春秋故見其安而諱之深

宋楚平 宋楚平伐我

春秋左傳卷之四十四
昭公十四年
宋楚平
宋楚平伐我

伐邾入來下伐我

日近善之美焉季孫見屈于敵而不能自強其有愧于華元之有
以國斃國佐之皆城借一多矣聖人以為耻之大而非戰即之後比焉
故深為之諱以為謀國之戒焉

春秋不諱望國之惡者以其近于善深諱望國之辱者以其屈于敵
伯國恤患春秋記其失用兵之法望國被患春秋記其失謀國之道

○伐楚救江 吳伐我

○晉伐鮮虞 吳伐我

下用齊桓晉文下用華元國佐

伯國恤患春秋記其失用兵之法望國被患春秋記其失謀國之道

晉伐鮮虞 吳伐我

春秋有深惡伯事以明乎信義者有深諱國惡以明乎禮義者

歸諸闡

說魯重齊息爭之善只可約在事實內講不宜分對

春秋紀大國歸地之順所以著望國近善之美

歸諸闡 吳伐我 取諸闡 歸邾 歸邑

通主魯言口書以取書歸書法為是見魯言以逆施則齊以逆報魯以

順施則齊以順報以此見國君之造惡去惡二意如傳賂點發揮

春秋著內外交逆皆以造惡者之逆著內外交順以見近善者之順

○宋楚平 吳伐我
伯國待敵過于強特之望國
待敵過於弱深惡之
○多陵 宋楚平 宋楚平
暗合伐楚救我之傳

取謹聞 歸謹聞

齊人取邑固逆也以逆召非魯手齊人歸地固順也以順召順非魯手

自遺伊威白求多福詩對繳

春秋着大國逆以取地而彰逆惡者之罪着大國順以歸地而彰去惡者之美

齊歸邾益 歸謹聞

但在魯上講魯當以邾益未失使非改過益何歸于邾耶即邾益之歸

則魯之改過可知矣齊嘗取其二邑矣非魯逆善邑何歸于魯耶即二邑

齊歸魯之歸則魯之逆善愈明矣

春秋既着望國什鄰之順見其美復着大國歸地之順以顯其美

衛鄭復 鄭歸 歸益 歸謹聞

上收始終書名而終不稱復下收不諱入邾益未而書歸邾子書法

為惡而不改者春秋終絕之嚴為惡而能改者春秋終美之深

吳伐我 歸邾益 歸謹聞

被禍而辱國者春秋諱望國之惡改過而得地者春秋美望國之美

會吳伐齊

孰以與魏作書法責善以齊之反正是

遠人與夫逆理之兵春秋正以夷狄之道

入邾來 取謹聞 歸益 歸謹聞 會伐齊

歸二邑截上主齊下主吳

事迭舉而交于正者大國之善兵一與舉而昧于正者外夷之惡

會邾如會 入邾來 取謹聞 歸益 歸謹聞 吳伐齊

如此出主傳

書禮義而被惠者春秋既諱以示義變禮義而被惠者春秋亦諱以示義

。須如會 吳伐齊

上二股兼此 此全無味當從修意作

或國後內得其正春秋深乎之遠人凌內蓋乎正春秋特點之

伐陳吳救 諸侯縱暴即是急又何可分今當以吳能救陳頭可以楚與中國作之脚書法想也

舊以書救善吳而責中國之不能救陳與號罪楚而傷中國之不能抑

楚大意固是利文可玩但以前後傳語觀之似重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

衰意故在夷狄則罪中國不過為設難而起義故不必重今宜如傳作文

先以吳之救為可善而何為舉號難起而後以罪楚中國兩意應之見

吳既以夷而救之楚人何故而伐之于僅君之後所以深著楚罪也吳

既以夷而救之中國何獨不能救之而抑楚之暴所以傷中國也如此

主張去伐同

春秋于夷國被虐而遠人恤之也有責外夷之不仁有責中國之不競 此言遠人恤之而復抑之者意也

有救陳 楚人伐鄭 貞救鄭 吳救陳

後宋鄭之救者誅亂臣討賊子之法也書楚吳之救者惡首亂善解紛之

意也

伯兵恤有罪春秋制之以示法夷兵恤無辜春秋筆之以示義

有救陳 吳救陳

止出二股用合可也

救兵始起春秋善之而隱夫不當救者救兵繼起春秋善之而罪夫不當救者

突救 狄救 救江 貞救 吳救

起起而以善諸救作一邊以罪不救作一邊書法倒在後

春秋屢紀恤患之其善有所在而責有所歸也

突救 救江 有救 楚人伐鄭 吳救

春秋重救兵有畧之者義固有所在善救兵而畧之者意有所在

會戚 札聘 吳救

會混欠好再出對作吳嘗與魏矣今會咸聘魯稱人書子者何曰進之以
勸也蓋會盟朝聘中國事也夷狄所無而吳能之所謂出自函谷
于喬木者也故嘉而進之豈寬其法耶意在敵人自新而開向善之路
耳與人為善之德何宏哉吳嘗稱爵矣今用兵救陳降而舉魏者何
曰抑之以寓意也蓋救患分災方伯職也中國不能而吳能之所謂夷
大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故魯而狄之豈沒其善耶意在深看楚罪
而傷中國之素耳感慨世變之憂何深哉

春秋于修禮而進遠人者善有所寓于恤患而退遠人者責有所歸

實救 狄救 救江 貞救 于戚 札聘 一救陳

今宜以善能救而罪不救其進而慕義修禮作于前而後以救陳頂上番
作救而不同于諸侯者何所以善兵而罪中國之不救也舉魏而不同于會
聘者何所以罪楚而傷中國之樂也

春秋屢善恤患而進遠人有其例特善恤患而退遠人有其由

春秋善恤患而進遠人有例也有循例以示法者有變例以著罪者

入陳 納陳 威陳 陳歸 伐陳 救陳

主傳

外莫過于肆暴而中國終其為暴春秋必抑遠人以致意焉

滅陳 陳歸 伐陳 救陳

廢置之事專春秋抑外夷以存中國恩威之兵卒春秋惡外夷而傷中國

國書依我

我既執邾齊方伐我曲在我矣我既歸邾齊遂謝我直在齊矣魯人何
名會吳伐之耶雖曰老幼守宮師次雩門者不得違也能使魯不自已
亦何至于此耶雖曰用求獲甲孟側反敗齊遂甯道也然使魯不自作亦

其事于此耶易曰自我致寇詩曰自遺伊威魯之謂歟故特書曰伐我
者自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歟者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之意如此意重
在我字上要發出

望國被患而有致師之由春秋變文宗省躬之義也

○伐四鄙 吳伐我 書伐我

按他例三段作是言四鄙者罪在諸侯也吳伐不言者諱其厚也齊伐

齊不言者示夫戒也

春秋常變以紀望國之受兵而其義各有所係焉

伐四鄙 書伐我

諸侯請兵于內春秋常例以紀之望國召兵于外春秋變例以戒之

○吳伐我 書伐我

主言諱國之戒者躬之戒上宗室元齊國在下傳說甲冑成身于五王

春秋兩紀望國被兵有諱其葉國之厚者有示其省躬之義者

入邾來 取邑 歸益 歸邑 伐齊 伐我 依傳係作如弟

主傳之依破對作而繳下脫書法當在伐齊截近有于歸言截者

後合亦可人不嫌于有通而貴于改過此仲虺所以贊成湯也魯也始俘

邾益諸闡見取于齊既歸邾益諸闡竟歸于魯使其各于改過而

邾子不歸則諸闡之地安得復為我有耶故春秋不諱于始以美其終

善述善之美也惟甲冑起戎于文省厥躬此傳說所以復高宗也魯也

借夷害親而妄動以伐齊積怨招尤而致齊以伐魯使其友來諸已

而先害齊則清泗之師胡為而致于我故春秋不言四鄙而書伐

我未省已之道也

望國與舉事而理在于人用兵而禍貽于己春秋特書以示義也 望國理而仇更不以相

會伐齊 書伐我

二傳語相類而意思畧有所屬從合好

○公五年 書伐我 理直
望國見辱 立立身之道望國召
兵 示省躬之義

遠人凌內遠乎正春秋嚴詞以黜之望國致師有其由春秋變例以戒之

田賦

王制籍田以力而砥其遠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則重芻芻米田以出粟而馬牛車乘賦以出兵今以軍旅之征而賦之于田則王制足食足兵之意矣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無敢事者征夫家漆林二十而稅五則弛力薄征者寬農民增賦竭作重于末業今以商賈之征而賦之于農則非周制崇本抑末之意矣此打聞分作

望國變制以困民春秋特書以著罪

黃池

可以會兩伯之詞作事實及字書法亦宜見下以紀常正名對作順天地

春秋著兩伯之詞有先中國以紀常者有抑外夷以正名者紀兩伯之會而公乘其詞于治內御外之道也

台陵侵 艾陵 黃池

以下一版番上講晉雖弱而猶先晉者紀常也吳雖強而必稱于者正名也加卑馳伐我同

春秋詳內弱外強之實而示治內御外之道焉

於越入吳

春秋紀強夷被遠人之兵所以為尚力者戒也

吳伐越 柏舉 入郢 艾陵 黃池 入吳

春秋述紀夷勢之橫而尋受禍之慘所以示強暴之戒也強夷要力勝而屈隨于力倫也

柏舉 入吳 黃池 入吳

南莫強于楚柏舉之戰吳皆破之自謂莫與敵矣未幾而有于越之入越非為楚而舉兵也蓋以力勝人而人亦以力勝之矣魯子出爾及爾之戒豈欺我哉東莫強于晉黃池之會吳能長之自謂無敵當矣無何而有

會軍用田賦 強至變制事六凡之以重權國君 亦文則足兵凡之以重本

會首止 黃池 主儲年會 明之君之入遠人主會 亦御美之法

於越之辱越非為爭伯而舉也蓋以勢凌人而人亦以勢凌之矣老子不
祥好還之語豈誣也哉

強夷始勝外而既被夫禍終凌伯而復被禍者春秋備書以戒也

○蕭魚 于申 黃池 入吳

伯主感人以誠故人從之也又外夷勝人以力故人振之也連

夾谷 歸田 黃池 入吳

以服人而人服以礼者春秋序其績以力勝人而人勝以力者春秋示其戒

書伐我 越入吳

春秋紀盟國被兵而見理原于人之報紀外夷被兵而見力勝于人之報

西狩獲麟

乙卯西刊山東文可或謂不可以絕筆靈對先須提麟字講起只是麟至

由經成不可謂原經成麟至存之

聖經有感乎天道 聖筆因終以天道

現聖王之瑞見于望國由聖人之經成于當時

○元年 獲麟

此本以天道始以天道終但傳無明瞭前後各有大指故宜從此上實

以舜典商訓下實以文王伏羲

聖經作而帝王之用明聖經成而帝王之瑞應

○元年 春王正月 歸賜 獲麟

聖經之始也 望道微 聖經之終也 以天道應

○歸田 獲麟

聖化行而人心服自聖經成而天道自應

○墮卽費 獲麟

聖人為國而有以感乎人心 聖人成經而有以感乎天道

○丹蓋 丹邑 黃池 入吳
以德感人而人亦感以德者為可取以
力勝人而人亦勝以力者為可取

卷之四

哀公題終

哀公題終

哀公題終

哀公題終

哀公題終

哀公題終

哀公題終

哀公題終

哀公題終

哀公題終



